

美國官場內幕

哈定總統奇死案

曹橫波譯
大東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

哈定總統奇死案

定價國幣五千五百元

(外埠酌加郵運包紮費)

譯者 曹橫波

發行人 陶百川
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

印刷者 大東書局

發行者 大東書局

發行所 大東書局
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

美國哈定總統奇死案 目次

- 第一章 哈定夫人僱請著者爲私人偵探
- 第二章 士密士召閱君到H街晤談
- 第三章 私黨之暗集
- 第四章 多提君要哈定做總統之理由
- 第五章 士密士告著者一段故事
- 第六章 總統夫人將總統外遇告著者
- 第七章 閱士君竊取南別頓之日記及書函

- 第八章 白宮內之狂烈風潮
- 第九章 總統受壓迫而簽字
- 第一〇章 著者對於總統前事加以暗查
- 第十一章 南別頓到華盛頓京城及與總統相晤面
- 第十二章 一種困難情形之如何解決
- 第十三章 閱士君訪南別頓之生活
- 第十四章 哈定夫人在總統前示以證據
- 第十五章 哈定總統將著者革斥
- 第十六章 士密士對著者加以警告
- 第十七章 士密士恫嚇欲將隱事盡情宣佈

第一八章 著者收受禁酒之賄賂

第一九章 多提司法部長及福落內政部長實爲賣貨

能手

第二〇章 士密士之過去

第二一章 士密士之後事

第二二章 哈定夫人在宮中見及總統之外遇

第二三章 哈定夫人

第二四章 亞拉加士之旅行及其結局

餘緒

美國哈定總統奇死案

第一章 哈定夫人僱請著者爲私人偵探

「哈定夫人要我到白宮去。」此種意思，常盤旋於我之心，堅牢不拔。

當時我在司法部，正在辦事中。適在午飯後，當日爲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月某日一時。是日上午十一時，來一小條子，此紙當即放入衣袋中，慎爲收藏。

十時以後，電話又來，電話中，囑咐我到桑堪 *Shorham Hotel* 旅館。

謂華京中有一要人之秘書，有一信與我。此要人，名麥廉，*F. B. McLean* 其妻與哈定夫人爲莫逆之交，我從未晤及此秘書；但伊在電話中，謂與我認識，於是不得已，將辦公桌加鎖，旋即到該旅館，一入該旅館之招待室內，有

一少年約三十歲，與我接談。此人姿容端正，衣服華麗，作單簡之問話，「閣下是否閔士先生嗎？」聲音中簡直不是問話，可以謂之稱呼，蓋他已認識我。隨即由衣袋中，取出一書函，立付與我，謂「我奉訓命，須立將此信與你。」我表示感謝之外，二人皆不發言。當將信封審視，即知為白宮普通應酬交際所用者，左角上印有白宮字，右角下寫有數字，「嚴密的私人書信。」我認得是哈定夫人所手寫的。收到此信之後，即返司法部，將上午以前之一切公事，立即從速辦妥，當時我不將此信展開，直至找到一清淨無人之處，用飯之時，細為剖讀。信內感謝我從前對她（哈定夫人）之努力，並請我立即到白宮一行。她要與我談話。此信簡而言之，即命令我到白宮謁見哈定夫人。其實我特別與她調查一案件，本已有數禮拜，將日記再為搜尋，即可知其確實經過之日數。我每日總作日記，將日夜所做之工作成績，皆為登錄，此乃暗查案件人應有之一種訓練。此日記我奉為無上之寶，例如我知

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十五號我所做何事，祇將日記一查，則皆一一在目，每時之動作，纖毫遺。現在將日記翻閱，知我已與哈定夫人偵察案件。經時已有二星期零兩日，其原始之情形，可略為陳述。某日司法部偵察司令長威廉潘士君 *William J. Burns* 召我去談。我之辦事桌，在部中二樓。

他的則在七樓，潘君接見時，在辦公室之外室，他說「閔士先生，我有一重要來賓，現在辦公室內。」此來賓乃索拉將軍 (*General Taylor*) 係為哈定夫人而來。大概哈定夫人頗相信看相先生及各種迷信之命運預言家，如巫士，星相家；及水晶球算命家，等類之人物。我曾聽人如是傳說，輿論亦有所聞。當哈定總統為國會參議員時，哈定夫人偕同四位參議員之夫人，往訪一女算命先生，此位女算命家。會謂他們當中有一人將來定為總統夫人，當時此事報紙亦為宣傳。當哈定氏做總統之後，哈定夫人尚見過此女算命家兩次，公然請求將自己之命運推算。哈定夫人甚相信此女星相家，以為頗有神術

。哈定總統其後得知此事，且某次爲一報館訪員警告，竟不令其夫人再往。某次華京有一報，於星期日出版之副刊中，詳細論及星相學之神術，並謂哈定夫人爲其中之忠實弟子。竟謂哈定夫人心目中，以爲如無此女星相家，則哈定總統處理國事，必不適當。我既久已有所聞，故潘君以後對我所談之話，並不覺得差異。大約哈定夫人以後既不能往見此女星相家，復不能宣召她入白宮，無法之中，特僱請一人代爲奔走。她自己將平日所欲問之事。逐條寫好，飭此人到女星相家處詢問，得其回答，再由此人送至白宮。僱請之人，爲一女友，名威利夫人。Mrs. Whitely（書中無關重要之人多用假名）威利夫人，時常攜帶哈定夫人之問話數則，列爲一紙，交與女星相家。此女星相家，經數日之推算，復由威利夫人取回，送入白宮，再取出新寫之問話數則，源源不絕。我未與威利夫人會晤過，但頗知其聲譽。渠爲一矮小而面色略帶黃黑之婦人，平日所穿之衣服，極爲合時。言論風生，頗能令人喜悅。

，潘司長謂哈定夫人，曾提及斯人，以女看護相待，有時亦以伴侶爲詞。但據我所聞，哈定夫人曾以女僕待之。

請求推算之各種問題，由威利夫人從中來往，經時已久。各問題之中，時有涉及國事。如官吏之任用，國會應付討論之問題，或參議院對於某提案應對付之態度，或關於司法與外交及行政之任免，有時最密切之問題，則關於哈定總統本身者。潘司長並謂此女星相家，極爲熱烈之努力，竟欲設法入白宮與總統夫人晤談，但爲總統所知，頗爲不悅，曾對總統夫人爲嚴厲之表示。總統夫人忽覺悟，各種問題皆爲自己手筆，及女星相家手寫之答案，全數皆在威利夫人手中。向威利夫人索回時，則以經已燒毀對。但總覺得此事不妥適，故派索拉將軍，到潘司長處，徵求意見。故潘司長將大概情形，對我說明，仍坐在辦公室之外室中。並謂此事，除哈定夫人，索拉將軍與我及他，四人之外，世界上無論何人，皆不可得而知。他入辦公室時，並謂將索拉

將軍介紹與我。

入辦公室時，我與身材瘦削，神經敏銳一人覲面。服裝極整齊，面孔漂亮，即所服之鞋，所御之眼鏡，軍裝上之銅鈕，及口內之假牙齒，無不光可鑑人。一見之下，我即存有成見，以爲此人，爲一自私的，爲我家，FOUL好自尊大，潘司長發言「索拉將軍，此位乃是閔士先生，我相信你今日代表哈定夫人之任務，可以相託得人，必能妥慎辦理。爲慎重起見，以後請你如有事，直接與閔士先生談。渠所能辦得到之事，總可以代你辦到，我個人指派他，担任此事，他當親身進行。現在無甚可以再說。」話畢，潘司長即離開此室，祇留我與索拉將軍二人。於是索拉將軍謂「彼乃哈定夫人所派來。」重新將潘司長所告訴我之一段情景，再爲陳說，最重要之一點，係必須將哈定夫人及女星相家手寫之問題及答案，設法索回。問題之中，全部除末後數題，本皆已答覆。此末後一紙，仍在攔起待答之中。最後並問，「你以爲

將此種紙據收回，爲可能否？」我問：「你知道威利夫人的住址否？」「我能代你找得，但我則不知道。」此乃他的答語：「你能將女星相家的住址給我否？」他隨即將她的住址相示。索拉將軍第二次之發言，頗與我一種線索。他謂：「威利夫人謂各種紙據，皆已焚毀，這層你應明白。你進行中，無論如何，不要與女星相家爲難。她乃一危險女人。她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權力，我自己亦曾求她推算過數次，她可以用術詛咒害人。你無論何事切不可與她麻煩。此種紙據，不在她手中，如未毀滅，當仍在威利夫人手中。」

索拉將軍於是對於星相預言發爲議論。謂有專門技術在其中，且頗合科學原理。尤崇拜此女星相預言家。謂此人能迷惑人，具有特異之權力，可以操縱人之良知。大概她具有天賦神予之祕術云云。我問渠是否亦相信巫術及命運。他作極慎重之答語：「是的，其中極有道理，但可惜此種學術，仍未盡量深究，如科學日有進步，我們總有一日知道此門技術權力之非常，直可

以介于天人之間，爲上帝與人類的媒介，此乃上帝授與人類之禮物。」他以我爲門外漢，深致惋惜，故頗容忍。細爲予談，其中之深理。領聽之下，不能假作覺悟之表示。他反獲言預言家之可信，對於此女預言家，尤再三言及，不以爲厭。我不得不復言及正事，再問及威利夫人之住址。他說可以即日寫在一白卡片上暗中送與我。我亦與以我之住址。他隨即穿戴軍帽，攜手杖，爲狀頗爲威武，仿如一小雄雞，告別而去。我與潘司長謂，他是何人？是否發癡？司長謂「我們時常爲環境所迫，須與各種各色人物相處。」潘司長既委派我與哈定夫人偵察，我立即進行此任務。我寫一函與索拉將軍，請轉知哈定夫人，請她對於威利夫人，可以辭退其職務，但立言須極爲婉轉，謂將來復用時，可再通知。威利夫人與其夫，在京城住居一公寓內。我不欲用我之夥伴跟隨她後。她或者直至白宮，此處非偵察者所能停留。我用夥伴八人，爲此種暗中跟隨之任務。此輩暗探，各有特處。人非魁梧，人品亦適中

直如一最普通之平常人，無惹人注意之處。他們非大偵探家，但爲司法部所得力之人。他們暗隨偵探之工作，曾立有功勞，破獲鉅案數件，而皆與政府有關者。有日，我召其中之一人，到辦公室。此人經驗較佳，我對他表示，我要親身會晤威利夫人。我根據索拉告訴我威利夫人之像貌舉動，詳細說明，並付與她之住址。並囑付如在該公寓，如見及一婦人，與此像貌舉動相同者，此卽爲威利夫人。我選擇兩人，日夜分班工作。每日每人八小時，須時常與威利夫人不離，暗中偵察其舉動。無論她做何事，去何地方，皆須暗爲追隨。另選兩人爲特別工作，專爲跟隨威利夫人之親信友人。並每人皆付與現款若干，俾爲僱乘汽車之用。如威利夫人亦乘汽車，並囑付隨時用電話通告消息。其外當然尚有每日之報告。一兩日內，我卽知道她時常到軍人事務局，局長爲福司上校，但細查之後，始知她實到該處，專爲訪問索拉將軍。因索拉將軍之辦公室，亦同在該房屋內。此種情形，頗爲奇特。我之夥伴，

每小時皆有報告，作單簡之語，例如，她已安睡，電燈亦已息滅——她一人到飯館用飯——她與一女友到飯館用午膳，——她到市場購買雜用食物，——她在藥房飲可可水，」細碎如此。皆為報告。

既知道她常到軍人事務局，我有日，特派一人守候在門口。當她入門時，與她談話，然後由我暗中留心研究她。我在此同時等候，知她將到此地。我站在街旁之窗門中，貌為專心致意讀報紙。我夥伴隨即給與一暗號，知她已來近，我仍假意讀報。他則與她接近，想法與她接談。我見之下，覺得她甚為特異，富有引誘性。男子見之，必喜悅。身材纖小而直。服裝人時，大概三十八歲，最美之部，當在眼部，媚麗動人，勇于嘗試仿如一豪賭女人之特徵。但不是金錢之一種，直是以男子為籌注耳。她有操縱男子能力之表示。是夜，我即囑付夥伴，設法與她電話中電線偷接。兩日之後，得一報告。有一夥伴竟到她住所敲門，假裝為一摺客經紀人。她自己開門迎入，她謂無甚

物件出賣。但細察她的寓所，發現其中有房間五，皆陳設富麗，非其夫之地位及月中收入所能辦到。有小房一門，尚未關，窺見其中，有一黑人女婢，正在打掃中。此不過一小節，然偵探案中，竟爲重要線索。偵探方法，千頭萬緒，伊人僱請一黑人女婢，一小小事件，竟覺甚爲重大。我立即撤退暗探八人，並即在紐約調得一黑人暗探。我當然隨時將所得之消息，亦報告索拉將軍。渠見威利夫人，日爲我輩偵察，頗覺欣悅。他有時亦在電話中報告她的行止及動作，當時我頗莫明其妙。我所調之黑人偵探已到京，我見之于公事房。他是一黑白雜種，形容清潔，他名比部 *Henry Proffer*。我謂：「我現有小差事與你，但是優差，你須接受。你所做之事，不過去認識一黑人女子，與她戀愛。他笑謂：『又是一宗普通的事，』我謂：『事固普通，但須聆會，這是有更重要的事在內，必須從速辦妥。』他頗靈敏，當即進行工作。我給予百元現款。四十八小時以內，他到公事房回覆報告。謂：『我已經遇到她，』

「如何？」「我跟随她，那日適是禮拜日，直到禮拜堂查經班去。竟同她在
一班內查經。」我謂「甚好，現在你須加緊進行，放心與她交結，到她住所
訪問，留心窺察威利夫人，有無一祕密之箱子或抽屜，爲她平日謹慎關鎖的
。對於這層，你明白否？」「自然明白，你要我設法摹仿一鎖匙入去威利夫
人的住所？」「愈快愈好。」

兩日之後，他到公事房手持鎖匙一具。他與黑婢在外跳舞時，由婢交他
代持，隨即交鎖匠另做一副。並謂威利夫人，有寫字桌，平日謹慎關鎖。忽
然威利夫人于此數日內，與婢到波丁磨城訪友。此乃予台輩最好之機會，威
利君則日中辦事，不在家中。我與此黑人暗探，即開門而入。他將此寫字桌
指示與我，此桌爲一辦公桌子，但已陳舊。他謂「你須打破此鎖？」我問
答謂「你如能設法打開，無論何時何地，你千萬不要將鎖打破。」我輩先將
鎖打洞，用蠟印一模形。再外出交與鎖匠配匙。然後返身至此寓所，爲時不

過二小時。寫字桌開後，內中另碎紙張甚多，但皆非我輩所搜尋者。惟在深入之一角內，有小鐵箱，我用手拉出；但亦是加鎖，急切不可開。於是決定連小箱一齊帶至司法部。此箱長十二寸，寬八寸，爲黑鐵色，到司法部後，飭黑人暗探，召匠配匙。箱打開後，內中滿儲碎紙，當將箱放在我桌之當中。我俯身審視，爲狀急亟。內中有一捆較厚，曾加以整理；我細心剖視，立即覺得此物，卽是我輩的目標。內有各種問題及答案，皆爲手寫親筆，我對黑人暗探謂『我輩目的已達，你現在可以去，明日再來。』

我獨一人在辦公室展讀各種問題及答案，我不覺氣爲之促，不謂竟有如是問題，如是答案。如此事爲民衆所知，將如之何？真不堪設想！哈定夫人必須收回此物，方爲太平無事。其後，我在箱中，搜出信件數封，係寄與威利夫人者：『這是甚麼寶貝？』原來是戀愛信，我又不覺神經刺激，因信內有熱烈之戀愛言語，我將信尾之簽字一視，不覺爲之一驚，口呼『上帝。』所

有各信，皆爲索拉將軍所寫者。我略讀數封，愈讀愈感覺頗有興味。將我本身之重要任務，一時爲之掩蓋。我歷來辦理各種之冒險事業甚多，但我尊重他人之家庭妻女以爲神聖不可侵犯。但無論我之見解如何，對於此事之成見如何，我總覺此二人之曖昧，應立即制止。信內言詞之中，顯然以白宮爲場所。民衆對之，當作如何感想。且據我所知，威利先生，乃一忠厚老實之人，不應加以侮辱。當時我的感觸，以爲哈定夫人之問題，雖對於她甚重要，威利夫人如何收藏字據，以備將來之利用，哈定總統之應如何保護，免使此事泄露，爲輿論攻擊，一時皆爲無關重要。此時之主要問題，實應解決威利夫人與索拉將軍二人之事。現在我明白索拉將軍曾對我作謊騙，當我最初問及威利夫人之住址時，渠曾答以不知。此謊言竟有一日說穿，其愚真不可及。我卽下一決心，將箱內信函，全數包作一束，用掛號郵寄，呈交哈定夫人。外面注明爲『個人之祕密郵件。閱士加士頓寄』等字樣。外付信一函，告

以將各種字據取回，足爲欣慰；並謂本人，殊不以預言家爲然。最後並謂此事雖大，然比之索拉將軍與威利夫人兩人之事，則不如後者之尤應注意云云。我確知彼輩二人之事，與哈定夫人面子有關；且與美國民衆極有關係。蓋堂堂皇皇之白宮，乃最莊嚴之地，乃全國之國府，不應如是之踐踏。由彼二人信內觀察之，知白宮早爲彼輩用爲行樂之所矣。哈定夫人不作回信，但令我入宮謁晤。我曾與夫人晤談過數次，皆在從前探案期內。惟是日之上午見夫人時，則覺另有一種感想，令我不能索解。當時假使我能預知此次入宮見總統夫人，即能預伏我後來之種種拖累牽連，我或者能較爲清醒，不致如當日之茫然。或者我竟拒絕不入宮。詎知此次入宮見總統夫人之後，即埋伏我後來之命運。我之自由生命，爲之減小三十八閱月，而被關閉在「亞連他」國家監獄內，過囚徒之生活，此乃後事。當時我應召之後，立即將辦公桌關好，起程往白宮。

哈定夫人對於我此次之成功，似極爲歡喜。每次晤談時，皆蒙嘉獎。並謂不日將與我以更重大之任務。夫人對於各方面之詭計，皆甚明晰，且生而具有好疑之心，故曾屢次試驗我，視我是否可靠。曾有一次，有一華京日報記者，爲夫人之舊友，專經理京城社交之新聞。夫人曾對此報記者提及我，謂我對於京中社交，當知一二，可向我探訪。但囑咐渠設法方能令我開口談話，夫人之意，以爲我有報館記者光顧，必以爲榮幸，或可無話不談。此人竟到公事室相訪，他性情和順；時作笑容。我問：『你來做甚麼？』

他謂『不過來此欲問及社會上的新聞。我是由華京日報——』他話未完畢，即中斷。因是日我極忙於公事，故將他之說話打斷，並謂『你是由華京日報來的麼？你將所欲問的事寫在紙上交給我。』他坐下，將各種問題錄出。我略爲一視，即摺起，放在衣袋內。吩咐『你明日來，等我看看再說。』原來他的所問，多關於白宮近來交際之事，並注意及僕歐德夫人 Mrs. Boyd 家

之交際。僕歐德夫人，乃哈定夫人摯友中之一。我將此紙與哈定夫人視看，並請示如何辦理。夫人後來曾對我說，謂此訪員聲稱恐無一人能令我開口談話。夫人言談之中，我即知此乃夫人試我之計略，視我能否守口如瓶耳。

我應召往白宮時，乃十月中，一陰冷之日。表上時候，正在三點十五分。前晚及朝上，皆曾下雨。樹上及園林中之花葉，仍積存雨點，閃閃有光。時當初晴，樹葉爲風雨所打落，堆陳地上，仿似秋來無處可以歸宿者。司法部至白宮相隔甚近，我不由正門入，我繞一圈子，經過一彎曲之馬路，由向東之榜門入宮。午後雨停，然簷際積雨尙下滴不絕。但宮中侍役，已從事打掃，將枯葉清除，悉數投入垃圾車中。是日空中似毫無生氣，沉悶如死，似候一新生命之重現。我想世事亦何嘗不如是，生生死死，爲不斷的循環。無物不先死然後再生，生後復死，又誰能盡解透其玄妙？我停足拾取一銀楓枯葉，此一片枯葉，老而且殘，形容破裂，皺蹙委頓，略無生氣，一經深秋，遂

作紅黃之色，直如一老婦（案此段爲著者影射哈定夫人，夫人已老，總統則縱情聲色。）我遂厭而棄之。宮內園林尙盛，松鼠四出覓食，以備冬日之需。衆鳥踟躕，張翼欲動，其亦欲南飛以避寒乎？

我入傍門時爲陰寒所侵，微覺顫動。闇者卽引我入宮，足經長廊，登二樓直入哈定夫人私人燕居之處。當我跟隨闇者引導之時，我心目中自言『這裏就是我美國的總統府了。』然而總統並不以白宮爲神聖之地，視白宮之輕重，尤如我自己之視我之家庭而已。我想我之感觸，並非我個人之意思，直可代表數百萬人之思想。惟人類總維持自己家庭之清潔神聖。上古蒙昧之時，人穴而居。當時男子卽努力保護其穴，持巨棒以禦外敵，穴猶斯時之家庭耳。文化雖日進步，然此根本原則，仍與日俱存，將來亦永不消滅。我心中作此種幻想，不期卽到哈定夫人所居之處。正欲敲進，夫人已自己啓門款客。

夫人招待之間，卽謂『你來此極守時刻。』我答以『這是我業務上應當的

事。她直立不動，面部仰視，穿軟緞繡衣，爲綠灰色，髻整理不亂；似每一髮，皆得一適當安置之所，肩上掛一紗披肩，頭上圍一黑絨帶。她問『今日下午我們所應談及的事，想起來，一定不好聽，你想是嗎？』隨即坐一安樂椅上；墊以靠枕。我答以『我以為這與大家有益，不是不好聽。』我對坐在一直柄椅上。

夫人謂『頭一層，我須感謝你的非常的工作，你將我的字據收回，我以為神助。我倚賴這女預言家，世上什麼人都比不上她。你要曉得，我靠她幫助，然後我才能幫助我的丈夫。』我答謂『這一層我還不十分懂。』

夫人謂『哈定總統。——華倫，（總統之字）——他這個人對待朋友太好，他們的不好處，他全茫然不知；這是別人都知道的。就是我一人，常常留心保護他。我若是沒有這預言家，我也不能一個人去幹。你或者不懂，但這是真事。』

我再追問：『那麼，夫人實在相信那女星相預言家了？』她答：『完全相信，而且她對我說，我是命運中的一造化小兒』(Child of Destiny)

總統夫人談話時，形容故爲鎮定，但手之一舉一動，知她極爲煩惱。時用手作拳，爲憤悶之狀，時放手表示安嫻無事。她續說：『現在講起威利夫人，她同索拉將軍通信的內容，我極爲生氣，同你一樣，這可以不必再談，我當時以爲眼花，讀不清楚，我覺得你的意思很對，這是一件要緊的事。』略停片刻她忽又問及：『你歷來辦事要報告潘司長嗎？』

我說：『除非我奉有命令，不必報告，其餘我必須報告的，他是我的上司。』

夫人說：『但我不願意潘司長曉得一點。……我丈夫有一種負擔，現在世上，尚無人知道這事，亦萬不能令人知道。目前有各方面的黑暗勢力，反對他。若是我不能保護他；他會被他們打倒的。』隨說隨現慌張不甯之狀。我謂：

令潘司長一事不知，這一層，我想當然可以辦到。」我好奇心一時並起，深欲知道夫人有何種新案，欲令我探訪。所謂各方面的黑暗勢力，可以打倒總統者，究來自何人？夫人忽又提及前事並謂：「閔士先生，你要曉得，我實在不容易明白威利夫人同索拉將軍這種人所做的事。我自己夫妻經過的生活，實在完滿。但是這事，我真不懂。」我說：「是嗎？」夫人謂：「我結婚已經有三十三年了，你相信麼？」我對夫人一望，不由得不相信。夫人年事已老，如姜謝的殘花。面如秋葉之枯槁。舉人間之能醫，亦不能使夫人返老還童。我盤算夫人，究竟比總統老若干歲。人謂夫人比總統長九年，事或然歟？

夫人說：「今日下午，我忽追及往事，我可以將一段歷史告訴你麼？除此之外，我要你明白，我與總統，當中並無絲毫隔膜；一向並無一點東西間開我們二人。我講這句話，你或者以為詫異。但是我是有理由的，而且有重大的理由。你聽罷，我們頭一次會面時候，華倫與我相見如故。一次見面，就

生愛情，但愛情的進行當中，也並不順利，很有一點阻礙。我的父親，十分不以爲然。他反對華倫，我平日最尊敬的父親，他是一銀行家，頗爲富有。家庭中，父女二人，極爲親熱，我是他最鍾愛的。華倫那時，仍在生活上奮鬥，辦一小日報，除困難之外，不知道別事。『這段不算是新聞，我曾有所聞，不過由總統夫人說出，似覺有趣。』夫人續說：『但愛情素來看不起阻礙的，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七月十八日，我棄家逃出，不以爲意。覺得歡笑之中，可以放心做去。我知我父親從此之後，必定不准我回家，或者永遠拒絕我。我祇相信我心愛的男子，將我的生命交付與他，從不懊悔。我的父親，九年之中，不與我講話。但是我很快樂，華倫竟完全完成我的生命。』

我聆聽之下，以爲當時事實必能如是。夫人續說：『我對於華倫寸步不離，常常勉勵他。他的志向，他的目的，我都加以贊助。結婚不久，華倫生病，我自己到報館辦事處代理他。當時盼望不過幫忙數天，誰知一直幫忙到十四

年之久。我雖然是直接管理發行部，但是各部的詳細的消息我都留心。『我心中忖度渠無論在何地位，能否仍管理閱事，留心瑣碎細事。但我想此類婦人，必無處不留心耳。』繼續再聽夫人說『自從我入報館辦事後，每晚歸家，我們兩人攜手同行。冬季歸家後，二人常在書室內，相對坐談，簡直兩人同一心。有時互將所聞交換，以爲新聞的材料。我總是高興熱心，平日志向，一毫不改。全副精神，來幫助我的丈夫。對於公衆事業，同在公家辦事的人，我都非常的注意。每天報中的時事新聞，從來都看得很清。但是我對於家務，仍盡力整理。家中賓客，務必謁誠招待。華倫的朋友，我也當過，夫人作我的朋友一樣，我實在祇爲他而生存。』我記得這一段事蹟。報紙亦常登續說『朋友當中，有一位多提先生，(Harry Daugherty 其後爲司法總長)那時尙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，在富林 Rich Wood 地方，你會聽見過此段故事麼？』她不待我回答。卽說『華倫有一日，跑到學校前面一抽水機傍邊，

正想拿鞋上的泥土，用水打去。多提先生亦到此，彼此即行認識。那時富林，適開一政治會議，華倫不在演說人名單上。但多提先生，定要他加入。多提先生，常對人說，他一見華倫之後，即曉得他在政治上，前途無限；這是我也知道。華倫會二度當俄海俄省參議會議員，於是二人的友誼更爲加深。華倫運動充俄海俄省的副省長，也是多提先生的敦促，幾乎每事，都由多提在內主持。他政治見解，本來很深，他又常說華倫看起來，很像一位總統。我相信多提對於華倫的相貌，很爲崇拜。華倫的相貌，確甚端莊，可令人一見不忘。『此層我也同意，哈定華倫之相貌，確可稱爲美男子。』於是華倫漸漸得意。『夫人笑說而且精神奮起，我們二人的生活，可以謂之過當時的理想中的完滿。我的志願，常跟華倫一齊前進。有時我的心思，或者竟要超境遇。他的意思，也是一樣，仍然不以一時成功爲滿足。雖然一兩宗小事，我兩人也常有意見。但家庭生活，仍十分完美。我並無其他要求了。我生存

爲他而生存，而且由我一手製造他到當時的地步。我知道，他也知道的。其中有一種解說，可以補充我平日所聞。我聞人言，哈定夫人，常以爲她是神人派遣來世，幫助哈定總統成功，同製造他的命運。夫人不是逐步養成哈定，最後竟能達最高的地位嗎？

哈定夫人正在談話之中，忽變換題目，問我『總統就職日是否在場？』我答以『可惜有事，未能參加。』夫人說『那日非常之好，我戴一藍帽，很爲合適，穿一件銀鼠皮袍，手中拿一束美國玫瑰花。我想我自己很像一位新娘，旁人也是這樣子說。華倫面露笑容，也很像三十年前結婚的時候一樣。那天是三月天氣清亮的一天，羣衆有數千人之多。有拿鮮花的，有拿旗子的，音樂悠揚，演詞動聽，加以軍隊的劍光，軍官徽章的燦爛，禮砲的響亮，我在這熱鬧當中，竟達到我平日夢想總統夫人的目的，可以謂之登峯造極無上之光榮。我丈夫竟是日就職做美國的大總統，我是國家第一位貴婦。』夫人

自然很有理由，故覺高興萬分，但我不能多贊一詞。夫人亦並非要我說話，故我祇得再爲靜聽。她說『就職以後，那天晚上，我們二人在一房間，他把手放在我肩上，眼有淚痕。對我說，他全是靠我的功勞，非我不能成功。前途有黃金世界，共同享受。當時，我若對他有疑心，到那時候，反一點沒有。他如此愛我，從前也愛我，將來也會愛我。華倫從來沒有對不起朋友的，我十足的信仰他。』聆聽之下，我又不敢向夫人一視，因爲我見她實在可憐，我的視線，常在他處，憐惜之外，我尙有其他感觸。再聽她說『那麼，你眼見得我的美丈夫，仍同我在一起。我在女子的時候，所有的幻想，經過長年夫妻的快樂，今天皆已實現，三十年也算長久了。我應該算是一個很快樂的女人，你以爲如何？』說時，手中緊握成拳，忽又放下，如是者數次，聲音中，似甚勉強，我謂『那是應該的。』

夫人作一歎聲說『我現在是快樂。』但顯然是強爲之詞，致引起我一種疑

間，常環繞在我心中。提起我常在華京所聽聞之謠言，謠言之中，頗有不堪言及者。但我仍注意夫人之談話，她說『華倫本來不願意加入運動選舉總統，那是真的，你曉得嗎？他很想避開，我當時不知道甚麼理由，後來纔知道。但多提先生從旁極力鼓吹，他決意要華倫一試，常時追隨華倫，在家裏，在辦公室，食飯的時候，他都不離開。除了運動選舉之外，不談別話。多提先生又轉向我游說，今我相信無疑。他說祇要華倫去幹，馬上就可得勝，事後竟得勝利。』夫人言笑當中，手中舉動仍不安閑，時握拳以輔助姿勢。忽然又轉而安詳，鄭重對我說『所有以往的，都告訴過你，閔士先生，你現在應曉得我的感想，我對於保持家庭清潔的一層苦心，你應更加明白。白宮是代表一國的家庭，必須不能令外人有所猜疑，一國政府的根基，在清潔的家庭之上。維持一清潔的家庭，乃是我的責任。我要盡心職務，不可懈怠。白宮是一國的家庭，就是一神聖的地。不能如聖經上所謂變為鬼魅之區，我不

大引用聖經的，但這一句恰可是我的意思。」我一時冒險加人一句問話，問夫人「這裏威利夫人同索拉將軍還不算在內嗎？」夫人說「威利夫人嗎？是的，我應該痛罵她。但是我也應該審慎。國之本在家，家齊然後國治。沒有家庭不好，一國可以興盛的。文化的進步，全靠我們在家庭平日的行為同思想。家庭腐化，國也腐化。國不會自己先行腐化的。」此種言詞，我覺得很熟，我忘記在何書讀過，但總不是哈定夫人創造之意思。她再說「威利夫人，當然知道因此事我爲之生氣。你對於此事，不爲隱瞞，我很爲感謝。」夫人不提及索拉將軍，亦不表示責罰。我頗以爲奇，她忽又轉換題目「你見過哈定總統就職時給我的禮物嗎？我很以爲光榮的。你看。」她將頭仰起，以一金剛鑽相示，此寶石美麗異常，鑲在一黑絨帶上。此帶卽作爲頸巾，結之於喉間，她說「這不是很可愛的東西嗎？實在好看，世上婦人再沒有比我快樂的了。這寶石常令我覺得年紀較青。」夫人說畢，卽起立顯然晤談時間，

應即中止。她說『今天談過之後，我們有一種諒解，是不是呢？你去潘司長那裏，試問你可能夠同我個人辦一點事。以後祇須向我一人報告，不要對別人說，你明白嗎？』我亦起立說『我明白了。』夫人說『你仍須暗中偵察威利夫人，等到我們趕走她才止，你曉得嗎？』我說『曉得了。』夫人又驟然說『我另有一宗事，要同你講。哈定總統辦報時，有一甚好的信條，他辦的報，名『每日星報』。在俄海俄省馬利安城，McClellan他作社論時，從來不違背這信條。這信條你也應該奉為圭臬，終身信仰才好。』我問此信條如何？她謂『有一條是『我們須知，每一事，必有是有非的，兩方面是非，都要明瞭。』有一條是『須忠實，把事實拿穩。』尚有一條，是『百事之中，如祇得其半真，不如得一事之全真。』』她說話時，彷彿如讀神籤之誠懇。很盼望我作一回答，我當然極力稱讚。她又說『你能記得麼？要我寫下來給你嗎？』我說『我能記得，且永不忘記。』實在我對於這信條，亦時時可以背誦

「採取真確事實」這數字，乃是哈定總統之標語。話畢，哈定夫人與我握手言別，我深作鞠躬，同時發覺她之手青白而消瘦，背露青筋，受精神刺激頗深。此乃可憐而實無可憐之年紀歟？

此次之與哈定夫人晤面，令我愈疑惑不解。我覺得夫人所談之話，事前一定再三審慎過，但經時不久，我即發現其中含蓄之意，極爲深遠。當我返入司法部後，有一事盤旋於我心中，此乃哈定總統就職時，送與夫人之禮物，一金剛鑽石，鑲在頸巾之黑絨上。此是否哈定總統憐惜其夫人，而有此舉。但一黑絨巾圍於一老婦之頸上，毋乃爲一幻想之朕兆，爲絕望及降服之表示！加一燦爛光明之金剛鑽石在上，是否爲以掩蓋其慘淡痕跡乎？返部後，我決定有一人，我必須訪問者，此人名士密士先生。

第二章 士密士召閱君到H街晤談

哈定夫人，通國皆知渠對於政治，極端留意，不厭求詳，我最後晤見夫人之後，如前章所述。我覺得夫人不惟對於政治通曉，且時時能左右時局。內政外交之策略，皆素來過問，且多為夫人所決定。她已有能力，將丈夫達到世界最強之國之最高地位。當然遇事，不敢放棄，任由哈定總統個人整日對付地位上之各種機詐，及危險等事。渠乃具有智慧之婦人，頭腦冷靜，胸有成竹。我當時對於政局，尙未十分熟識，但已知當時哈定總統左右之人物，預料必有無窮之糾紛，及挑撥詭計。哈定總統之內閣，及外交司法人員，其中各類人物，不一而足，甚為奇觀。人品龐雜如是，而哈定總統家庭甚為完備，其誰深信之？實在據我所聞，大有異乎是，未知夫人口雖如是言，心中亦相信此神仙眷屬之故事否？我想夫人心中，亦未必作如是想。如閉目靜想，形容總統與夫人相親相愛，實為不可能之事。無論如何夢幻中，亦斷無此事。夫人已成一老婦，凋殘委頓，加以心神急迫，無時安甯。然而仍以青春

少婦自居，自欺亦欺人。假使她不是總統夫人，我尚有憐惜之心，但對於哈定夫人，無人加以憐惜。她之爲人堅決執拗，如一武人，不受憐惜。

我見及總統多次，深知其爲人如何。他對於少婦及美婦人之不能拒絕其引誘，猶戰時之不能拒絕食物。我已有兩案件，關及此事，總統風流，喜愛騷情，乃得諸天性。俄海俄省馬利安城，曾有一婦女，素在衣裳店爲夥伴，姑以「衣裳夫人」稱之。運動選舉時，她曾出力。此婦善歌，故開會時，歌聲動人，曾有一謠言，謂哈定總統當參議員，到巴黎一行，此女實與同行。總之據士密士君謂，此婦爲總統從前女友之一。士密士君名之爲閨中契友，此乃他常用之名詞。總統夫人不許此衣裳夫人到白宮，但衣裳夫人，人極聰明，詭計多端，種種設法，常欲與總統晤面，無論何時，苟有人自總統故鄉俄海俄省來，或爲學校參觀團，或爲童子軍等類，她必設法加入，混進白宮，與總統握手，流連不去。她可以操縱來賓，指揮去留。卽白宮內之偵探，警

衛，亦無術可施。士密士君嘗因此求我職業上有無方法，問我此婦，究有何術，可以知道總統故鄉團體，何時何日，必到白宮？我請渠將該省著名日報與我一閱。頭一張內，卽有組織團體到白宮之廣告兩則，理由可謂簡單之極。

有一次，此衣裝夫人更爲強硬，堅留參觀之團體，不令散去。於是總統召一秘書至前，帶她入公事室，待招待完畢，與之談話。所談何語，當然外人不得而知。但士密士君謂她藏有總統從前與她之通信甚多。如總統不加意看待，她可以起與爲難。士密士君謂此種通信，一定要收回。總統友人僕歐德君，爲總統設計，但策略極爲笨拙。蓋由僕歐德君出面，請此婦到亞連他城一遊，欲乘機向她搜劫。她竟興請而來。但到時，同一保姆同來，計不能實行，可謂完全失敗。惟僕歐德君，仍窺其素性。蓋彼慣于對付流氓，好用粗強手段。尙繼續打電話與此衣裝夫人，謂必欲得回此通信。如她能到華京他

之辦公室內，將信交出，當有酬報。她亦如約到僕歐德君之私辦公室，仍同一保姆回去。此保姆爲一中年婦人，僕歐德君問她，有否帶信來。她答以有，僕歐德君以爲她帶在身上，當即躍起，如電之速，此少婦爲之一驚，隨即將此婦之上衣撕落，搜尋之下，未發見有何信件。衣裝夫人爲之大哭。他同時震怒如雷，責她不應如是欺騙。她哭泣中，表白她並不說謊語，蓋信件實在保姆身上。僕歐德仍毫無畏懼，將此老婦之衣亦撕去，但將信件尋獲，然而欲免法律糾紛起見，此位先生曾賠償一萬五千元之代價，然後解決。但總算哈定總統之通信，已收回，衣裝夫人從此亦不再去白宮矣。此婦之丈夫，立即得一委任，派爲一沿湖燈塔之看守人。地在密士根省之湖中，遠離華京，可保平安無事。

士密士君將此故事講畢，尙談及其次之香豔事蹟，此女亦來自總統故鄉馬利安城，其名字我已忘記。此女對於衣裝夫人，極爲妒忌，且極厭惡其爲人

。衣裝夫人對此女，亦有妒意，所知者惜如是而已。

士密士君爲多提先生（司法部長）之走狗，人所共知。他與部長，究有若何關係，無人可得而知。但渠實爲部長一最忠實最相信之人。華京中衣服最合時者，以渠爲第一。平生最好美衣，購置甚多。司法部中，他有一辦公桌，但職員錄中，並無他名。平時以在部長室之時間爲多，專事研究股票市面情形。他與部長同住在華德門 Wardman Hotel 旅館。

我不欲專誠拜訪士密士君，因欲向他探求種種疑問，即去訪他，似覺不妥。不若留心機會，待他自來。或他邀我去閑談時，再行設法。不久果來一機會。某晚，約深夜三點鐘，我家中電話鈴忽一震動。鈴接在我床端，斯時我已熟睡。但鈴一響，即爲驚醒。打電話者，即爲士密士君。他謂『我是士密士，請你立即到日街去，現有一宗麻煩的事體發生。』我問及誰之命令邀我去？他答『有什麼地獄上的分別，誰叫你來都一樣，趕快來罷！』說畢，即

將聽筒掛起。我不得已即穿衣起床，吩咐車夫開汽車，即到比街去。是街之半夜總會，其內容無人不知，我亦知得，總會中快樂過度，時鬧事體，故我已有相當準備。故我一入門後，不致受驚。及到該處，一啓門，即見門內凌亂不堪，飯桌俱已遷移，顯見正是預備女子跳舞，碗碟佈滿地上，椅上及檯上，則皆是酒瓶。屋內之人，無一不痛飲過度。半醉之婦人及少女，蜷縮一處，圍坐在安樂椅上。但無一不具慌張惶恐之色。僕歐德君，行至我之身傍，對我謂，當檯桌搬移後，正在女子（爲城中某戲班之歌舞團）上場之時，有一人無意，將一酒瓶擲在一女子頭上，受傷甚重。當時亦無人不以酒瓶拋擲爲戲。

在衆人當中 我見哈定總統 在火爐之傍，左右有侍衛數人，面現不舒之色。我即與我身傍之一人細語，謂宜立即使總統離開是間。並自吟自語謂「請他回去她的完滿而理想的家庭。」曾有人對我言，總統最好半夜遊宴，非

常人所及。

在後房一安樂椅上，我見一少女橫臥椅上，人事不省，旁有二女將她兩手摩擦，及面部敷以冰水。我立即見得，斯時形勢嚴重，我不敢打電話與醫生及救傷汽車。祇可由自己兩手托此少女，上我之汽車上，到一醫院中醫治。數日以後，她仍人事不省。最後，不得已，祇可由醫開刀剖割。我更加恐慌，于是不得已，作一正式報告，爲自衛起見。

越日，士密士君到我辦公室相訪，他當然跼促不安。他說，此少女之事，形勢極爲不佳。並問我當此女子到醫院時，病狀如何？我告以仍人事不省。他謂：「這事不可洩漏，你明白嗎？」我說：「當然明白。」他又謂：「假使此女子死了，又如何呢？」我說：「那女子當然有死去之可能。」他見我如是說，尤爲着急。並謂：「上帝呀，死了還有別樣事麼？」我說：「她開刀之後，或者死，她死了之後，必定要一筆大款，始可了結。」他聳肩而不作答，但面部

青白，頗爲顫動。此人其實並無膽量；其後他說『好，日街的經常費用，本來也就很大，這筆大款，可以歸入經常費罷。』我問他誰將酒瓶擲傷此少女。他說『誰人都是一樣，有什麼分別。』於是坐下吸烟，發言道『我們因爲總統愛好風流，忙于保護，這也是小策略之一。故此，誰管這種事體。然而最近由馬利安城來的少女，現在又發生麻煩事體了。』我說『這女子不是跟了她丈夫有守燈塔去麼？』他說『又是另外一個了，這亦是他（指總統）故鄉帶出來的小姑娘中之一。她決意想加入我們的夜中游宴，那是成不成的，沒有人要她來，就是總統也不要她。』我問『她甚麼名字？』士密士君回答謂『她的名字叫南列頓。』我忠她很野心，想同我們一樣，在社交上活動。』我再問『總統喜歡她嗎？』他說『你想貓會不喜歡魚嗎？她年紀又輕——很輕——又好看。她的父親也曾是總統老友之一。』我詢及她在華京之舉動，得以下之回答。『我度她平日無事，自己訓練自己能。總統從前派她做私

人偵探，最爲相信。你知道總統特爲因她提出十萬元，隨她開銷，不必報帳。——我將他之言語打斷，問他：「你也許完全曉得這筆款罷？」因爲士密士君之名譽頗爲世人所知。他笑說：「這一點，請你相信我，她後來連事體也不幹，簡直逃開，總統也沒有辦法，祇好隨她去。」他說話時，背靠椅上，翫股而坐。手將煙捲搓燃，眼中注意在煙頭。繼續說：「原因是這樣的。有日，總統乘坐『五月花』號游船，出外旅行，總統夫人不同去，南別頓她死命要去，老早就趕到碼頭上，像一個馱子，遇見那地方上的侍衛同暗探。她對他們說，她的階級，比他們還要高，一定要放她上船。這一層，倒是真的；因爲她有國務部符號，標明是私人親信的諜報員；但是他們也很通理，究竟不讓她進去。」我說：「這一來，算是把她的職務，自動的解除了。」他說：「那自然了，她實在是討厭東西。」我說：「爲甚麼不解決了她？」士密士站起，將煙捲棄于盤上，將兩手放開，表示一種最後之姿勢。說：「呀，好了。」

「隨即走出。我心中自忖，他們既然解決別人不少，爲何不將此女南別頓亦解決了事？」

「士密士君曾有這是「小策略之一」數言。究竟何謂彼輩之小策略？他說保護總統夜間冶遊，亦是小策略。小策略中，究歸何人主持？是否就是哈定夫人，所謂黑暗鬼魅勢力，從中打倒總統者，是可不得而知矣。」

第三章 私黨之暗巢

我所編述之言，無一不是我身歷其境者，完全是根據事實。當哈定總統未獲選前，我已知多提君必爲司法部長，亦知潘君必爲偵察司司長。我獲知當時之計劃，欲將全國緝私，稽查，偵探，統一歸此司辦理。包括禁酒，軍事偵探財部之偵緝，皆在其中，統歸一人指揮。但其後，總未實現。我欲令

讀此書者，較爲明瞭，不得不將舊事重提，將我之歷史略述如下。

我父是一律師，國內頗知名。我十歲時，他賜予一馬，令我乘馬練習偵探，俾得增長經驗。我父親聰明敏捷，頗多策略。某日，有一案件，距審訊時已近，他飭我乘馬到各鄉之雜貨店中，購買糖食；並訓示，買就後，即坐在店中嚼食；一面留心鄉人之談話。如有提起此案者，尤須字字記憶。到晚上時，我復須將日中所聞，筆之於紙，作爲報告。當審訊時鄉人中必有被召爲民審官，或爲證人者。我父在場，必向彼輩嚴加考問。有一次，內中有一人，謂對於此案，無甚意見。父親即謂『四禮拜前，禮拜五日，你不是在磨坊雜貨店內談天麼？』這人說『是的。』父親說『你那一天不是買了一個鐵壺麼？』他說『是的，我是買了一個。』父親說『好呀，你不是講起這個人是罪有應得麼？』他說『現在我記得了，是的，我是這樣說過。』父親說『你立在一邊罷。』我當時在場，全身振奮，覺得一個十歲小兒，嚼食糖菓之中

，可以完全作一偵探任務，真不可思議。

我尚有叔父，名閔士佐治。他當日亦是一有名偵探，在財政部服務甚久。當父親爲故鄉市長時，叔父爲警察長。我年事日增，常隨從叔父辦事，見過南方白人生焚黑人囚犯數次之多，亦親見過父親及叔父，做人所不敢做之事。我早年有如是種種之訓練，實爲我後來職業上，最堅實之助力，影響我之前途不少。

我在大學畢業後，再補習法律。曾充北加魯蘭拿省，阿比馬城之小學校長兩年。斯時，我祇十九至二十歲。在我之下，有教師三十人。當我在紐約充德國政府間諜時，我首次晤及潘君，潘君對我時加獎勵。謂我腦力過人，遇事能分析清楚。一千九百十年，他派我做一暗探。斯時，我已有充分訓練，預備將來一世爲偵探。

哈定總統獲選後，反對多提君爲司法部長者甚衆。共和黨中，有一部分反

對多提者，亦同時反對潘君。當日如不設法疏通，恐成僵局，故我被派至全國各方旅行，尤注意及南方，與當地有名人士接洽。得彼輩贊助之書函，直接寄與總統，皆贊成潘君爲司長，促總統即日發表。我同時在各處大報館中，力爲潘君宣傳。總統得此聲援，日後亦可以說『看看，這許多的信同報紙，都贊助潘君的。』

潘君委任已發表，但統一全國偵緝事務，歸一司管理之計劃，竟不實行。我之職務，正式發表在潘君爲司長後之數月，但非正式的，已同時入部辦事。九月中，我始宣誓，惟自總統就職以來，我即與潘君服務。我住在海濱旅館，與司法部甚近。九月中，我即攜眷入京，住該館中。其後遷出，與別一家人同居。數月後，復又遷入該旅館。此館有一房間，爲我所常定。不久，我改住戈登旅館，亦離司法部不過五分鐘之路程。我是日夜工作之人，隨時須應命外出。最後，我遷入一寓所，在十六街西北第九百〇三號。

我在司法部之月薪爲三百六十元，此乃我官職上之薪俸，但外款甚多，我之屋租，每月已須千元，有僕人五名伺候，小兒僱有看護，有一部價值五六千元之 Cadillac 號汽車，及汽車夫，常日夜供給我用。此種種費用，自然不是公家所出。

此屋完全由士密士君租來，並歸其佈置，以爲我輩之用。租據則歸我丈人斐德生君簽訂，他亦同住。此屋位置特別適宜，前後有門可通，屋後有一小園，外有小巷一，以便停放汽車之用，我汽車常停在此。此巷經過一曲折，便可到司法部。我到部辦事，即經此路。此屋面臨十六街，有三層樓，下有地窖，爲英國式。此英國式之地窖最爲便當可用。全屋結構堅固，每層間隔，可住數家小家庭。我在地窖時之時候較多，寫字間即設在該處，內有六房間，及浴間，其前屋甚大，即作爲寫字間。裝設電話兩架，內有一架，爲私人祕密通信用，故不登記。所有檔案書信，皆有鋼箱保存，鎖匙常在身上；

尙有打字機兩部，安樂椅兩張，臨時可以變爲睡鋪。牆上掛之圖甚多，其主要者爲全國河道運輸圖。牆爐上，架以大理石之桌面，窗以鋼條支護。火爐甚大，可以爲隨時燒毀字據之用。地窖當中爲小道，兩傍佈列房間，前門亦用雙層鐵枝保護，入門爲一接客室，另有花廳，爲款待來賓之用。此室陳設不佳，光線黑暗。飯室甚大，可容二十人。飯室後，有酒室，內本爲洗衣室，室內之磁盤，最合堆放冷藏香檳酒之用。全屋最佳之處，爲廚房。各種爐灶皆俱，如柴油爐，煤爐，電氣爐，煤氣爐，皆備。世上最利便，最奢侈之器具，皆有。我雜用及食品，每月數百元，超過我薪俸甚多。全屋家具，由地窖至頂樓，皆陳設精美。銀磁各器，無所不有。此皆士密士君所佈置，甚爲妥適。屋後小園，乃一段至有興味之地點。後門堅固異常，雖與銀行銀庫相比，亦無愧色。此門有一特異之匙，門啓後，卽入一小室，爲鋼絲所間成。室端尙有一門，同樣堅固，此門亦另有特製之匙。全園四週，雖圍牆約三

十尺之譜，圍以鐵網。網上種以繞籐，以爲飾掩外人耳目，此網至今尙在華京。

十六街西北九百〇三號屋中之地窖，實際上，直似一兵工廠。每日無一小時，無人把守警衛，日夜輪值。我隨時，如有緊急事故，可將全園暗藏之電燈發光。電燈綫路，乃從前設計裝置，頗爲祕密。

當然，我每日仍須到部辦公數小時，然後始能領取月俸。我對於我之地位，及公事，至爲明瞭。我之職務，雖煩難，但單簡歸納之，實在不過受人支配。各事皆奉命令辦理，不得表示疑問。潘司長雖然是直接上司，但有時，部長及士密士君，或他人，亦命令我辦事。我所經手之銀款，無論是否我收受者，或經營者，或由士密士君交付轉帳者，爲數甚鉅。如盡數登錄，可成一書。

我時在小園中消遣，栽種時花，俾鄰居享受。作一鞦韆架，爲我子游玩。

同時在園當中，掘下一方洞，約三尺半見方。掘至二尺深時，上敷一木板，中留一洞。再將此洞，掘至二十尺深，放下一八寸對徑之管子；此卽是我輩儲蓄銀行之金庫，火不能毀。我輩將所得之物質，埋藏在內，但無月息。管中另放一小鋼箱，用繩子放入管底，其中尚有逾萬之現款。有一次竟收藏過五十萬之鉅款，然無日不在五萬以上，五萬以下之現款，我可自己攜帶在身上，或交與我妻代管。我記得一次，我妻曾將六萬現款縫在衣服上三星期之久。平日亦每攜帶三四萬不等。及士密士君及同黨各人，以我爲彼輩之銀行，經理黨中之費用及士密士君所取得之賄賂，卽暫存放在我寓所。待至有人回鄉，到俄海俄省時，再轉放入該處之正式銀行。故我之寓所，十六街西北九百〇三號。實爲軍械庫，亦爲一暗窟，供黨中同志執行職務之用。

我有數位打字員，歸我指揮。但最爲祕密之信函，則由丈母辦理。來賓頗多，時有政府高級官吏；幾乎每日皆有豐盛之宴會，佐以香冽之美酒。公事

忙促時。部中人員，當然辦事緊張。斯時我輩多來寓所消遣。確知是間爲一絕妙休養之地，可以清談，可以討論進行計劃，可以解決將來之對於各事之處理，絕無外人干涉。士密士君一遇沉悶牢騷時。——他常時發牢騷——每來此間，橫臥在安樂椅上，避開一切煩惱。屋之正門，常鎖閉不開，故出入不致惹人注意。士密士君，爲此窟之帳房。一切經費，由渠支付。丑街之小綠屋，及丑街之神祕之屋，皆實際上之支處。無甚重要。此間實爲黨中之大本營。哈定總統任上之行政副機關。此間除黨中同志飲宴外，不招待外賓。故在此間，如半夜宴會，跳舞會等，絕不舉行。我輩全副精神，在乎辦理政府之內部秘密工作。同志者，有士密士君，提司法部長，上校密勒及上校福德打 (Col. Fetter) 與我本人。

讀者須知我有兩層生活，一家中生活，一政治生活。二者須截然不同。部中同事，從不到是屋之樓上，因是處乃我眷屬所居。同志來此，概當因公而

來，故毫不作私人招待。惟上校密勒，曾與我眷屬在樓上同膳一次。

地窖中，有一信箱，設計頗奇。信差付信時，及等候掛號信，匯單等之簽字，可以不見收受者之面。此箱仍在該屋中，電報亦然。

哈定總統運動選舉時，所用之唯一標語，爲「恢復平常狀況。」蓋國內經過參加歐戰，諸事待理。迴想運動時之熱烈，我亦加入羣衆中鼓吹。乘車游行，到處宣傳。軍樂鏗鏘，用汽車裝載，長揚過市。若當時早知今日之情景，我不如與我妻，我子，乘一牛車返北加魯連拿省故鄉，度回閭之生活矣。

第四章 多提君要哈定做大總統之理由

哈定夫人命令我，除她之外，不必向長官報告，此事當然易得上官允許。我到白宮，爲數頗仍，夫人頗爲之安，恐外人有所議論。因我究是司法部中

一部員；故有時夫人，另在友人家中，召我晤談，似覺較為自由。十二月某日，我首次到僕歐德夫人寓所，與哈定夫人晤面，係應召而往。其屋爲一巨廈，異常莊麗，主人爲富翁。僕歐德夫人，款客殷勤，和愛可親。我前數月，曾與她會晤過一次。當時即覺她爲一高尚之貴婦人。我比總統夫人先到，我辦事，最守時間，此乃天性使然。啓門者，爲黑人僕役。渠引我入餐室時，經過一廣大之書室，書籍頗多。爐中熾有洪火，與東方之地氈相映。此餐室甚大，一望便知非尋常人所能及。在此談話，更爲自由。室門關閉之後，沉寂如夜。我坐下不數分鐘，哈定夫人即到，她御一黑色長皮褂，深灰帽，面御深灰面網，由帽簷下垂至面部，直至頸間。我即站起爲禮，她將室門隨手關閉。即問我，是否守候甚久？我答以爲時不過數分鐘，請勿介意。她將手套卸下，動作燥急。隨將面幕解除，兩手似微有顫動不甯之態。我助她將大衣放下在椅背上；然後聽她發言『閔士先生，你得到長官允許，遇事祇要

報告我一人嗎？」聲音至爲快利，我答以「是的。」她說「閣下先生，我以後毋庸再叮囑你，遇事不要對別人說了，我以後，當你是我心腹相信的人。」我移一較大之椅，請夫人坐下再談，我卽在傍坐下。當時我覺得夫人除我之外，並無將他人當爲心腹；惟事後證明，我懸想之錯誤。

夫人常卽直接到題，謂「你曉得華倫·哈定總統，近來因爲做股票事業，損失甚大嗎？」夫人言及此事，誠爲一新題目。我遲疑中，不知夫人尙有何言，祇得回答謂「我也聽見過這種謠言。」她說「內中情形很爲奇怪，我相信他這次做投機事業，係由多提部長熱意去做的。多提以爲得有一特別信息，故通知總統去做。你知道多提是否也受損失嗎？」我說「沒有知道，我未曾聽見過，但那自然——」她將我欲言之事打斷，謂「你能在司法部常常打聽祕密案件嗎？你可以打聽多提同士密士，兩人近來在股票市場的動作嗎？你認得士密士嗎？」她直坐不動，兩手緊放在腿上，極爲注意。我說「我

同他很相熟的。』她說『我以為這個人很容易結識，對於他的衣服，他的虛榮心，若能略稱讚，他就——』我將話打斷說『這層我很明白，我知道他這個人。』她說你設法與他應酬，暗中訪探他，是否與多提同總統一樣，買進一家的股票。那一家是他們介紹與總統的，我個人不相信他們也同時買進。你可以訪得出來嗎？』我答以『可以。』她繼續說『華倫哈定，對於商業，直如一小孩之完全外行。當我們到白宮以前，我們辦報，並做過適當的投資，已經頗有積蓄。生活上，可以舒適，但沒有我，這也辦不到。家庭中，對於財政上，我也是主腦。』這層我倒很相信，不妨試看夫人面上之皺痕深刻如畫，惟眼光仍尖銳有神，可知平日對於各事，皆為努力。夫人說『總統的朋友，總要總統破產，方為快意，這實在我也不明白。他們已經將總統包圍，予取予求，總統也已經在他們的權威之下了。』說時，聲音逐漸提高，頗為奮慨。說畢，神經更刺激如狂。她再說『你不曉得嗎？好呀，這都是真的

，華倫雖然想把多提驅逐，恐也辦不到。』我說『多提是總統所任命的。』夫人苦笑說『是的，總統任命他充美國司法部部長。當時各方反對劇烈，社會上人人都知許多共和黨同志都反對他。但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，華倫不能不任命他。祇問他要那一部，華倫就要給他那一部，司法部是他選擇要的。內中很有理由的！很有理由的！』她重複引申此語。我知其中，必大有理由。她再說『但多提同士密士，又何必通消息與總統，定要他做股票事業呢？我想他們大可以不必的。若是總統要在市場上活動，他很可問財政部長維加士君，或其他國務員，都可以的。這種人，恐怕對於市面經濟情形，更爲熟識可靠。』夫人氣略平。我即問『我現在要請問夫人，是否要我探訪多提部長，是否也同總統，在他介紹的那一家的股票，共同買進？』夫人說『一點不錯，並且你知道麼？現在由俄海俄省來了一商人，在京城開一家股票經紀公司，辦事在維勒旅館。這真是荒謬，京城內已經很有幾家經紀公司了。當

華倫做參議員時，我曾在經紀公司做過一次，稍有利益。做時係手續異常的正常。」我說「夫人也喜歡在市場上游戲嗎？」她說「是的，爲什麼不可以？現在我要你去維勒旅館，訪查他們究竟做甚麼？這公司的名叫做「恩德來特」(Underwood)。」我說「夫人要我同這公司接觸嗎？」夫人說「你叫做接觸嗎？自然是了。做這兩宗事，一探訪，多提是否也同總統在他所介紹的股票，共時也買進。」她又很鄭重的說「華倫已將他的財產，虧空完了。二去探訪這新公司「恩德來特」去看看他們做甚麼事？」我說「我很明白了。」她說「你要知道，倘若華倫虧空之後，多提必到華倫提議一宗事體。如總統贊成，立時可以將財產拿回。我相信總統此次的虧耗，一定誤信他們的信息，爲他們所害的。」我表示同意後，她說「這事很簡單，總統祇要應允，對於違犯禁止「壟斷專賣法」的人，下令查辦，就可以得一大注收入。因爲這樣一來，就可將市場打破，股票可以漲跌不定，不致爲人操縱。多提則可以聲

明，不關司法之事。完全推在總統身上，說是由總統查辦的。他現在竭力令總統相信，如是始能將所有損失恢復，必要採取這斷然的政策。」她稍停片時，我始恍然有悟。再聽夫人說『你可知道這樣一來，若是將違犯禁止「托拉斯」法的人，或公司查辦，結怨不少，仇敵必多，都與華倫爲難，我決不願意的。我不願意華倫得罪任何一方的人物，他從前並無仇敵，將來也不應有；但是他也必須將所有損失，能恢復才好。然而也有別種方法，惟必先要有現款，如無金錢，一事不可做。就在白宮也如是，金錢就是權力。』稍停她又說『但有一層，我可以秘密告訴你，比金錢還要重要，就是運動下屆總統連任的事。華倫將來，必須連任。』我斯時以下屆總統，就此永久解決。夫人忽又發笑，不似以前之嚴重有變。眼光四射，仿似可以預言，將來之光榮，遍地皆玫瑰，領受不盡。她連接說『於是我輩退職後，卽榮游歐洲，到各國首都旅行。我已經有這種佈置，當總統就職那一天，我知道，我已

經達到最高之志願，真好極了。我現在覺得榮華享福的時期，那時已經是始首了。」她忽站立發言「我們婦女參政團，現在極力要求選舉權，不知道歐洲當十六世紀時，政府當權的，都是婦人。你曉得麼？英國有「易力士罷」王后，蘇格蘭有「曼戴士都德」王后，葡萄牙西班牙皆爲王后執權，法國當權的，亦是婦人，雖然他們用男人處理政事；但是執政者，是女人。英國史上，最光榮的時期，也是女人當國。美國應當學他們，總統夫人，名爲國家第一貴婦，其實也應該可以攝行國事；況且我是命運造化的小兒。」她暫沉默不言，我覺得晤談時期已畢，可以告退。故卽站起，與夫人相對而立。她說「無論如何花費，如有影響及第二屆連任的事體，事無大小一定要避免。我現在對於外交人員的任命，非常的注意。我的眼光，顧到將來我們榮游歐洲之日，與世界上國王，皇帝與及執政會面。現今爲婦女時代；我要在美國歷史上，第一次有一婦人如我者，能左右政權，國事惟我令是聽。不要那絕

無意味愚笨的稱呼，——國家第一位貴婦，First Lady of the Land 這稱呼笨極了。」

夫人最好之語，雖係由言笑之中發出，然神情激越，仿一雌虎之發威也。

第五章 士密士君告著者一段故事

當我乘車開僕歐德夫人寓所，我心中最深刻之印象，就是哈定夫人之偉大計劃。第一，夫人堅決要哈定總統下屆連任，必須掃除一切障礙，達到此目的。第二，將來預備榮游歐洲各國首都，及於全世界。夫人以爲命運，可以登峯造極，如願以償。我意想中構造一幅游樂圖。哈定總統，仿如一王者，在人叢中，出類拔萃。夫人既自以爲仍是少年妙女，當仿似一新嫁娘。二人實堪入畫，吾不足以爲奇也。

返家途中，我將哈定夫人所委派之事，加以籌思。意欲得一人，而與此新股票經紀公司相熟者。但我不欲向上密士君訪問。我漸覺此人，頗爲可厭，漸有疑心。夫人令我須與渠應酬。但日來渠正與我應酬。但不知其目的何在。常日到我辦公室相訪，渠之行動，當然就是多提之行動。故我不向渠探訪消息。將來如有較爲複雜之事，再向渠探問，亦未爲遲。越日，我曾向三人問及此公司；但仍無頭緒。問及第四人時，始得此人之介紹，與此公司接洽。此人本與新公司中人相熟，他問我是否欲在市場做投機事業，我含糊應之。他爲人和善，允許直接介紹我至公司，與經理貝德萊特君晤面。次日，彼即與我相偕到公司訪問。此公司在維勒旅館接空室之傍。當即與經理恩德萊特君接見。此人詢問，我是否注意及特別一家股票，是否亦欲投資。我笑答『我要的，並要做許多事，至於投資一層，我或者也來。他招呼我，安坐暢談。並請我參觀股票漲落自動報價之機器。並謂，極願爲我服務。我留心觀

看此自動機，但不作投資事。數日後，我在外間，力為活動，介紹與此公司數位主顧。故意使此總理知道，此數人係由我向別家舊公司游說過來。如是我可更深入一層，友誼當有進步。於是借介紹新主顧為名，獲得此公司全體主顧之名單一紙，此紙中，哈定總統，多提部長，及士密士君居首列。其中尚有司法部次長，司長，及政府之重要官吏數人。但我不久即探訪得多提及士密士，實與總統買進之股票相同，雙方皆蒙損失。這一節，頗與哈定夫人所疑惑者相反。我當即將此消息報告與夫人，夫人仍不十分相信，她實是一幹練的女商人。她說『這不是完全的證據。』我說『這不是夫人要我探訪的證據麼？』她說『是的，不過我曉得多提先生這個人，你立即再訪問，他是否也在別家經紀公司投機，套出套進。一方在新公司買進，一方在舊公司賣出。多頭空頭，同時並做，不致有什麼虧本，他真是會這樣做的，趕快去查問。』這種情形，後來證明，確是真有其事。瞬息之間，我即由士密士君處

獲知他亦在京城一中舊股票經紀公司活動。但是他個人，是否亦同時賣出買進，以保護在新公司所得之損失，當時尚不得而知。因是一時，比此事尤覺重要者，忽然發生，迫不及待。京城形勢，忽覺嚴重，不得不將此事暫爲忘却。

士密士君每日必到我辦公室，他在部中走動，仿如一百貨商店中，所謂樓板巡視員，不過他在司法部較爲生疎。有人曾對我言及：謂他從前一生，皆從事乾貨商業。（在美國綢緞布疋之商業，謂之乾貨。）此業內，他頗是一名人物，他可以與各種婦女，討論及衣着，材料，綢緞，服裝等事，極有智慧。但一旦放之於外交及財政方面，他竟無法可施，完全一竅不曉。他如與一強硬堅決之外交家相遇，他卽手足無措，無不失敗。他最愛修飾，家中常有新衣三十襲，一切附屬品皆備。人謂他外出時，竟常致電同事吏員，代向家中寄與新衣。他能將衣服詳細解說，無微不至，仿如一婦人之對於服裝。

他有金剛鑽石數顆，皆甚爲悅目，其中最喜歡之鑽戒內鑲有鑽石數粒，中有一紅寶石。年事約五十五，面如桃花，而闊而圓滑，髮黑而帶灰，眼甚深，而神情流動。他在京城，人地不宜，亦未嘗不自知，但平日頗努力，圖與環境適合，欲在環境適合之中以增進自己地位爲最要。以爲衣服華麗，卽爲無上妙策。彼意世人，以衣服爲審判他人之工具。他每次到我辦公室時，我無一次不見他入室之前，先將領結扶正，將背心拉齊，將袖口整理，然後除帽；再以手巾將帽塵打去，最後將頭髮撥好。舉動完全與婦女無異。他無論與何人相晤，必經過上列之動作，視爲必遵之信條。人謂他對於綢緞，絲帶具有奇異之材能，顏色與材料之應如何配合，方爲合宜，他最爲熟練。

上帝上帝崇拜多提部長，直如一馴劑之對於主人。他辦之事，無一不與部長意中所欲辦之事相同。他奉部長命令，如上帝玉旨。我想，他與部長所辦之事，亦甚有成功；但每次有事歸他主辦時，他必發牢騷，謂決心離開京城

，不再管事。他私人事蹟之中：我祇知他曾經結婚，家在俄海俄省，不過經與其妻離婚矣。

有日，他到我辦公室，悶坐不發言。斯時，他穿灰色之衣，灰領結，灰手套，灰手巾，灰絲襪，身上無一不灰。他配選顏色與材料之材能，可謂完全表現。入室之後，即撲入一椅中，口作呻吟之聲，與平日之士密士大異。我說『老朋友，有什麼事？』他說『沒有別的。』我對他全身打量，笑說『你回家換過衣服罷，灰色是覺得冷的。你今天要穿紅色，黃色的才好。然後將你所坐的地方有光彩。』他奮然說『不要講。』我說『你府上有人死了麼？』他不作答。我再問『你在市場虧本麼？或昨晚半夜總督之小遊戲不得意麼？』我覺得滑稽有趣，看他直如一無人扶持之小孩。我再追問『你與人發生戀愛麼？要我同你訪查她，看看她也戀愛你嗎？』他怒說『你滾罷，不要瞎講。』我說『好了。』隨即將桌上再行清理，仍說『我不過善意的，想幫你

忙，你精神一點罷。」忽然他問我「你曉得我會經結婚嗎？」我笑說「很多人都曉得的。」我假作辦公，耳中仍欲靜聽他有何言語，他果然續說「多提先生不能容忍她，——她——他——對於她不合意。你明白麼？你要曉得多提先生，要一種高尚有藝術的貴婦，上等社會出身的。」我聆聽之下，當然插一句話「上帝呀，她不是他的妻子罷！」我的說話，雖不恭敬，但他絕不以爲意。他說「我們——她同我兩個人——是合得來的。同她住在一起呢，本來是——呀，不講了。有很多說話，不好對人談的。」我睜眼視他，對他說「我並無追問你。」他說「我們後來分開，她搬回俄海俄省去住。」我說「然則你們已離婚了。」他說「她在法庭，得到離婚的允許，但不是因貞操的問題。但這又有什麼分別？她得到離婚就是了。」我一時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祇好默坐。再聽他說，或有所領略。他說「不過現在我在京城，她又想回來。多提部長萬不能容忍她，但我不能不允許她來住數日。我想沒有什麼害處罷？她

從前也來住過數日了，她可以由俄海俄省來來往往。我現在的地位，很可以到處常訪她。」我問「她同你相愛嗎？」他說「不。」我復加探問「你們爲什麼離婚呢？」他重複再說「她拿到離婚的允許了。」我說「確不是爲貞操問題嗎？她苦你對她不守夫道嗎？」他說「不是。」他令我一時捉摸不定，心中估量不出其原意。但我頗可憐他，他爲人尙算忠厚，地位雖好，亦不敢爲刀享安。多提部長，無時不束縛他，指揮如奴僕，他亦願作部長之奴僕。我問「部長，否命令你，要你喜歡的女人。你纔能夠喜歡嗎？這是你同部長訂有合同麼？實在世界上要集合各式各樣的女人，才能成一世界呢。」他說「這倒是真的。甚至總統也喜歡換一換別種式樣。」我問「這是的確嗎？她又在那一個？」他說「總統自然喜歡她，不過沒有什麼了不得，總統的左右，常勸總統不要常到她的家裏去，現在外間已稍有風聲，事體也易辦，他停止就是了。」我說「停止什麼？」頗訝他用字語之奇特，他亦作滑稽答語

「我不曉得，你曉得麼？自然是停止不去了。總統私行浴遊，須向人藉端討情，想出種種題目。」我道：「什麼？他跟那一個討情？」他說：「自然是總統夫人。他的行動，總要經過她才行。她看守着他，如一個侍應。時時刻刻，吹毛求疵的罵他，從來不放鬆一點。總統夫人，是這般的人，她近來也風聞到南別頓了。你曉得嗎？」好呀，這一層我剛要向他探問，但我不動聲息，視線仍在公事上，有意無意的問他：「南別頓現在怎樣？」史密比忽然強硬，他以爲所有關南別頓女子之事，我俱已知悉，故說：「我不曉得，你曉得麼？不過你既然在司法部，不會不曉得這個女子的事，不要騙我麼？我不是小孩子，我自家的事體，也很夠麻煩了，你一定知道其中的理由。」——其中很多的理由，——爲什麼總統若是沒有夫人干預，所有私黨要他簽字的文件，他必須要簽。總統夫人有時知道，然而不是時時知道的。就是現在醞釀中的事，就很有意味了。記得我今天的說話罷！他一定做得出的。他所任命的官

吏，也要得私黨中的同意。黨裏吩咐他，誰要委派，他就要委派。我們已經把他放在我們的袋中了。他必要奉行黨裏的意思，你不要忘記這一層。」我冒險再問：「至于南別頓呢？」他說：「你再想一想罷。不要詐癡，假作不知情。你是生出來是這樣，或是你的母親訓練你到這個樣子的？」說畢，即起立。他顯有憂慮之色，我猜到一定因為他之妻人京的原故。

斯時桌上之電話忽響，他適站在桌邊，故我說：「請你代答電話。不過等等。請你趕快將領結弄好些，背心拉齊些，頭髮弄平些，再聽，不曉得打電話來的，是什麼人呢？」他已經與電話對答，電話內作此聲：「喂，閣下先生嗎？」他代答：「我在此。即將聽筒付我，但仍不動，原來是僕歐德夫人的聲音。她說要代達總統夫人，召我晤談，要我立即去白宮一行。」士密士問我：「你為什麼同她通電話？」我曉得他不認得僕歐德夫人之聲音，故說：「你指僕歐德夫人嗎？」士密士先生，我的主顧不止一人，我要同許多人辦事。」他怒

說『你以爲你自己很漂亮嗎？竟敢吩咐我將頭髮弄平，再聽電話，等我忠告你罷，你或者很得其益的，上等人最緊要的，是齊整清潔。』我故意戲弄他說『我以爲在田上耕種的農夫，手拿鋤把，有時也是上等人的你懂嗎？這句話，祇你我兩個人講一講，並無惡意。』我將辦事桌擺好，與他告別，故意請他有暇再來，他臨走時說『南別頓這女子你再想一想。』

我坐在辦公室中，意不在辦公，思想煩雜。近日部中謠言甚多，我料定其中，必有重要事體發生，利害關係必深。不能與尋常事相比者；但究爲何事，尙未得而知。在我心目中，最佔地位者，卽士密士所提及南別頓。此女素未謀面，此必有特殊情形。此女仍得盤旋于京城，不致如他人之動受干涉。總統究鍾情于此女否？我雖作此奇問，然何從得一確實之答覆。全局頗爲謬亂，總統如專情于一女子，則又何以對於其他美婦人，另有態度。凡人如有情人，似不應如是之濫。此乃我最後之斷語，大概如南別頓者，不止一人。

然而南別頓，必有所恃，始能令總統有所敬畏。此女究與總統關係至何種複雜程度，此乃一時之要點。至于兩人之年歲，懸殊實甚。總統直爲此女之祖而有餘。或者卽因是女之年少青春，與其他婦女不同，故得享受特遇乎？總統與她結識甚久，她父爲總統至友。彼二人在故鄉時，已有不可告人言之事否？法律有條文：不許騙誘友人之遺女，如此事發生在女之家中，或不成爲誘略，其或發生在他家內，則一時無司法部偵察員，立爲掩飾，致構成此奇局乎？是皆不得而知矣。多提部長，及其私黨得操縱總統及其他閣員，卽以此女爲關鍵乎？此私黨甚有權威，能制服總統，但爲何種權威，則殊不易明瞭。既非財權，亦非政權也。

哈定夫人對我從未提及南別頓之名，但一向言談之中，如有物在喉，頗爲隱約；夫人究知南別頓之事否？或知或不知，俱未可料。我想夫人必不致與我言及南別頓。我作此種幻想，無形之中，卽到白宮。

第六章 總統夫人將總統外遇告知著者

我入白宮，必由傍門，門警已與我相熟，故不加詰問，即直上樓上夫人所居之客室。叩門時，覺門略有震動，縫中窺見夫人在房中，面窗站立。手持窗簾，將簾布緊握成團，極現不安之象，一聞叩門聲，即奔走開門。她面部故爲安閑，但眼光中，顯將慌張之形強爲制止，她說『閔士先生請進來。』她忽躡在我後，親將門關閉，於是坐在安樂椅上。一如平日。取一椅墊作爲靠背，強作甯靜無事之狀。她說『今日我覺得很舒適，剛纔梳頭的女僕，正將我髮梳好，我的皮膚尙極細膩，如年青少女，你見得到嗎？』她將手臂高舉，衣袖爲薄紗製，隨之鬆落，她說『我臂肉平滑緊張，又白淨，是不是呢？我很以此自驕，我確實知我走路的態度，活動如女子，你也注意到。』

我很以爲我的脚步爲得意，我常常維持我年青的外觀，這也是我的存心如此。』我引用一成語說『人感覺年少就年少，感覺老就老。』她說『一點不錯，很對。』閔士先生，現任今天早上，我很有一點事，要與你談，我已經決意拿你當我最相信的人，請你告訴我，你自從替我辦事，你要報告潘司長，或者要同他解釋麼？』每次地與我商量時，必作是問。我鄭重再對她說『從來沒有的。我將所有的報告，祇送過來與夫人一人，從無一人見過，也沒有一人知道。』潘司長也不願意知道，他大概不管閑事，心中較爲安樂。我奉夫人命令，將事體詳細辦理。』她說『你已經正式指派到我這裏同我個人辦事麼？』我說『對的，我祇向夫人報告。』我如是叮嚀再三解釋，夫人始略爲安詳，頗覺滿意，發言亦較爲有條理。她說『我心中常有一祕密的事，除了女星相家外，從未與一人說過，此人你必須去會面，她也許能幫助你同我辦事，她是一奇人，她很可以貢獻你種種見聞，你在別處找不到的。我要同你談

的秘密，她已知道，這是神聖事體，毫無公事的性質，是私人親信事體；僕
 歐德夫人方面，我也略漏風聲，因為這也與社會上的問題。」她未將此事體
 具體說明，使我長在猜度之中，但我已知她所欲言之要點。惟我頗為愕然，
 何以夫人將此事歸入社會問題一類，她平常是一位冷靜的論理家，竟作如是
 感想。她手中緊握絲巾一，時將手作拳，往下再說「閔士先生，我很知道男
 人性情，我知道他們的弱點。並且一良善婦人的主張。祇是時常看得開，對
 男子寬恕其既往，希望其將來。——寬恕與希望——將來或得快樂之日。」
 我斯時確無話可說，祇聽她說「有許多在公家做事的人，有許多偉人，將自
 己的前程糟踏，將自己家中親愛之人，至于骨肉離散，都是因為做事不謹慎
 暴露他們弱點。……」她略為停息，手中放鬆，復緊握如拳，如是者無時
 或息，而中仍維持其安閑態度，繼續發言「我正要舉一例，與你講，我本來
 不要講的，但此事的影響極大。此事日夜在我心中，如一惡夢，並且總統對

此事，也極爲憂慮。我代他擔心比我自己還厲害。我要救他，他做了這種笨的事體，我一定要救他。我以後做的事，唯一目的，非爲我自己是爲救他一個人。』她將此長篇大論之哲理演講後，即驟然到題說『華倫曾與一女子名南別頓，發生過一很不好看的事體。此女子來自故鄉馬利安城。此事直在此女子幼年之時，當南別頓在家鄉爲女孩時，我已經有疑心。她發育甚早，所穿的衣服很短，長不過膝，那時很以爲不端正。她無所不爲，祇要她有這個能力，盡力去引誘華倫，使他注意。這個發育很早的女孩子，加以穿短衣服，自然在街上到處可以惹起男子的注意，不過不是善意的注意。她十二三歲時，我已經留心她，同男人對她的態度。在華倫的眉目中，我即知道他很爲這女子所感動。這女子時常來訪問他，當然易發生感情。』論及總統之眉目，夫人所說，當然真確。我想許多人，可以爲之證明。她續說『她常在我們報館投稿。稿料殊無意識，但華倫反加獎勵她。有時竟帶她到館工作，復不

肯將文稿付與別人，欲藉此交與華倫，多見她一面，就在館裏當衆人之中，她時跑到華倫寫字檯傍，有時竟欲坐在他腿上。我常見華倫很喜歡拿她的手玩弄。我們兩人，有時乘車外出，華倫時常將車駛至她的家裏。她有時到我家裏，有時到我們報館裏。延遲不走，直至我囑咐，始告別。如是者，也有數次。其實我不能不如是，這是好久的說話，直在華倫當參議員以前。有一次，我見及她母親，很婉轉的，很像一位外交家式的，告訴她，要她勸告她的女。『我知道總統夫人很有外交手段，當時她用外交家式的言語，婉勸南別頓之母，而責罰其女，我頗欲向是母表示可憐。我當時當然不作一語，靜聽夫人說。』我對其母說，南別頓如此癡情的對待華倫，自然不是真心的。但街上的人，已經當爲笑話。但有時這種無意識的笑話，影響也很大。一位正發育的小姑娘，專心致意一老翁。此老翁爲她祖父有餘，就是笑話，也不是正當的。請她勸她的女，不要這樣的無常識。不要獎勵她這種舉動，並告訴

她：『不要常常到報館來訪問華倫。不過以後別人對我說，她母親對她，也毫無辦法。』我想夫人平日家庭生活如是複雜，頗不易處。忽于剎那間，後來之事，又影于我眼簾，覺得哈定先生有生以來，其生活實遵守何種徑途乎？夫人會說他們的生活是「理想」的大概無疑的，衆人各有各理想罷。

哈定夫人談畢，略停片刻，面部青白如粉堊，雖施脂粉，仍不能掩其皺痕，急切之中，強爲鎮靜，雙目如閉如眠而帶兇芒；形神僵不如冰，我爲之駭然，欲設法改談別事以爲緩和；但夫人忽再說：『此女子南別頓，已經生有一女，據她說是總統所生的。』哈，士密士君從前之閃爍其詞，今已恍然有悟矣。我當時誠爲愕然，惟目前我推想起一時竟覺情形複雜，但驚奇之餘，不能多發一言，祇聽夫人說『我不相信的，一句也不相信的，夫人言而有力，她不相信此事，係爲實言。』續說『我如何將此事探聽出來，也不必對你講。』日常將零碎小事，所見所聞，自然可以推想而出。將來我或者對你談及，現

在不必提起了；而且又不關重要。閔士先生，你知道我要你同我辦一事，此事很費力，但是很為重要的。我要你探訪彼二人何時始發生關係。你能夠做得到嗎？」我頗沉吟自思，她既不相信此事，又何必多此一舉。故我說：「探訪此事，可當平常事去做，也不困難。他們二人常有互相通信嗎？」她立即說：「我怎樣曉得呢？」我說：「那個小女孩，現在多少歲了？」她說：「大約兩歲。」我問：「那小孩現在那裏？」她說：「在支加哥，南別頓有一姊妹，住在支城，留養此孩子，她的名字叫維列士夫人。」我問：「南別頓本人在那裏？」她聳肩咬牙似深為痛恨說：「她無所不去，有時在支加哥同她的姊妹住，沒有人知道她的家在那裏。但請你留心探訪，可以找出，我要你立刻派暗探跟隨她，日夜不停，你可以做嗎？」我盤算一時，始說：「這件事很花費金錢的。」夫人將手一揮，示略無介意的說：「花費多少錢，我一概不管。由我完全負責任，費用由我出，立刻探訪南別頓現住那裏？挑選最得力的暗探，馬上

去辦。每天給我一報告，這事你幹麼？」我祇得允其請。無何夫人尚有囑付，謂「你一定要訪出他們兩人何時起首發生關係。如有通信，務將他們信件搜出交把我。你從前不是找到威利夫人同索拉將軍的祕密通信嗎？我曉得你有這種本事，我已經試驗過。我現在很相信你，我或者可以另請一位，也同你一樣的本事，但總覺不大相信。我對你可以將我的事說出，極爲放心。我知道能不負我所託，你一定將此事辦妥，我完全依賴你一人了。」我說「夫人的唯一目的，派我去做的任務，是否探訪他們兩人何時始發生關係。」她忽又改說「至于總統與她，是否發生過曖昧關係，我至今尚未深信。」我答謂「我明白了。我剛才只是誤會的，我以爲已經是確定了。」夫人說「不是。」

談話時，適門外有叩門聲，總統夫人起立說「進來。」入室者乃哈定總統，我亦隨即起立。總統着一薄大衣，手中持帽，御有手套。我每次見及總統，必有一新印象，感覺渠實爲一美麗之男子。我用美麗二字，本不爲過。蓋

總統魁梧奇偉，所有男子之美，集于一身，仿如古時希臘之造像模範。總統與夫人點首示敬，即對我說：『你是閔士先生麼？我想從前見過你的。』說畢，即進前與我握手爲禮。總統從前確曾與我會晤數次，不過不是在白宮相晤，而另在他處，非正式晤及。總統微笑之中，想亦憶及從前相晤面之地方。他說：『總統夫人對我說，你是一奇異的偵探。』夫人忽即加以解釋，謂：『總統對於你同我所辦之案件，都已經曉得。』我答謂：『我極願意同總統夫人服務，能力所能做的總去做。』總統笑說：『你要隨時報告夫人，夫人要知道外間一切的事。』我說：『這層已經曉得了。』總統復對夫人說：『我今天一天有一點事，不能在家食中飯，但晚餐當然在家用的。』夫人進前與總統說，說時略現怒容：『你今天要玩哥夫球麼？同士密士一齊玩嗎？』他笑說：『我相信這就是今天的計劃罷。』夫人搖首說：『華倫，士密士喜歡同你玩哥夫球，是有作用的。』總統淡然說：『他玩的很不錯。』夫人說：『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』

士密士是他們私黨的先鋒。你說話當心些，尤其不要答應他們的要求。」我當明瞭夫人之猜疑及結論，誠非空泛之言。士密士確為多提部長之先鋒及偵探。嘗設法採取總統之意見，利用哥夫球以為最妙之聯絡。蓋總統夫人不能作此遊戲也。

總統夫人再堅實叮囑：「無論什麼事，你不要答應。」總統怡然，略不以爲意，笑說：「今天不答應就是了。」隨即與夫人告辭外出。總統去後，夫人深爲刺激，將手作拳，靜立深思，爲時甚久，始令我坐下，她亦坐下。再談謂：「我的事還未完了，事體忙了，竟將這一事忘記。他們現在追隨總統，把他包圍着，要他在一種文件上簽字。他們要求查辦違反禁止「托刺斯」法那班人的種種計劃，已經爲我打破，因爲我出來干涉，對他們說：總統無論如何不下查辦的命令。對於這命令，絕對不簽字。原來官辦那班違反禁止托刺斯法的目的，是想把股票市場搖動，他們意思以爲可以乘勢發數百萬的大財。」

我忽然停止這事。你想若是這事實行，總統招怨的人很多，將來政治上的敵人不少，下屆運動連任，必很危險，你覺得嗎？」我說「我也這樣想。」夫人說「現在他們又有一種公事要總統簽字，什麼公事，連我也不曉得。據他們說，這事如能辦到，總統不會得罪人，而且可以多得政治上的朋友。我很不相信他們，他們也厭惡我，這是我曉得的。華倫同我說，以後他簽字的公事，在事前必定告訴我，等我先將這公事詳細研究過，再簽字。倘若他們到白宮見總統時，我總設法在座。華倫同我一樣的，要連續當下屆總統。我以為他不至亂簽字，除非有壓力強迫他，大概不久必定有這種壓力罷。」

我沉吟自思總統曾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一號的命令上簽字，令將煤油礦田，由海軍部轉移內政部接收。此令未知哈定夫人預聞否？亦知此事關係重大否？他們居然能將此事瞞過夫人否？我想夫人所謂壓力，不久必將實現。

夫人續說：「閣士先生，多提部長必施行這種壓力，而且必定與南別頓這女子有關。你要知道多提數年以來，種種陰謀，想總統獲選，他的目的，就要將總統在他手上，爲所欲爲。我想總統回南別頓的事，他必定從中贊助的。始首就由他慫恿，也未可定。這大概就是他的陰謀中的一部分。凡一男子對於其妻不忠實，或者其中也有可以原諒的。但總統做出這事，是不可以原諒的。閣士先生，你說我可以恕過他嗎？」我當然不能措一辭，但她不待我回答，再說：「我從來不生病，不過有時憂慮太過，這是真的。我很能保持我的青年面目，令人喜歡，三十年來，我同總統，真是心心相印，過我們理想的家庭。總統如另有所歡，真是絕對不能原諒的。絕對不能！絕對不能！」我不作答，當時無論任何一男子，恐怕不能贊一詞，夫人忽又危然正襟的說：「閣士先生，請你留心聽我的話，我有別種事情歸你辦，你現在就進行去辦，我還要你探訪多提先生（司法部長）福落（Mr. Folsom）先生（內政部長）同維克司（Mr. Wick）

先生（財政部長）三人的生活。」我說「夫人的命令範圍很大，夫人若是曉得暗探一人的生活，費用就很不小嗎？」夫人說「我不管花費多少，我要曉得這三個人的事，而且樣樣都要清楚，然後我才有根據，去與他們對抗，他們對待總統，這樣的行為，等于藉端嚇詐，我不能不有所預備，去保護總統，費用完全由我擔負。」我說「辦這事要好幾千塊錢。」夫人說「我說我不管花費多少，我要這樣子辦，你立刻派人去做，隨時趕快對我報告，又要快，又要詳細，我隨時隨刻，等用你的消息，你明白麼？」我點首應允，隨即退出。

第七章 閣士君竊取南別頓之日記及書函

我新近奉派之任務，頗為單簡，但極費力，一方面，須探訪總統與南別頓

在何時何地，開始發生曖昧，復又須將南別頓暗中監視，再一方面，須探訪司法財政內政三部長的平常生活，我即僱請負有才具之探員，立即從事工作，至於總統與南別頓二人之關係，當然須由我親身訪查，我從事偵探事業，已得有深厚之經驗，知道一女人如有情人，不問其爲合法情人與否，此女人必留下一種紀念，或爲書信等類，我探案中，未嘗對此失敗，故我感覺南別頓對於總統之來信，必定仍然保存，根據此一點，我即從事搜尋其證據。

我會答應哈定夫人去謁晤此女星相家，此實我一時之愚憊，實在何必多此一舉，故事後，我本不欲去，但憶起總統夫人她如是之深信，事事求她解決，又何妨姑往訪晤。且夫人命令中，亦提及此事，似乎不可不去，但晤談之下，毫無所得，報告與夫人之後，當即進行所派之工作，我先往芝加哥，將地形略爲審視，住在拉賽旅館，不久即訪出維列士家庭之住所，係在芝城之南區，維列士夫人爲南別頓之姊妹，與夫同住，我所派去監視南別頓之探

員，經已編作報告。我檢閱畢，得知維列士乃一音樂師，在城市名樂隊內服務。維列士夫人在城市亦有一職業。我知南別頓所生之女孩，不在此間，名義上，雖爲夫婦二人之養女，以圖掩飾外間耳目。但斯時則隨其生母在一村莊休養。我到維列士寓所一帶，留心視察，將彼輩公寓中同寓之各家庭名姓訪出，並派人監視此二人之舉動。當時我祇有二人襄助，惟不急于收效，故監視可以不嚴，主要之目的，在乎彼輩之生活習慣，平日在何處寄信，有無僕傭，有無朋友。我停留芝城，爲時甚暫，當即返京，物色得一內線，派遣到芝城工作，令與家眷同行，囑咐須到維列士公寓房屋中，賃房居住。此內線，亦爲一音樂師，以便與維列士接觸，此內線有時晚上七時用長途電話到京，與我通信。惟無平時，則編造每日報告，此內線寓所定後，我命渠每日早晨，必須與維列士同一電車入城市，但切勿惹人注意，並設法于無意中，與之接談。四日後，我晚間得他之電話，謂已待有機會與他認識。蓋

是日二人同乘電車離家，維列士下車時，遺下包裹物件，由此內線檢起交還。並似在無意之中，發現二人同一公寓，彼此同歸寓。我在電話中囑此內線加緊工作，務與此人深交。並須兩家內眷，時相往來，但切勿露現急迫情形。並將維列士之門匙，設法多做一副送京，此二人皆為音樂師，有同行之關係，友誼日深，自當互相往來，每日皆同乘電車入城。不過為時一星期，我即收到此內線寄來之鎖匙一具。當即乘車到芝城，仍居住拉賽旅館，隨即往見此內線，他以收效之速，頗自鳴得意，謂「我與維列士雙方已極為親密，他們住底下二樓。有一晚黃昏時期，南列頓的姊妹，剛在縫衣機上做衣服，我適亦在座，忽電話鈴響，她轉入隔壁房間接話，竟將大門鑰匙，遺落在機器上。我乘時將鑰子內預存的白蠟，拿這鑰匙套上，得一印象。再交鎖匠照配，仍速即將原匙放下，過一日即配好，交郵寄京。」我極稱譽他之敏捷，但他對於我的任務，毫不預聞。故究不知我之舉動，為何目的。我從不將

密事委任別人，此乃我之習慣，我對他說『我要將維列士寓所，加以搜索，如何方可以辦到呢？他們有傭人麼？』他說『沒有傭人，這事容易辦，他們屋內各處，都沒有鎖。』我說『他們白日在那裏？』他說『她們兩個人白天都進城辦事，她日裏從不回家，下午他會回來，但很少有的。』我說『明知，我們就檢查他們的地方，等他們去了之後。』他很鄭重的說『閔士先生，倘若你檢查得出他們是犯罪的，拿到證據，我原本不是偵探，又不知道人的性情，祇好敬謝不敏。』我說『我們再商量罷。』

越日早上，我輩即入維列士寓所，察見內中有房間五所，皆陳設得宜，我來此間之唯一目的是檢查。凡是一地方，如歸我檢查，我必澈底檢查，毫不放過，在一房內，有一櫥，當即爲南別頓所儲藏物料者，此櫥上下皆有耶魯式的鎖，當中尚有普通的鎖。我立即知道其中所藏之物料，必定是我的目標，我將白蠟套入鎖中，得其印象，兩日後始將新匙配好。在此兩日中，我仍

逐日到此寓所瀏覽，但毫無所獲。俟新匙配好後，我即令此內線進城監視維列士，留心他有無回家。如見他回家時，須立即以電話報告，同時我對此內線，不告以事實。祇謂欲長日在此寓所竊聽維列士有無女人打來之電話。

檢查時，當然祇我一人；此櫥約四尺半長，十尺高，二尺半寬，內中掛有平時女衣數事，尙有小兒衣服及用具。但最惹我注意者，是櫥中一格之內，有黑軟皮夾簿四本，當即取出，到別房就先展讀此四本，皆為日記簿與我所預料相符，蓋與我自己之日記簿，無甚差別。當時祇能隨意翻讀，惟決意攜之身上，因其中所記，必能與我以消息，不虛此行之任務。我在每衣褲袋中，存放一本後，再搜查此櫥，見每格皆有小箱子甚多，有盛糖者，有盛糖果者，尙有不箱數具，內中儲有絲線緞帶等零碎物件，在內中有一較大之木箱內，我發見書信甚多，為一紅緞帶束縛成卷，我取出就光展讀，見全部書信，皆按日期排列，秩序井然。且皆有標記，尙有紀念明信片甚多。我知道

此卷書信，對於我此次之任務，極有關係，興趣必濃。當時我將此卷書信，仍放在箱中，且仍放回原處，將櫥加鎖如故，趕即上樓，到內線之寓所中，在其廚房內，得一小籃，覆一報紙，然後下樓，仍回原處，將櫥打開，取出木箱，放在籃內，外面覆以報紙，諸事完畢，再上樓返內線寓所，事雖繁雜，然我祇于七分鐘內已辦完妥。返此內線寓所時，我將木箱內之書信及日記簿，存放在內線之手提皮夾內。隨即返旅館，將房門鎖閉，然後取出書信及日記，詳細閱讀，第一封所展讀者，是卷中最下之一封，實最後所收到之書信。信紙為參議院公用牋，各書信及日記，皆略為展讀，但如詳細研究，非耗數日之時光不可。但無論如何，我知道此次之目的已達到。

當內線大約必在家時，我以電話召伊到旅館會晤，惟預先將威士忌四瓶，放在他之皮夾內，俟他到時，我說『你以為維列士他們不至犯法麼？你看看皮夾內是甚麼東西？』他將皮夾打開，發現四瓶酒，不覺驚呼『好傢伙！』

我不曉得你爲這事，辛辛苦苦的來，不然，我就老早把這事告訴你了。」我對於他之言語，毫不作理會。但說「我整天的等在他們寓所守候偷聽打來的電話，現在目的已達，我想要的消息也已經得到，現在我可以找出犯禁酒的犯人同酒的來源了。大概他們的酒，多由藥房裏邊來而罷。我本來不是爲他們夫妻兩人而來，實在爲查辦酒的來源而來。我現在目的已達，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。你快些搬開，愈快愈妙。以後無論何時何地，不要同羅列士他們晤面。」他做內線之工作，可謂極爲得力，對於我的命令，皆能遵從。

我旋即回京，將書信從新整理，尋索哈定夫人所欲明瞭之主要題目。就是總統與南別頓在何時何地始首發生關係。費盡三四日之努力，始將書函閱畢。內中一事，最得我深刻之印象者，是哈定總統自南別頓幼在馬利安城時，即無時不互以紀念明信片通信。她顯然片紙隻字，來自哈定先生者，無不珍藏如寶。我將書函及日記互相比較，知他們在馬利安故鄉時，已發生關係

。但在何時何地，則未能決定，哈定夫人所求太苛，我竟不能如命進覆矣。

第八章 白宮內之狂烈風潮

哈定夫人派我之任務，既未能如命盡量答覆。故到白宮進謁夫人時，心中極形不樂。凡事未能盡職滿意，我皆有愧意，此乃我之性情使然，初無關於事之鉅細也。晤見夫人時，知她盼望我之報告甚急。她知我爲此事，到芝城兩次，我想像她，無日不在絕望中，而希望我能將她之所知者，能完滿答覆。我亦未嘗不作此想，以爲既得日記及通信，他們在何時何地發生關係，即一望可知，詎知今竟失敗矣。是日下午，哈定夫人御一棕色之衣，殊不稱體。當啓門入室時，我即感觸，覺得夫人何以平日不御較爲淡素之衣，而總喜穿椅墊式之花斑衣料。以她之年齡，御此種衣飾，徒令見者思想煩雜。是日

尙披有西班牙式之黑色披肩，垂長及地，髮髻則梳理適宜，額面微頰。頸中仍圍黑巾如常日，一見之下，卽說『唉我很歡喜見到你，我很覺得不耐煩，你一向長久的在那裏？』我將大衣除下，時在春季，在宮內薄大衣仍覺甚熱，隨答夫人說『很久麼？我以為辦事如飛了。夫人所派的，實在難做。』夫人不似平常坐在一沙發椅上，墊以靠墊。是日則改坐一硬椅上，眼光仍注意在我面上，我則改坐于較為舒適之彈簧椅。她說『你不要說，你毫無所得，來敷衍塞責。我曉得你一定得到一點東西，可以報告。女星相家，曾對我說，你有重要的新聞對我回覆。』說時每句斷續不接，神情急切異常。我當卽審慎回答『夫人所派我之任務，其中的唯一要點，是要尋出總統同南別頓二人，在何時何地始首發生關係，並要尋出書面的證據。對於他們是會發生過關係。這一點，我是尋得書面的證據的。這層，夫人本來也已經相信，可以毋庸再說了。至于他們在何時何地始首發生關係，這一點，我實在不

能找出。」夫人喘息不止說「什麼！你已經得有書面的證據麼？」我說「是的。」夫人迫我即作詳細報告，故我續說「我現在得有南別頓日記四本；哈定總統與她通信書函一束。」她目光注射而露驚愕之色，平時強爲鎮定之五官，今則筋脈僂張，氣喘，而飲氣吞聲，爲狀如癡欲狂，一時不能發語，最後始喘息而說「什麼？你這人，你這個人，你竟然來對我說，你得到總統給她的信，又居然不拿來我看嗎？」我深覺不安，我不願意見夫人之現在狀況，祇得故爲鎮靜的說「這種書函，並沒將夫人要知道的主要目的，宣露出：：：。」她不容我說畢，即猛然將話打斷，疾說「你太膽大了；快的走，把書信拿到這裏我看。」我再強爲鎮定，現在目前之背景，實非我所願見。我說「夫人，請你願好理由，我知道夫人並非要那書信：：：。」她又將話打斷說「我從前不是追問書信嗎？我是要的，你也知道我也曾問到要證據的。不過一時不敢想像，他們有這許多書信往來，我現在要親眼看看他們的信，我一定

要看，我決定要看！」我續說「夫人所問的，是一種特別說明的消息，這就是委派我的任務，我偶然找到書信同日記，不過想在當中，找出這種消息，是夫人所要曉得的——。」夫人疾然跳起來對我猛視如一雌虎，眼光如一野獸，狠毒尖銳，不可名狀，大聲疾呼的說「你到底是一個機器；還是一個人麼？你沒有心的麼？你不曉得我一定要看那書信麼？你不曉得那書信在我很有重大的意思麼？總統給南別頓的筆跡。——」說話時，夫人在房中蹀躞往來甚疾，所御西班牙式之長披肩，乘風而舞，雙手搖動不絕，時作拳欲擊之形。我說「夫人，但是——」話未出口，夫人即攙言說「這種事體，你曉得什麼。你是一個男子漢，我說拿那書信把我；你爲什麼現在就不去拿？從前一向我祇有猜疑忖度，現在已經有證據了！今日的事，到我爲主了。去拿這個書信把我！」夫人真不容我說話，且不聞我所說的爲何事，即將言語打斷；但我仍再嘗試，欲說「夫人，但是——」夫人將手一揮說「不要再講了。」

去拿這個書信把我。」他說我平常嚇詐他，我現在一定要看看他的書信，要親眼看看，你聽見沒有？你不曉得我能夠做什麼事，去拿信罷。你聽見我的話麼？——」此婦人已失常態，我爲之驚惶失措，已至于極。她的聲音，言語，嘶竭愈激，竟至于咆哮振耳。室外恐亦有所聆聞，我始感覺現在此事，已一發不可收拾，夫人仍高呼說：「你不曉得女人做人妻子的性情麼？我不信你就一點人性都沒有，你真是鐵做的，但你仍要聽我的話，去拿來。」忽然在我面前，她止步，向我直視：「你現在到底去拿不拿？」我亦起立，對夫人說：「現在不拿，總統夫人。」她眼光閃閃如電，殊不料我有此回覆。但夫人已轉換策略，說：「你不明白這事在我，很覺得有意思嗎？在國家也很有重大的關係嗎？你不懂得哈定華倫，是現今的美國大總統嗎？你不想一想，我們要對得起美國民衆嗎？你不想一想，我幫忙他，才到今日的地步，他要對得起我嗎？他的地步，是我弄來的，他也知道是我做出來的，你明白這種事體

，令我處在不堪的地位嗎？」我現在感到我自己現處之地位，亦頗不堪，暗中忍受夫人之辱罵，爲時已久，我說：「哈定夫人，請你聽我講一句話，我是一位偵探，夫人派我的，是採取一種特別消息，夫人並未有說，一定要日記同書信。我工作時，爲答覆夫人所想知道的消息起見，偶然得到日記同書信，我是一位偵探，有時也要保護我自己的。我要隨時處在保護的地位，才可以的。」夫人以足踏地，奮然而說：「不必講無謂的話！」我之決斷，恐亦不下夫人，故堅持不下，我說：「我因此，現在將夫人所派的任務，作一回覆，我也決意回部裏去了。」說畢即穿着大衣，斯時我甚爲驚恐，極欲別白宮，我實不知夫人能力所到，可以做到之事，夫人不作一語，我遂告別，我態度之堅決，顯然的令夫人驚奇，略如夫人之令我惶恐，她驚奇之下，方欲作言，而我已出宮回家矣。

自經白宮之風雨，返家後，覺家庭沉寂直如安樂窩。老妻少子，環繞室中

，時相慰藉，老父勤士職務，每退養私室，得敘天倫之樂，春氣皚然，不啻病中，忽得靈藥，霍然遂愈。但是日歸寓，不及十秒鐘，電鈴即響，由僕歐德夫人發來，謂有事須立召我往，命我速即駕車到伊處一行，我略作抗語，然不獲伊之諒解。無何，我即應命，去僕歐德夫人寓所，在餐室談如往日。夫人素悉予性情，苟得美酒佐餅，談鋒尤健，遂敬于威士忌酒，殷殷慰問，夫人寓中美酒常備，貴人居處，自當爾爾。夫人發言謂：「閣下先生請坐，並請你將一切的事告訴我。」我回說：「什麼事？」她說：「總統夫人剛才打電話給我，神氣急切得很，語無倫次，她說她大概傷了你的感情，我幾乎發笑，你這個人，也會傷感情的嗎？」我說：「我也有人性的呀。」她說：「你沒有的，我可以冒險說，你從來沒有給人傷過感情，不管你的感情怎樣，但是從未傷過。」我說：「你以為沒有麼？你不曉我這個人罷？」她說：「無論如何，總統夫人求我對你解說，她今天對你粗暴無禮，不是有心的。特別要告訴

你，千萬不要把得來的日記書信，退還原處，什麼日記？什麼書信？到底爲什麼事？」我說：「她沒有告訴你嗎？」她說：「她打電話時，慌忙得很。要我立即見你，沒有時候對我說了。」我鄭重其詞的對她說：「僕歐德夫人，你是總統夫人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也是我的朋友。故此，我可以告訴你：『于是我略將往事，重述一遍。最後作一結論：謂『請你對於這事，加以諒解。我在什麼地方都不願意看見鬧出事體，何況在白宮。我是一個暗探，我不能因爲一婦人的癡狂，致弄到我的地位，發生危險的。』她頗表同情，我續說：『那種顛狂性情，野蠻舉動，狂視疾呼的無論男人或女人，我一概不相信的。』她笑說：『哈定夫人剛才舉動野蠻狂視疾呼麼？』我說：『是的，還有一層，我完全有權，可以把那日記書信退還原處的，我已經在那裏找到我所要得的消息了。事實上，雖然不十分滿意，我不能令人家告我，罵我，偷竊別人的日記同書信。但是總統夫人真是可以無所不幹。』她說：『現在那書信同日記在

那裏？」我說『在我那裏。』她略爲沉吟着說『你一定要把那東西送給哈定夫人才對。』言訖之間，甚爲堅決，但我亦同時堅決回復說『不，我一定不送。我對你說罷，她可以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。我甯願被一騾子存心的踢死我，不願意被一笨騾子，無心的踢死我。』於是僕歌德夫人說『加士豆？（著者之別號）你要明白這一層，你很曉得我這個人了。我很困難的時候，你也看見過的。你不相信我也曾頭腦昏亂，變爲癡狂的，倘若因爲一位偵探，得到丈夫的書面證據，你不相信，我也會驚慌的。』我說『然則你以爲我該把那書面證據，交給哈定夫人麼？你真有這種思想嗎？』她不假思索即說『我當然這樣子的想，這是她應得的權利，我覺得那種東西是她的所有品。』我說『好，請你聽一聽，我現在告訴你應該怎樣辦，我現在回家，拿那日記書信來你府上，交給你，隨你怎樣辦，就怎樣辦。但是我要告訴你，那種東西內中所載的事，正與哈定夫人意料的相反。』她說『她應該也要曉得的。』

她有預聞的權利，我確實覺得那種東西，應歸她所得。』我再辨明謂『這種東西既然清清楚楚，載明一人的關係，總統夫人倘若發見，一時性起，狠毒厭惡之性，可以同時並作，恨南別頓固然很深，不難連我也恨極了。恐怕于此事預聞有關係的人，也都給她恨了。』她莫明其妙的笑說『什麼理由呢？』

『我說『大凡一女人，對於一件壞事，有時轉過來，不生氣。對於那事，倘若說穿了，反爲生氣的。』她笑說『那是無稽之談，那與心理學不對。』我說『那與心理學正是很對，我已經試過好幾次了。你肯負責把那書信給哈定夫人嗎？』她說『我決意可以。你曉得哈定夫人，現在沒有裁斷的能力了。那件事，樣樣都與她很密切的。簡直把她一生的事業，都打倒了。你要放鬆一點，不要這樣的厲害。』斯時僕歐德夫人，已按鈴令僕人備車，俾我乘車回家。我祇得允其請，無何，將書信日記帶回至僕歐德夫人寓所。甫入餐室，即見哈定夫人與她對坐于室內。顯然當我回家時，她即電召哈定夫人至寓

，我將日記書信放在室中傍邊一小桌上，對哈定夫人說『夫人，你讀完這信同日記後，你就知內中各事都很明白不要思索了。』哈定夫人是日戴一棕色之帽，而御絲幕，大衣已卸除，見我入室之後，即將帽幕亦皆卸除，由手攜之，白鋼絲手袋內，取出眼鏡，即架之鼻上，隨意在信卷內，取閱一信，此書信之秩序，日期及標記，與先前毫無移動，哈定夫人，對我說『現在你詳細報告我，在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，找得出來的，已經找到多少時候了，爲什麼不立即送給我？』我斟酌回答說『我現在也不是送給夫人的，我現在來是送給僕歌德夫人的。』她不甚理會，惟喃喃作辭說『好了，好了，』但我不能再爲解說『我實在不明白——去同一種不能自持的人辦事，我爲人很平靜的，故此很怕那種神經刺激，容易衝動的人。』她那時正全神觀看書信，未聞我作何語，但我續說『夫人所問的其他問題，在我的正式報告內，已經提起了。』夫人顯然不注意我之談話，忽說『唉，我不讓你辭職，我還要

你辦事，你不要走，還需要你的服務。」說時她將書信陸續解出。我回說「我不能因為夫人要去犧牲自己的。」夫人說「呀，我一定留心到，不要你為我犧牲的，你不要怕。」我提議一種調和之地位說「如果夫人一定要派我辦事，我以後的報告，要同僕歐德夫人說，僕歐德夫人，倘若肯的話，就請她做我們的中間人，我以為當中最好有一位中間人。」哈定夫人說「那自然，那自然，但是我總得要任座，你報告我的事，我一定先要知道，或者同時知道才對。」僕歐德夫人示意，不要我再與哈定夫人爭辯，她說「對的，我們就這樣辦罷。」

哈定夫人仍堅持追問我在何處得到此書信，斯時夫人已將書信秩序，凌亂不堪，信封與信，散亂滿桌，亦不細讀其內容，心思繁雜已極說「你告訴我誰把那書信排列得這樣齊整的？」我說「我拿來的樣子，就是原本的樣子，南別頓這女子，對於別樣事體或者不整齊，但她對於總統給她的信，保存得

很有秩序，『她忽變換題目說『除我之外你有對別人講過嗎？』我說『有的。』她愕然注意，對我直視說『什麼？你到底什麼意思？』我說『我的意思是這樣的，這書信的事在世界上並無別人曉得，但是夫人已經也告訴僕歌德夫人知道了，夫人令第三者也預聞了。』此解釋當然甚為滿意，故哈定夫人已轉為和緩說『閱士先生，我對付偵探那類人，毫無經驗，我對付新聞記者，就有經驗很多，我覺得你是一個高等的新聞記者，我曉得凡是新聞記者曉得一點事，他就再發表的。』我說『我職業的規例，從來不發表人家的事體，那剛與新聞記者相反。』她說『我明白了，但我對於偵探經驗不足，故對你這樣子的沖撞。我很曉得，你對我功勞很大，我要你知道，我很感謝你，你明白嗎？』我尚未回答她便說『你在這裏把一封一封的念給我聽，並告訴我，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的，呀，我還有很多事體要問你呢，但是一時也想不出，等你讀信的時候我再想罷。』我說『哈定夫人，我花費了幾天，才把

那日記同書信讀過，恐怕夫人花費的日子更多呢。」她說：「呀，不是，我祇花費三十分鐘。」哈定夫人將信一封一封的抽出，略為一望，卽又取別封，面青白如壁，雙手仿如透明之白蠟，忽然在一信有所感觸，發出一痛苦之呻吟。「呀，呀，他居然這樣子！他居然這樣子！」自古以來，凡妻子爲丈夫欺凌者，必有如是之呼號，自有人類，卽有此呼號，——他居然這樣子！

一時我頗有憐憫之心，忽然見哈定夫人咬牙厲聲的說：「那小賤婦，那無恥的蠢人，你們真幹得出！那一個相信呢！那一個——」我對僕歐得夫人說：「我想喝一點酒可以嗎？我覺得驚奇異常，蓋哈定夫人停止不談，亦謂『我也要喝酒，給我一杯。』她說後，繼續看信，僕歐得夫人于是每人予以巨觥盛酒，我飲後，留心哈定夫人，是否亦飲，她似不甚注意，僕歐德夫人當卽將酒放在哈定夫人之傍，我隨卽發言，謂『夫人如不喜歡喝，我想多喝一點，但僕歐德夫人據言謂『不對，夫人要喝的，她現在要一點酒才行，我再給你

一杯罷。」她示意召我近前，對我細說：「加士登，你是一個好孩子，但你遇見一個癡癡的女人時候，你就人地不相宜了，好像磁器店裏一隻蠻牛一樣了。」她再篩酒與我說：「喝罷，喝完之後，趕快溜到廚房去，我覺得現在情形很危險，不容易辦，你心如鋼鐵，你以為人人都是這樣的麼？」哈定夫人所做的事，所講的話，連她自己都不曉得的，你走罷。僕歐德夫人說時以手拍子肩，但我即離開是處，當她啓門送予時，予尚聽聞哈定夫人謂：「這事令人相信不相信！唉，蠢人，蠢人！我應該把兩個都要殺死，我應該這樣子做，他們罪所應得的，他們不配再生存在世界了。」」

第九章 珍 總統受壓迫而簽字

是夕，僕歐德夫人尚以電話到予寓所，說：「哈定夫人同我二人，整天的看

他們的信，很詳細的。」我說「沒有看完嗎？」她說「當然沒有，要好幾天才可以完，你今早走開後，哈定夫人很爲神經混亂，我恐怕她要昏倒，她真可憐呵！」我說「我也覺得不快樂。」她說「哈定夫人受這次打擊太大了，以後你倘若其他的證據，謝謝你先等一等，不要立刻給她曉得，她再不能受第二次打擊了，這是要她的命。」我說「僕歐德夫人，你要記得這一次，我原本不要拿那日記同書信給她的，不過你一定要給她，說是這是她的權利的。」她立即自辯說「我知道，我現在還是這樣子想。」我說「我是很有常識的，曉得這次的打擊，一定很厲害，現在祇好把那責任，放在你的身上了。」她說「這事發作也太快了，我應該事前安慰她，然後把那事說穿，無論如何，以後有什麼事，先到我這裏，我剛才不曉得受這事打擊得這樣可怕。」我說「她現在怎樣？」她說「她已經返白宮了，她勉強掙扎，但是要花好幾天，才能把所有的信看完呢。」我說「那自然，我也曉得的。」五日後，我

方接到她們之信息，是早，僕歐德夫人以電話命我，謂奉哈定夫人命，飭我到白宮一行。但加以警告，謂『你倘若你再有書面證據，不要一齊帶去。』我問『你也去嗎？』她說『這次我不會在座。』我說『這樣我就不去。』她說『不要這樣做，她現在好得多了，她很想看看你。』我到白宮時，爲上午十一時，甫入平日晤談之款待室時，我極爲驚愕。蓋哈定總統亦在座，我入門，他起立相迎，我鞠躬致候，房中空氣緊張，我不知須作何言，幸哈定夫人能解此圍，總統面現憂慮之色，夫人則完全安詳恬適，淡然的說『閣下先生，我們正在談及統計，及煤油礦的承租，也討論到司法部近日的緊要公事。』總統對夫人一視，頗爲愕然，詫異說『這種事對於閣下先生沒有什麼興味的，你什麼事，都可以探訪，但請你不要干預司法部的事。』夫人素爲倔強，當然不易緘默不言，故她說『但是煤油礦承租的事，你已經簽字了，本來不要做的，我聽見過你說，你絕不會做的，裏面很有內幕，有一班人壓迫

着你，簡直是等於恐嚇挾詐。爲什麼不告訴閣下先生，等他——？」說未畢，總統卽堅決的攙言：「不。」總統目光流露，內、惶恐之色，想必日夜不安，夫 則膽氣更壯說：「你現在怕多提部長罷。」總統說：「傻的。」顯然有氣憤不平之態及。夫人續說：「我不是蠢人，你不能愚弄我，他們壓迫着你，什麼事，他們喜歡的，你就要簽字，你怕他們，請你告訴我，什麼理由，等我訪查，我什麼都可以訪查出來的。」夫人之對於總統無時不呵責，無時不求其過失，噫！總統之生活，亦可謂難矣。殊令我在座者，覺得困難，幸總統尙未至決裂之點，當卽啓門外出。轉而對我說：「我們常常有如意，有不如意的事，你說對嗎？」他鞠躬而出，返入他之辦公室。總統夫人牢騷異常，對我說：「他在承租合同上，已經簽字了，他將來什麼事都可以幹的，祇要多提部長的吩咐，就可以辦，我從前不明白的事，到現在，也看出來，從前哈定先生，不要做總統的，他有一點怕，是有理由的，後來由多提的冷靜的頭腦

來指導他。一方面，他對於多提，朋友的感情，也很深，也容易說話。你看得到嗎？我本來已見及此點。當日哈定夫人，憤懣異常，想數日來，爲一事煩擾，未悼寧處，仍着棕色之衣，御西班牙式之披肩，令人追想前事，至爲不快。

總統去後，夫人再細爲傾談，說『我老實對你說，我從來沒有過這樣困難的日子，當然男子漢，是不會了解的，我夜裏完全未有睡着。』我說『我想我可以了解。』夫人說『不，你也不成。』于是長篇大論，討論戀愛之意思，與戀愛反動力之意思，反覆演講，爲時頗久，我不得已，提及她，此次召我來究爲何種任務，並說對於愛情書，可以不必研究，因我已熟讀無遺矣。辭畢，夫人跳起，始有所悟，說『請你原諒我，再等一等。』她出此房，轉入一傍室取出總統與南別頓之信札數封。我始知夫人對於文件，必另有收藏之所，返室後隨即坐下，目御眼鏡，將信展放膝上，對我說『拿鉛筆同一張

紙，同我登記一件事。『我應命準備，夫人隨即將信朗讀，對我數『手釧一付，手表一件，頸圈一條，還有戒指一個，這種東西就是華倫送給南別頓的。』我不發一語，祇得遵夫人命，爲之登記，續說『送給那小孩子的是實心的，金做心形鍊條一付，金別針幾件，有鍊的金別針幾件，圍裙針四個，你統統寫下來嗎？』我說『寫下來了。』夫人對我一望說『你想你可以把這種東西統統拿回來給我嗎？你到芝加哥去可辦得到麼？由信內看起來，這種東西，都是華倫送給南別頓那小孩的禮物，他們不應該有的，而且我要把那種東西取回來，是有一種目的的，我一定要那東西。』我說『夫人！其實呢，夫人如果說一定要把總統送給南別頓的禮收回來，我沒有什麼反對。但一個嬰兒的小東西，我實在不願拿，我一個二百磅的大胖子，去弄到一個嬰兒，許多無限的傷心，事體辦得太過份了。』她說『你何必沒有腦筋的這樣子傻，那毫無關係，我決意要那種東西，我甯願單要送給小孩的禮物，不要送

給南別頓的禮物，我有一種特別理由的。」我說「好了，我無論如何不做，我不要搶小孩子的東西。」她說「你可以這樣子辦麼？先把那種東西一概拿回來把我，我達到目的後，再給你送回去，可以麼？」我說「那我可以同意的。」我得此新任務後，即告辭離宮，

欲速則不達之訓言，在我偵探職業上，亦未嘗不如是。此次奉行總統夫人之新任務，欲求速，而錯誤反多，反虛耗數日之時光，從前之內線已不在，頭緒已茫然，所持者，祇離列士夫妻寓所之門鑰與廚匙而已。某日，我在此公寓外，徜徉徘徊，望見維列士窗中，有一女僕，設使彼輩如新用一女僕，則予辦事，必尤費周章，頗為悶悶不樂。無何，我始知此女，乃日間洗拭窗戶之散工，我每日徘徊此間，為時頗久，遂惹站崗警察之注意，第三日黃昏時，此警察對我說「你為什麼在這房子左右整天的來來往往？又不曉得做什麼事？」這事恐成僵局，故我須思想加密，祇對他說「我是來收賬的。」他

說：『你的帳單在那裏？』我說：『我沒有帳單，有一個人欠負我密帳一筆。』他說：『那個人是誰？』我奮然說：『你要看清楚，你如果一定要同我爲難，說我犯法，我祇能對法官答話，你沒有權問我，你祇可以捉人。』他對我的怒視說：『好了，我相信你是那種自以爲聰明的運私酒當中的一個人，你的帳，當然是酒帳，不用帳單的，我告訴你罷，倘若你同他們運私酒的一樣，在這裏運酒放帳，你的日子不會好過的。』我笑而不答，他最後再恐嚇我一定要你開這裏一帶，永遠不要來，兩天以來，我已經很留心你了。』我無法祇得遵從其命，禮數日之訪問，我始獲知此警察之名字及其警區，暗中設法，使之調去芝域北區，方爲了事，此所謂欲速則不達，凡事皆如是，當時我之任務，亦何嘗告一段落，是時思潮鶴落，頗欲得一線索，忽憶及前之內線會言維列士家庭，常以酒饗客，遂卽赴芝城之禁酒處，對當局言及此事，令加以調查，俾得證實，我並囑付，如調查得實，先與我一信，萬勿先行發作，我

輩彼此同僚，爲友誼上，見，當可互助。再守候三四日，始得回信，謂該處確時有運私酒者之供給，我請求禁酒處，將此全公寓內之家庭名字調查，再簽檢查證，並將此證與我處理，既得此證後，我卽有持無恐，用搜查私酒之檢查證，而事實上，則祇檢查一家，我有門匙，可以隨時入內，我之意不在酒，然檢查時，無所發現，各處搜查之後，竟亦不見及首飾，於是復遣派我之親信暗探，追隨南別頓，將所欲得之首飾金器，詳細開明，令飭竊取。不及一星期，我卽接得他等之報告，金器除戒指一枚外，全數皆備，此戒指南別頓御之手中，無法可取，我卽回京報告工作之完成，憶及僕歐德夫人，曾有再三叮囑，謂日後如有其他證據，須先交與她，勿遞送至哈定夫人處，故隨卽以電話通知僕歐德夫人，請其訓示。她說『當然送給她，我不相信，你能夠知道什麼可以令她震動，什麼可以令她不震動，哈定夫人要你去拿那金器，是她已經曉得那金器的存在，到底不致于令她感受刺激的，她反爲喜

歡的。』與婦女接觸辦事，我覺得有許多新的學問尚須研究，我當即不俟命令，即往白宮一行，亦知僕歐德夫人，必以我此行，先以通告，我會得訓令，平日不必與哈定夫人通電，如有緊急事，可立即與宮內女侍者接洽。我向奉命惟謹，此次亦然，到宮時，立蒙召見，夫人極為喜悅，對於此次之成功，深為嘉獎。此來本不欲座談，故立時將金器交與夫人，並詢及何時即可交還。夫人說『很快就可以交還，這種小事體，你不要擔心，現在那東西既然在我手上，那倒是一件要緊的事。』隨即將金器逐件審視，此不祥之物，金光閃爍之中，若深藏有夫人昔時之幻夢，現在之快樂，及將來之希望焉。

哈定夫人將金器閱畢，怡然自說，而含有深意『無論那一個丈夫都沒有權去瞞過妻子，去送給人家這種東西的。』厭惡與憤怒之氣，皆在夫人面部，一時發現，續說『你曉得他花這許多錢，也就是我的錢嗎？拿我的錢，去買這種東西，祇有我一個人，一年一年的，種種犧牲種種刻苦省下來的錢，

現在他拿來這樣子用。」我一時竟茫無頭緒，據南別頓日記及書信所言，總統隨時接濟之款項，爲數甚鉅；夫人則不提及，而何獨計較及此小數乎？我當時有一形象，必以爲夫人未必能將嬰兒之金器退回，數欲立即言及此事，而夫人忽又另提別事說：『我盼望你回來很急，我不好，居然忘記，還有別樣東西沒有數出來，叫你去拿，華倫送給南別頓同嬰兒的東西，還有好幾件，我由書信看出來，他還送給南別頓一件很華麗的皮衣，那小孩子也有一件，這件由他自己親身選擇的，還有小孩子用的襪子，皮鞋，衣服，同一輛很好看的小車子。』我心中有一奇問。是否夫人欲飭我到芝加哥去竊取小兒用之小車子，以爲證據之一。但夫人已經考慮過說：『我要你將那小車子拍一照片，但是我剛才講的，那兩件皮衣，同其他的東西，你要拿來給我。』夫人頭面部中，表示一最剛強堅決之狀者，我今日始在哈定夫人面部中，爲初次發現。但對於此次之新任務，我亦採一堅決之立場，對夫人說：『夫人，實在我

應該不肯代人去拿別人的衣服，他們母子二人，是什麼人，我也不管。」夫人說：「我要你怎樣做，你應該怎樣做。」我說：「夫人要我去拿那女人同她女孩的冬季皮衣，你要他們冷死麼？恐怕下一次，夫人可以簡直命令我去要他們的性命了。」夫人隨即坐下，仍靠近桌上之金器，隨說：「閣下先生你是一位偵探，我是當今美國大總統的夫人，你是歸我用的，我給你津貼也很多，你要接受我的命令，依我的主意去辦，我要證據件件完全，然後可以對總統有話說。現在我還沒有充分的預備，我先要他承認，但在我令他不能不承認前，我一定要慢慢收集證據，你繼續把南別頓來監視，隨時來報告，如果有要緊的事，立即來報告，我的隨從女侍者，已經受有訓令，倘若你一來，就馬上招呼到這裏，我親自出來相見。」我對夫人再說：「我並未接受夫人的新任務。」但夫人仿若不聞說：「我把這種東西拿到手上之後，形勢上我就是主人翁，我可以鞭策一切，華倫就要遵守，我要他做的，他就要做，我對於南

別頓。也如是，我要她怎樣去做，她就要怎樣去做。」說畢，停息片刻，頗若已戰勝一切，須曾休息，領略其興味者，然後續說：「我一定還要同女星相家商量，僕德夫人帶她到她的屋裏，她會告訴我應該做甚麼事，並應該怎樣子去做，她從前說過，好幾次說，我自己就是造化的小兒，以後華倫做事，要歸我指揮。南別頓也是一樣，唉，有時死，倒比生容易。我要他們曉得我的厲害，現在我是主人翁了。」傾談之時，我並未就座，即對夫人告辭說：「我不接受這次的委派，還有別種事體辦嗎？」夫人對我直視，眼幕收縮如縫，說：「是的，你把大衣脫下，坐下來。」忽又另轉換題目說：「閣下先生，那小兒不是華倫同她生的，華倫不是小孩的父親，我可以證明的。」

第十章 著者對於總統前事加以暗查

哈定總統既不具生育之機能，則斷不能爲南別頓女孩之父，此乃極合理論者，然歟否歟？哈定夫人既否認其夫爲此孩之父，究有何言以自完其說，當日夫人之解釋則如是，『我們倆沒有養過小孩子，但我已經表示過我個人的生產能力，我與前夫，曾養過一個男孩。』我詰以此理由是否完滿？夫人謂『我不曉得完滿不完滿，我也不管他完滿不完滿，現在我要你做的事體，就要你去證明總統絕不能生養這個女孩。』我疑遲不決之間，夫人續說『我倆結婚後，很想生養小孩，他也極想自己有小孩，每天我們都這樣子談，我們心事，當時就是要有兒女，我以爲有了兒女之後，兩人的愛情，更加堅決，倘若有一兒子，又可以把他留在家中的日子更多，不致常常出外。我相信我們有了兒女，家庭是快樂的。雖然我看見許多家庭的變遷，不能證實我的理論，但是哈定先生，最喜歡小孩子，他望子更切，人人都曉得的。』我詰問『夫人確知道總統望子很切嗎？』我此問是有背景的，憶及一事，頗以爲哈

定總統未必願得一親生子，曾記憶從前運動選舉時，有種種之言，反對哈定總統。竟宣言哈定血統內，雜有黑人之血脈。（案白人如有黑人血統雖數代後，亦有產生黑色兒女之可能，產生黑兒女後則其父母即爲社會所不齒。）

俄海俄大學中，有一教授，曾對此事，用科學的解釋，著之爲書。據著者說，哈定實有黑人之血統。我自己躬親將此書及版權購得後，付之一燼。內中之圖書電版，亦皆毀滅。僕歐德君之後園，卽爲當時焚書之場，此書及電版特由俄海俄省用火車全數運京。車中且嚴密守衛，書爲數極多，竟裝滿全車，焚燒時當然極爲可觀，故是日我自問『哈定總統究竟要養一個親生子麼？凡人因面子攸關，不欲生養親身子時，或可與外遇生一私生子，此乃又當爲別論。但當是時，雖總統夫人堅持謂總統不能人道，我仍疑團未釋也。

哈定夫人重引伸說『我自然曉得他想望子嗣，很爲心急，我們二人，都想小孩子，他比我更關切，如果身體作用完全時，我們當然就有孩子，我現在

派你去，設法證明總統身體作用機能，不甚完全，他從前很請過幾位專家研究過，你一定要去看看他們的記錄同報告，你可以做得到嗎？」我說：「對於探訪報告同人家的記錄，我從來沒有失敗過。」夫人聞此言時，喜形於色，說：「你記得這一層，他經過幾位醫生同專家詳細試驗過之後，他們醫生，總是證實他，不能生養兒子，是毫無理由的，說他完全是一個普通精壯的男子，我不相信他對我講的話，是真的，他顧全自己面子，不能不這樣說，大抵男子總顧全這種面子的，但是你要去訪出來，拿他們的報告同記錄送給我，等我自己親眼看過，你肯去做嗎？」我說：「是的，我當然肯去，我想這事體不難辦，還有什麼事呢？」斯時夫人精神奮發，如迫不及待說：「那是第一宗的事，你用全副精神去辦，唉，華倫日夜爲此事給人家暗算，我一定要救他，他現在迷戀那壞而詭計多端的女子，我也決意救他出來，她以爲華倫在她的手中嗎？好，等我給一點厲害她看看，我要把他們兩人都要愚弄一下，但

是我祇救華倫。」

哈定夫人剛烈之情最富，苟一經決斷，則毫無假借，一旦決意挽救總統，即目光四射，恐世界之大，亦無術以阻撓其行徑，如有阻撓之者，夫人舉凡人類，事物，理性，皆可盡量犧牲之，祇求達到目的爲止。曾再三叮嚀說「辦完這事，愈快愈好，同時我也要你去詳細研究南別頓的事蹟。」夫人真不知在外辦事之難，言之甚輕，以爲一蹴即得者。故我說「夫人，你現在很曉得，凡我要偵探一個人，我必定從其生時始首，由生的時辰起，追尋到長大的時候，一天一天的，一月一月的，一年一年的來訪查，才對。」夫人頻數點首說「這剛剛是我的主張，對於南別頓的事，件件都要詳細，由起首時候就起首去辦，我曉得要花費時候同金錢的，兩樣你都不要管，立刻派人去辦。」我回說「我一向已經有十七個人同夫人辦理各種案件了。還有一事，這裏他們送來一份報告，係暗探達爾文上校得來的，夫人拿去，有空的時候再看

罷。」

達爾文上校乃多提部長之友，常爲白宮之客，哈定夫人曾派我暗訪其在社會上之行徑如何，夫人接收報告時，謂：「我祇留意此次探訪達爾文的結果同結論，我也曾聽見人家說，到底這事真不真？說他曾娶有六妻，還有種種謠言，說他對於女人之如何醜怪難聽，那竟然是真的麼？」我說：「是真的。」夫人說：「這樣一來，我的計劃很簡單，達爾文上校從此以後，就不能再到白宮來，這種事我一世都不能容忍的。」夫人對於達爾文上校，如此之懲辱，恐尙不認識其影響之深，除私黨中最深密之人外，外間對於達爾文之如何在煤油礦承租事，運用手段，竟毫無所聞也。

是日我離別白宮時，總統夫人態度如常，竟比前爲鎮靜，仿如一大將，于戰前集中部卒，以圖一戰而勝者。我心中則深以總統爲可憐憫，狂風暴雨，將次近身，又茫然如在夢中。家中惡婦，現在廣佈策略，備將來內庭之衝突

我恐總統一時對於國家大事重責，可棄之爲糞糠矣。我受人妻之委託，設阱以陷其夫，一時心目中，竟無首德問題之存在，深爲可異。我之職業是一偵探，蒙總統夫人委派爲私人偵探，夫人爲予之主顧，當時所顧及者如是而已。以爲除盡忠于任務外，不遑與他人表示同情，然予苟有同情，予則偏與總統一方面而不與其夫人，哈定總統實足令予愛敬，凡國、苟與總統相識者，亦皆爲崇拜，蓋總統爲人仁慈可親也。

探取一人身體上檢驗所得之記錄，頗爲簡單，總統當然投有壽險，此爲予所素知者，壽險公司當局，常與予往來，故總統初次檢驗身體之時期，卽一問而知，此時期卽總統童年之時，時當總統弱冠從事檢驗時，發現一隱疾，時發時愈，當時年事既少，復無經驗，于是隨意用市場之藥，且屢商及走方郎中，其後爲其父所知，老父亦一醫生，遂親爲診視，其疾始瘳，當予在紐約人壽總公司探訪時，對於其父之證明書，曾親爲寓目，爲時不久，哈定總

統身體上之情形。及其經過歷史全部。皆在予掌握中矣。當渠結婚十數年後，曾在俄海俄省首都哥倫比士城由一最著名專家，再為檢驗。此事必為多提一時之主張。當時亦欲解決總統是否為南別頓女孩之父。問題。所有世上經已發明之科學。皆已為此專家利用。以為解決此問題。其結果。皆證實哈定有為父之機能。其後因喉病。總統赴「約翰霍金」大學醫治。須再為最後之檢驗。請一著名之醫生。檢查身體。此醫生亦利用最新之科學方法。檢驗入微。其結論。亦謂總統可為人父。此次檢查時所有化學及顯微鏡之試驗。皆以數日之量數表明之。照美國習慣。公民一被選為總統之後。人壽保險公司。即請求增加壽險。且低減其年金。故哈定總統就職後。增加壽險。曾檢查身體一次。頗有詳細之記錄。予素知哈定夫人之性情。故報告務求其詳。故不憚煩勞。將所有此項記錄及報告。收集齊全。先到俄海俄省之首都哥倫比士城。設法向此專家之書記賄賂。得閱最初原本之記錄全份。將其拍照後。

卽退還原處。」「約翰霍金」大學內，我與一看護稔熟，亦得當時檢查哈定身體之記錄，爲之拍照留存，收集齊備後蔚然成帙，卽送與哈定夫人，夫人異常驚奇，頗覺醫生之診斷書爲詫異。我說『算了罷！這樣子的著名的專家，也這樣子說，我們不如放手罷。』夫人憤然說『放手嗎？爲甚麼放手？』我說『爲總統可以爲人父一句斷語，就可以放手，這事實，已經證明了。』夫人兩唇緊湊，示堅決之意說『我決不放手，我決意跟我的方向去做，我要同索拉將軍商量，他是白宮的軍醫，而且是老朋友，他同我已經檢驗過好幾次，我要他做一個書面的報告，說我可以生養小孩，由此可以反證總統不能爲人之父。』我從未見及夫人承認失敗，真有堅牢不拔之概。

然而事實不可掩，何尙執迷不悟乎？故我冒險攙言說『夫人，神奇時代已經過去了。』她問『你是什麼意思？』我說『聖經裏有「阿伯罕」的妻，沙拉的故事，說沙拉九十歲時，她居然生一個小孩。』夫人疾隼如電，向我厲視

，面現青白色說『你來鬧玩笑麼？我覺得于我沒有什麼可笑，閣下先生，你忘記你自己了。』說時懷若嚴冬，恍然可畏，面有驕倨之色。我說『請夫人原諒，事體已經不能挽回了，又何必否認呢。』夫人連說『不，不，不，不，索拉將軍從前同我講過無數次，說華倫絕不能爲人之父的，說好幾次，好幾次了，倘若我不曉得，索拉將軍也不曉得，華倫實在無生子的可能，又那一個能夠曉得呢，我不管一百萬個專家都是那樣子說，他可以生兒子，祇有我曉得是不的確的。』夫人辯論之理由如是如是，有理性之男子，又何必與之強辯，故不若轉談別務，說『我已經奉夫人命，始首暗訪南別頓的事蹟了。』然夫人全神仍貫注前事，略如無所聞，祇說『等一等罷，現在我要證實我的證據，就是要仔細看看那小孩子的面孔，你下一次的委派，就是去送那小孩來這裏，給我看一看。』我即起立告辭，覺得與夫人延談，必無結局，我說『總統夫人，你已經令我去做過竊賊，現在你令我改做綁匪嗎？』夫人盛怒

厲聲說『你不去幹嗎？』我說『不，我不幹。』凡夫人一遇我堅決抗命時，亦每俯然就範，祇得說『然則你要去調查那小孩生日的時辰，我可以請索拉將軍追尋那小孩受孕的時候，同那時候華倫究竟在那裏，那個時候，他不同南別頓在一塊的。』我說『夫人祇徒然花費我的辰光，同夫人的金錢罷。』她說『你不明白的，因為那女星相家確實對我說，那個小孩，不是華倫生的，她自然曉得。』我說『怎樣？他怎樣曉得？』兩人談話已漸離開事實而轉入渺茫無稽之談矣。她激切鄭重的說『她看月球同天上星宿，可以算得出的，他們將這事體也曾告訴她，她未給我回信之前，她已經花費好幾晚的時候，在夜裏同我推算，她算出之後，可以當爲最完滿無可辯駁的了。她曉得天文，很像有神助的。』我說『夫人既然可以由索拉將軍同女星相家兩處，可以得到確實消息，又何必用我呢？』她說『我以爲你可以將事實全盤托出，但是你居然失敗了。』我說『領會了。』其實此乃敷衍之詞，哈定夫人實一精

于心算之人，非常人所可及，將來何事不可爲，我斯時，實有疑懼之意，演爲可怖之幻象，然幻象太爲驚駭，亦即消滅不再追想，但我在驚駭之中，不能以一笑置之也。（案此爲預伏哈定夫人將來弑夫之筆）

第十一章 南別頓到華盛頓京城及與總統相

晤面

是日歸家後，又接僕歐德夫人之電話。聲音慌忙說『你知道南別頓正在來京城嗎？』我說『不知道』她說『她快來了，今天晚上由紐約乘車來，她恐嚇多端，令人可怕，她甚麼事都可以幹出來的。你聽罷，她的車明天早上就到波提摩城 Baltimore，我要你立刻到那裏，在那裏守候她的車，我實在恐怕她一來，簡直就跑到白宮去，要求她的權利，要求要白宮招待她，又要求

與哈定夫人同居同等地位，她可以無所不做的。」我說：「你要我把她綁去，關起來嗎？」她說：「你聽罷：現在不是鬧玩笑的時候，在火車上尋到她，看到她到那裏去，甚麼時候可以到京城來，立刻關照我，你見過她嗎？你認得她嗎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她說：「你一定認識她的，你去幹不幹？」我說：「自然去幹，倘若她一直跑到白宮去，我又怎樣辦呢？」她說：「你趕快同她一齊到那裏，去捉住她，用你的急智，我不管你怎樣做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能當衆鬧出了事體就是了。」是晚我即到波提摩城，越日早上，即乘由紐約來之火車返京。我在車廂中，故意閒遊，一入南別頓之車中，即認識她之原人，她適在車中，傍邊有一侍役代握外衣：

南別頓原是一富士風韻，令人喜歡之女子。白皙壯健，及精神飽滿，我即就是車中，覓一位置，暗中偵察，覺其他人客，亦對她極為注意，她實為最易引誘男子之一類女子。坐下之後，思潮頓起，似知此女之急於見總統，亦

猶總統之急於與此女子把晤，兩地相思，當度日如年，然總統得擁此美，其理不索即得。但此女，何亦鍾情于一暮年老夫至于如是之深乎？不思前途茫茫將何以善其後？既不能正式相聚，復不能別有所歡，其將終身無侶，長度此枯寂生活乎？金錢固不足爲魔，總統對女，從不吝惜，可以予取予求，總統固爲一魁梧奇偉之美男子，然年事已老，相差遂至三十餘年，此美則青春正艾，如日之初升，鮮豔朝霞，倍令人愛，此時僕僕長途，跋涉來都，渴欲與所歡圖一時之暢敘，我重思之，哈定實當今之大總統也，疇昔此女委身相事時，固亦國會中之參議員也，此美人，其亦企慕一時之光榮，以爲可以誇耀一時乎？否則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矣。予在車中，思潮煩雜，想總統亦必不遑甯處，可謂做繭自縛。處此三角之糾紛，將何以自解？雖然，自有歷史以來，男子亦未嘗不因是而自尋煩惱。古籍中如大衛王，嘗因外寵而自悔自艾，自古英雄多好色，而昔時大衛，身爲國王。然因帷帕多故，尙多懺悔之

詞，今則時與境異，於現代男子之中，求一能悔過自慙者，蓋亦鮮矣。予則未之嘗聞也。豈今之倫理，與道德觀念，遽異于大衛王之時代，不能相為溶和乎？且斯時大衛，固居王者地位，而其外寵，別新巴則甘心願為侍奉者。此次同乘中之現代女子，目睹窗外風景馳逐如飛，悠悠若有所思，心中當亦有王者之印象存焉。至于浪漫之生活，恐毫無芥蒂。否則一暮年衰翁，可為若祖者，情深若是，真大惑不解矣。哈定夫人，曾與我言，謂此女一生迷戀其夫，以十二歲之韶年，即追隨弗懈。一便嬖嫩女，仿如花蕊之初開。常日蕩漾于眼中，又豈能禁哈定當時之不動情。復加以殷勤獻媚，嬌婉取憐，終必至于深入情網矣。然總統年來逅選中相遇之女子，為予所見者亦夥，皆意氣甚豪。雖此女楚楚可人，纖濃合度，然亦多不在其下。惟此女則甫逾弱冠，情愛熱烈，能得異性之歡。且總統色慾逾于常人，遂投其所好，當非偶然之聚合也。家中相處三十年之老妻，則又如何？身體衰弱，而志意堅強，

剛毅自是。年歲日長于其夫，然常自以青春少婦自待。猶以爲妍麗不下于是女也。日惟崇拜星相，以爲得神祕之法，固足以增其美，可以與是女抗衡。冀挽獲良人之歡心者。心之所志，遂亦安然存必勝之念，然成敗固未可逆睹也。雖然，糟糠之妻，相處數十載，且相夫有術，哈定得享今日之盛名，其功詎可隱沒。故予堅信總統對之，當無惡意，且未嘗不加以愛護。惟恐傷其情感。然在老妻之前，相守相對，何浪漫之足云。且夫人亦不足以興起其意趣，于是不得不隨俗，求肉體之快樂，是就常人之陋習，不足以爲過也。總統豔事，不一而足，南別頓不過爲其玩好中之一。然以其有所生養，遂獨蒙青睞耳。總統一生，祇得是兒，以爲晚年之慰。膝下猶虛，得此亦足以自豪。且昔日之流言，謂不足以爲人父者，至是亦可自解。惟此適足以召夫人之惡，然夫人憎惡之心日深。又反足以堅其夫憐惜之情，惟恐墜此女之愛，此女則嬌矜如有所恃。求夫人之容忍，故莫乎其難。若求南別頓之諒解，苟能

滿足其慾望，則尙可以甘爲犧牲。彼此合作，得以相安一時。否則三角糾紛，終至舉國皆知，職位不保。哈定苦心孤詣，周旋於二者之間，想無時或息。然求南別頓之憐愛，則固甚易易也。

總統爲參議員時，已與此女同處，周遊都市，儼若夫婦。時到今日，則此女不甘遺棄，遂毅然入都。車中固不知有一司法部偵察員，在其左右，如鷹鷂之俟鳥雀。心腦中恐亦正在計劃抵都後之舉止，求正其地位。蓋夫人無子，而此女則已舉一雄，母女之權，不容放棄也。惟在美國，此女究有何權？爲人之外寵，其權何在？一私生兒，亦無權利之足云。幸不生於古時，當布幾亞時代，私生兒不爲法律歧視，社會上亦無輕蔑之待遇，且可常爲達官貴爵。然文化變遷，由古遞嬗至今，私生兒以偶然生存於世，固非由其選擇，且亦非其罪，然遂享悲慘之境遇，風俗法律，爲良善人士積年所構成，根本深厚，不容假借。于是私生兒，因其父母之罪過，代受其罰矣。

心緒正濃，不覺車已抵都，我即緊隨此女之後，見渠布置就緒，即乘汽車離站，我亦即僱車追隨，此女果即到白宮否？然其目的地，則爲大陸旅館。館舍定後，我即電告僕歐德夫人。

第十二章 一種困難情形之如何解決

哈定夫人所派委之任務，性質互異，有時圖及森嚴之圖事及圖員，今則下垂及一少女，突兀可笑，多提，蕭落，及維克士三部長之事蹟，尙未完成，雖一時委有十七人商辦此事，然因別事，常爲中止，憶及某日，我適收集關於此三部之報告，按時編列，忽得僕歐德夫人之急電，須立赴谷廬，(GARDNER)此乃夫人寓所之名，祇得將此報告擱起，應夫人之召。蓋夫人之召，即哈定夫人之命也。二十分鐘內，即到谷廬。門前即停有白宮汽車一輛，適

爲我所料及，不足爲奇。僕歐德夫人躬親肅客入室，先與我耳語謂『天呀！你趕快想法子把哈定夫人離開這裏，趕快想出一個題目，因爲哈定總統同南別頓，也在這裏，他們剛在樓上。把哈定夫人弄出去，把她弄出去。』我不能回答，然深知是時之困難，蓋僕歐德夫人之夫，卽爲總統與南別頓大行方便，常以住居二人幽會之所。此次事非偶然，適哈定夫人亦來，遂至形勢緊張，然則人亦略有所聞乎？設使夫人如有所聞，我亦無能爲力。入室後，見哈定夫人在書室中靜坐，殊爲安適，尙御衣帽，我較爲放心，蓋知夫人之來，適逢其會耳。大可以略爲周旋。僕歐德夫人引我與哈定夫人相見後，卽亦退出。夫人見我，深爲喜悅。我急遽中，見機行事，與夫人謂『夫人時常要留心看偵探各部長的報告，我的偵探已經送來報告很多，分門別類，很有可觀。』以此語打動夫人之興趣，我知夫人必爲感動。說『唉，是的，但是他們辦事爲什麼這樣子慢？他們報告的情形，很可以做我的工？』我行嗎具

若無事，笑說『那就全靠夫人要那種的工具了。』她即說『你曉得我要那一種的。』我一時不能顯露急迫之情，祇說『還是由夫人決定好一點。夫人可否先把那報告看過，然後等我編訂起來，存一底稿。夫人可以先看原本，因為夫人可以審定去取，較為妥當。』夫人說『是的，我也願這樣子做。』我說『夫人，今天下午有甚特別事體要做嗎？』她說『沒有，你有把那報告帶來這裏嗎？我們可以就這裏好好的審查一下了。』我故意遲疑低聲對夫人說『我沒有帶來，我不曉得夫人也要僕歐德夫人預聞。我們暗訪他們部長的事，她曉得嗎？』夫人說『不，她不曉得這事。』我再低聲耳語『若我是夫人，我不必令她也曉得，夫人現在可以同我回去嗎？夫人看過那報告後，很可以指導我以後的進行。那報告將他們歷史講得很清楚的。』她說『僕歐德夫人會起疑心嗎？我剛到就走。』說時，已隨即起立，預備回宮。我說『她不在乎的，我可以設法解釋。』我即按電鈴，飭一人請僕歐德夫人到此一談

。我對夫人問『你不怪我麼？我現在想同總統夫人出去辦一點小事。』夫人喜形於色，急說『不要緊，當然不怪你。』夫人如釋重負，尙能怪我乎？哈定夫人乘白宮汽車回宮。數分鐘後，我即乘我之汽車回家。將所有查辦人員之報告，收齊即到白宮與夫人討論，數小時之久。于是一種困難形勢，渙然而解矣。

第十三章 閔士君訪查南別頓之生活

當哈定夫人委派我去暗訪南別頓一生之歷史時，其唯一目的，是欲確知此女除總統外，是否另有所歡，並欲知所生之女孩，是否確爲總統所親生。然至斯時，各種證據已收羅淨盡，別無反證之方法。惟女星相最後之推算，仍謂總統非此孩之父，可確由月球及天上星宿推算使知。于是哈定夫人，勇氣

未消。仍欲繼續奮鬥，以證實女星相家之言為可信。

我每次奉哈定夫人口頭委派任務之後，必另寫錄一份，呈夫人核閱，備一時書面上之保留，且免日後之誤會，此即偵探職業上所名為日記備忘錄。夫人日前曾命令我謂：『我要你去探訪南別頓。把她所有的事蹟，都來告訴我。』當我呈遞此日記備忘錄，以備夫人核閱時，夫人略為瀏覽，說：『主要人南別頓，這尋一生事蹟，由初生時起首。』我補充敷衍說：『夫人或者以為南別頓一生時的事蹟，都已曉得。但我偵探一人的事蹟，必定由初生時候起首，一天一天的，一星期一星期的，一月一月的，一年一年的去查。』她說：『何以偵探別人，又不共這樣呢？』我說：『我自自然也是這樣。夫人想也記得的，我查多提部長，同那兩位部長，也是這樣的。』她說：『我現在等得很急了，你就在十二歲以後始首去查罷。』夫人在備忘錄簽字後，我即從事進行，惟仍由初生時起首，派兩人到俄國俄省馬利安城，此二人最為得力，訪查一人

之一生事蹟，實爲易事。收效必速。雖一時不可必得。然基礎易立。此兩人先到馬利安城各小學校一查，即得南別頓在校中之成績。同時並得該同學錄，與其中中學時同班之學友。由學校駐冊中，即知南別頓在時有疾。蓋由其母或她親筆填注者，甚至何時種痘，兒童時有何疾病，亦一概查出。並將她同學中最親密之學友之名字，開列一紙，其中有女同學二人，與南別頓同班者，現在該省底頓城有一職業，我之偵探復又至底頓城，查此二女，旋即相與熟識，復由此輩口中，知南別頓之男同學，素接近南別頓者。此二偵探再訪問此男同學。此二女並謂對於南別頓之事，不甚了了，惟知她爲人謹慎，寡交遊，尤不喜與男子來往。及至偵探晤及彼輩男同學時，內中曾與南別頓調戲者。然同聲宣稱，南別頓守身如玉，從不與人狎近。底頓城二女之中，有一女密與偵探謂，馬利安城中報館中，有印刷工人，頗知南別頓同總統之事蹟。故偵探復折回馬利安城，與此工人接談。此人言當南別頓十四五歲

，每星期大約到館中兩次，每次皆候至館中辦事人及哈定夫人散後始到，哈定則須將公事結束，故遲而未散。此工人常由窗戶縫中，在窗外立在一矮椅上，向內窺視，每見南別頓在哈定膝上。哈定則百端殷勤鍾愛。惟此種新聞，不能有所補助。對於偵探之目標，無甚益處，不足饜我輩之須求。惟馬利安城所有南別頓之友人，皆謂此女德行貞操，皆佳。偶然有一男子與她接吻，然祇此而已。

南別頓別離故鄉馬利安城，投身社會後，飄流無定。我所派之偵探，即追尋是女曾經飄流之所。由她下車到境時起，至上車離境時止之一切行動，纖細無遺。先查訪她之住所，住所既得，則訪晤其居停女主人，再調查及她款項之用途，旅費若干，衣服費若干，及有無職業，或曾在何處工作，薪金若干。牠離鄉後，首到某處，我偵探即在是處訪查，居然能將她之收入及用途，逐項清楚，一文不誤。舉凡南別頓會到之城市，皆如法調查。其最後報告

之結論，則謂南別頓爲一審慎小心之婦人，衣服熨洗費甚少，有時且因在房中自行洗濯，致與居停女主人不睦。破鞋亦加以釘補，不以爲嫌。至於在何店買藥品，偵探亦調查得知。此節在偵探眼光中，極爲重要。南別頓在藥房所購者，祇爲日間需要藥品，舉凡南別頓所交結之友，皆稱譽南別頓爲好女子。爲人聰明而精神飽滿，令人喜悅；但絕不與男子交游，頗有欲求與垂愛者，然皆失敗。她居停女主人中，有一人曾見她有一男子照片，深藏衣櫥中，此片爲何人，當然可查而知，雖此種瑣事，調查清楚，然于本案目標，仍無甚頭緒。我之偵探獲知她無論身在何地，無不與總統通信，總統亦常寄與紀念明信片，爲數甚多。調查時間中，我曾請有女助手救人，所有一切之總結論則是南別頓除哈定總統外，別無其他愛人。我輩詳細追尋她一生事蹟，每年每月每日之舉動，皆爲搜索，唯一目的，是欲確知南別頓是毫無貞操之一女子，然竟完全失敗，除哈定外，亦無別人接濟她金錢，她自行洗濯衣

服，穿釘補之舊鞋，御再染之冬季外衣，非需用者，不濫購用，每次付欠帳，爲數甚少，且有時，到期亦不能付。凡與親近之友人，皆蒙稱譽及崇拜。凡此種之報告收到時，即轉達與哈定夫人。每次報告到時，夫人即覺愁眉不展。報告愈頻，則驚奇之心愈深。最後祇感覺得毫無希望矣。

第十四章 哈定夫人在總統前示以證據

數星期已過，我正努力于哈定夫人所新委任之職務，從事暗訪他人之行徑。夫人急欲收效，故幾乎每日我皆進謁報告隨時所得之消息。調查南別頓時，晤面之時尤多。哈定夫人似逐漸轉變態度，覺得夫人之宗旨，已集中於一方，全神注意於攫取威權。事實上，夫人一世之志向實欲政權在握，如飢如渴，非貫澈其主張不可。具無量之野心，幻想中，時以爲己即爲一國之主。

然夫人實際之權，竟亦如一國之主，此非外人所能道者也。某日，我適在家十六街九百〇三號寓所中之辦公室，編訂南別頓探案之報告，適電話鈴震響，來自僕歐德夫人。近來我到僕歐德處，與總統夫人晤而，已成慣例，準時即到，本可毋庸電召。然此次忽有電話來，即知斯時必有非常事故，正在發生矣。僕歐德夫人說：『哈定夫人要你到白宮去，愈快愈好。剛打過電話到這裏來。』說畢，即停。我猶疑不答，故夫人再說：『哈定夫人現在十分慌忙……』言時語氣不接，我即說：『謝謝你，我就去罷。』』

最後五分鐘之時期已到乎？哈定夫人正將總統外遇之證據宣示總統乎？我一時故意好整以暇，細爲沉思，仿若有一預告，心神不甯，煩惱之事，即在目前者。心中盤算，我所居地位之困難，以總統夫人爲我之主顧，我受命令而工作，事非得已。我知哈定夫人，平日嘗爲上帝遣派，以裁斷總統之運命者。渠非援助總統，由一平民，逐步達至今日一世界強國之大總統乎？夫人

令我所努力之工作，原亦不過爲總統而工作，女星相家會謂夫人卽造化小兒，此語卽可了解一切矣。

哈定華倫，以堂堂一男子，何亦爲夫人平日所困乎？美姿容而性情和順，易得婦女歡心，人言哈定若具有魔性，婦女見之，無不低首。夫人則如何？夫人之摯友，多謂夫人其貌不揚，且近於醜，不敏慧，絀于口給。雖致力于動人，而實無動人之處。無健全之美而具剛毅之性，常自以爲是。且年歲比總統長，然自以爲尙在青春之年，非欲欺人抑亦自欺耳，常具野心，奪取威權。總統與之爲侶，蓋亦數十年矣。不知現在宮內，正作何計較，而忽忽召我入宮。我之職業，非專門於一事一案，關於夫妻之事，當時常立足其間。故夫妻交惡，雖爲我所不喜，然當時亦輒在場。惟我總設法避免，此乃一以偵探爲職業之人，所當遵奉之律也。是日我頗感觸宮內當時，必夫妻反目，候我之至，冥冥之中，我旬日之內，已知衝突之事，必難倖免，惟未嘗不希

望其不來。然而總統夫人得如許之證據，爲我歷來代人偵察所無者。如謂竟能和平解決，我恐必無此事。總統夫人其能就此恕過乎？由從前之事，則足以證將來。故以夫人以往之時待其夫者，知此次必不輕恕其過。曠昔責難之詞，無日無之，詎能一日相安無事乎？

總統在共和黨爲一忠實黨員，能遵守黨紀，黨之命令，無不服從。故待今日之成功。個人私德，雖關乎社會風化，不必遂爲人所共棄。二十世紀之文化時代，私德有憾，而仍當位者，不一而足，何獨苛責總統一人。故輿論對之，猶有恕詞，所恐者，祇室人碎責耳。我知彼必深自引咎，然或竟悍然不以爲意，亦未可逆料。蓋誰無慾念，男子中能自承清白無罪者，世有幾人。所可惜者，我以局外人，而無端牽涉其中。如南別頓之信函日記及女孩之衣物，無一不由予而得，夫人持之以爲聲罪致討，然而我不過奉命而行，職業上之道德固安求盡職于其願主。願主之誰何，受僱者無權選擇，祇受人之支

配，受人之指揮，不能不忠於所事。然同情心與感情之表現，則他人不得而支配之，權固在己。我自思此事，總統與夫人之間，容或不致令我參加一詞，爲任何一方之袒助。蓋夫人已證據在握，且內幕之事，我亦無從而知。然我則實與總統表同情，嘗想像彼心中受苦之深，小德出入，殊非固意忤逆夫人也。

我應召入宮時，途中如荷重負，行步遲遲，對總統憐憫之心，與時加進。憶初次進晤總統夫人時，適爲秋間十月，落葉滿地，當時曾拾取一葉，見其萎殘摺皺，曾感慨係之，老婦仿亦如是。現則時當春令，萬紫千紅，皆具生機，羣花香溢迫人，宮中黃鶯初唱，青草雜生，然宮中女主，則惟日加老邁，年華已過，不可以一青春少女代之也。他人或可，哈定夫人則必不甘捐棄，必追隨其夫于地下而後已。途中我偶涉遐想亦不自知。惟嘗惴然憂懼，以爲劇情既露，則場中要角，實爲當今之大總統，與總統夫人。其劇場，則赫

然有歷史之背景，爲一國最高之禁地也。

人類之弱點，與其所居之地位，殊無關連。我對於總統夫妻，不得不忘却其爲一國之元首，以爲尋常人間之夫婦。不如是，則我愈處困難之境，立場不易。當我入宮直至夫人之款客室時，宮中亦以常客相待，禁衛及侍女僕役，皆坦然不以爲意。抵室門時，見門開而不閉。內有嘈雜之聲，見總統正舉步由傍門出，空氣異常緊張。總統夫人則站立於室之中央，手垂直而兩足分開，略如一將軍，正在戰場指揮之態。兩眼光芒四射，面灰白如紙，而皺痕愈深，手緊握作拳勢，致指骨發白無血色，全身震顫不可名狀，然略露成功之意。見我入室時，不作寒暄語，遽謂『我剛同華倫相鬧，他現在知道我什麼事都曉得了。我執鞭在手，可以爲所欲爲了。你不要忘記罷，你快要接到他的信，他要定你的罪，絕不留情。』我說『我做了什麼事？』夫人說『他會告訴你的，我現在要問你的，就是你將來持什麼態度呢？你以後幫我還是

幫他呢？」

第十五章 哈定總統將著者斥革

夫人談話之後，我不直接回答。祇說『夫人說總統給我一封信，我對於來信，向來不關心的。有時與人當面談判，我反爲要辯護。其實我願意與人當面接觸。』夫人喘息的說『你不會願意同總統當面接觸罷？』我說『由我眼光看起來，總統不多不少，不過是一個人罷。寫信給我，我也不在乎，我怕人家寫信給我的，他們很可以當面同我講，做什麼要寫信呢？』夫人忽憶及前事說『你會對總統把你得來的消息，或者文件，告訴他嗎？』我安慰夫人說『夫人是我的主顧，我們兩人所經過的事，在我的方面，很祕密的，你覺得什麼時候，可以告訴他，請你自己就告訴他，我絕不對總統講一話。』

夫人仍遲疑的說：『你不曉得他曾把你革職，同在法庭告你嗎？』我聳肩說：『若是這樣，我還有別樣法子可以生活的。』夫人走近我傍，低聲說：『華倫有時很發脾氣的，你要知道。』我用諺語回說：『人愈大跌得愈厲害。』夫人說：『這是什麼意思？』我說：『我的意思，是哈定華倫，是當今的美國大總統，他從前是一位樂師，是一位辦報的人，我的眼光，祇可當他是一個排字的工人，與普通平常人一樣。在現在要緊的時候，算他偶然是一位大總統而已。』

由後事證之，我相信室中，必設有收音機，別室中的人，可以靜聽此間的言語。此必為總統所安置，以便探聽室中談話。我故談言甫畢，總統即驟入室，與我對立，手伸直，以指向我，面赤如醉，抖動不已。總統雖持着此態度，我反覺安然。如彼以拳相向，則必向我奮擊。今以指相向，想必無搏擊之意，祇有責罵，而無加害之心。總統說：『我已訓令司法部，把你革職。你

有什麼權，居然來監視總統？」我說「總統所問的有兩點，那一點要我先回答的？」說時，我故爲鎮靜，且以談笑出之。總統夫人則仍在原處，站立不動，時向總統相視，時與我相視，態度亦安詳如無事。然總統立卽說「隨你說。」我回答「有一次，我已經由司法部下令革職。表面上革除職位，但暗中實際上，係去保護總統朋友，現在司法部長多提先生，免得他被國會彈劾。于是我可以由一平民資格，到衆議院議員活羅夫 Woodruff 同約胡生兩位處，偷取那種文件的證據，等他們不能彈劾。革職之後，這幾位議員，以爲我已得罪了部長同總統，同私黨內一班人了。我由此，可以混進他們裏頭，得了不少的線索。這種事，總統當然很熟悉的，現在莫非總統因爲也有一種事，要照從前一樣的辦嗎？」此類談話我極知不合，然頗快意。說畢，卽專候總統之回音。然竟沉默不作一言。面部赤色而已轉白。我卽續說「總統問我的第二點，我並沒有把總統監視。但我實行監視總統的外寵，同她的女孩

。』總統不覺退後數步，衝至沙發椅之扶手，傍邊之一小桌子，竟爲撞倒。總統夫人跑至總統之後，將桌子扶起，仍站立如故。即發言謂：『華倫，你安靜些，華倫你安靜些，不要鬧出事體。』總統當時，想不聽及斯言，諒亦不見及夫人在何處。面部轉爲青色，兩手愈爲抖震，發沉重之聲說：『好了，你現在已經根本上革去一切職務了。你革職的公事，已經送到十六街九百〇號你的家了。』

我自己亦是人類之一，發怒，乃是人類之奢侈性。可禁止，而不可獎勵。斯時我祇可深爲自持，不露聲色。言談之間續說：『請總統能否允許我打電話回家，證實這事嗎？我是一偵察員，證實之後，我同總統談話，當更爲便利。』得總統允許後，我即打電話回家。我之丈人倍得生君接電，謂家中適接有一重要信函，飭我立即將司法部之徽章符號繳回。並將我免職，毋庸到部辦事。我將聽筒掛起，向總統說：『總統剛才說的話，是對的。依照章程，我

要馬上遇見一高級官吏的時候，就得要將徽章符號交出。因為遵守定章起見，我將徽章符號，就交給總統罷。」我即將徽章符號，付與總統。但他退後數步，不見接收。我交與總統夫人，她亦不收，以為不關己事。我說『那好了，我就放在這裏罷。』隨即將此物放在桌上。說『閔士加士（著者之名）——現在是一個公民，不是司法的職員，現在同總統說話，總統或同夫人，一齊拿我怎樣辦，就怎樣辦罷。』總統說『你曉得你還犯法嗎？法庭上還可以把你起訴嗎？你曉得美國的約法的規定，所有祕密任務的人員，是要保護總統個人的，不是專為司法部的嗎？』我說『我曉得的，我一向沒有保護總統。』總統驟然說『你一向同總統夫人辦什麼事？』我說『法律上沒有指定那個要去保護總統夫人的，我以為法律上，總統夫人是無其人的。當我受夫人委派時，我曾同福德打上校（Col. Fielder）商量過，請他做法律顧問。他說是與法律不衝突的。』總統面忽轉赤說『你一向做事，要同律師商量的嗎』

？』我說『不但是我辦案之前，請他們商量，很像總統對多提先生一樣。據我所知，同福德打上校所說，祕密任務人員，是應該日夜保護總統的，一切費用，都由公家供給，倘若司法部同祕密人員，有衝突時，我常提議給多提部去，請福德打上校來解決，因他乃是部長的親信朋友。』總統說『你是很有名望的一位好偵探，我猜這就是因為你辦案前以，總是與律師商量之故。』我說『我常常這樣辦的，倘若我不同律師商量，我真是一個笨人了。』總統說『好了，我現在要你做的，就是究竟你把那書信文件，同別樣東西，你幫夫人拿取的，現在放在那裏？她說那樣東西，都在你車上。』我聆聽之下，頗為驚愕，然亦無力申辯，祇說『她是總統的夫人，她同總統講的話，總統不致于反問她的罷？』總統說『你趕快拿出來，送到這裏來把我。若是你不拿，我不管福德打上校同你說什麼話，我可以到法庭告你的。祕密任務的職員，是政府當中唯一的機關，絕對同總統辦事的，也不管辦什麼事。』我

說『福德打上校所說的，也是一樣，但法律上，沒有提起總統夫人，然而夫人竟然僱我辦事。』總統再以指相向，疾說『我要你同福德打上校，都要知道，你不能在經過情形之下，可以無事的。我立刻就要你拿走的所有書信照片日記種種的東西，我一定總統要回來的。夫人告訴我，那樣東西全在你的身上，你拿出來把我。你現在坐在這裏，等我叫一位速記生來，你就把你一向同夫人辦事的經過事實，說出來，等他記錄下來。』當此時，哈定總統盛怒如焚，言語爆發如雷，在室中蹀蹀往來如猛獅。哈定夫人，則在牆角靜坐，將搖椅不絕的搖擺。我回答說『兩小時以前，總統可以命令我照做；現在就不行了。因為我現在已經與政府脫離關係，我不必遵奉總統或他人之命令了。總統現在有什麼權來命令我呢？』總統仿若自己沉吟說『我不相信你，曉得你自己所做的事，有什麼目的。』我說『我所做的事，也是沒有法子的。我也不能阻止總統發表意見。但現在的結果，不言可知。我不能坐下這裏』

將我的事實，任由人家登錄起來，夫人可以把以往的事告訴你。倘若她要你曉得，這是她的事情。她怎樣同總統說，我也不加辯駁。我有許多的見識，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必對人說，他的夫人的話，是不的確的，我也不將那日記書信照片拿出來，我也不必告訴總統，那種東西現在在那裏。」總統仍蹀蹀往來室中，從不休止，有時向我相視，有時背我站立。

斯時哈定夫人，仍守靜默。在此情景之中，她故弄狡獪，仿若嚴守中立者。有時發一二語，如「華倫，安靜些，你要安靜些，不要鬧出事體。」她亦頗覺安然，知我絕不至洩漏秘密。我既決意不發表意見，亦不允將日記等事宣示，自當不必再為停留。然匆遽之中，作一錯誤之言，我說「把事實拿到，這是從前總統辦報時的標語，現在總統已經把事實拿到，又有什麼不滿意呢。」此種挑撥之言，本殊覺無謂。總統不作一言，即退至室中。然出室門之前，經過總統夫人所坐之處，以拳遙向夫人說「你已經打倒我了，你已經

打倒我了，你同那無恥可惡的偵探。」是日晤對之中，總統以拳遙向夫人一事，最令我驚愕。總統臨走時，尚對我說「你呢，現在算是革職了。並且于二十四小時內，法庭就要辦你了，以後白宮內，不能踏足進來，我一定要那書信日記拿回來。我可以發出一個檢查證，到處搜查。你以後的一生，也都要派人監視。」——我不作回答，但以目相視。總統以指向我，然以拳向總統夫人，噫亦可異矣。

總統曾謂我以後不能再到白宮。誠然，此次入宮實爲哈定生前最後之一次。但爲時不過數月，我仍到宮一行。斯時總統亦在宮。不過長眠于莊嚴悲壯之中。爲香花園繞，巨柩停于宮之東室，徒供人之弔唁，與世長別。然面色如生，猶有生時王者之象。姿容不失。舉國縞素，哀元首之遽亡。我應夫人之急召，與同伴中孔武有力者四人，入東室中，傍柩侍衛。想夫人之欲我到宮相護，必有深理存焉。

第十六章 士密士君對著者加以警告

一俟總統離開款待室時，總統夫人即起立，將室門開啓，然殊覺柔弱無力，喘息未已，仍端坐椅中。我即作辭告別，惟到室門時，夫人即走近我傍，暗中將千元鈔票三張送我。我將票一視，一時性發，頗欲將此票擲回。當總統盛怒責罵時，夫人默不一語。不爲我辯護，令我獨受呵責。且亦未對總統言及我之辦事，實由夫人僱請，致令總統以爲我第三者，從中多事。夫人且謂各種書據，尙在予手，竟將全部責任，加諸我身。雖我肩膀寬而有力，然太寬，則竟至僨事。其後竟因是由華盛頓首都，而入「亞連打」之監獄，代人受過。他人負荷之重咎，亦由此肩代負矣。

我自白宮出走後，即回十六街九〇三號之寓所。職務已斥革，此次可謂爲

政治上之失足錯誤乎？或然或否？殊未可定。我經總統直指下令，由司法部長多提褫職，每月薪俸三百六十元，亦除之而去。然我仍欲隱居舊寓，每月仍付千元之租金，往來仍乘五千元之汽車，汽車夫仍繼續爲我驅使，日常仍依然故我。所不同者，我以後不必到部敷衍公事。我以爲長此以往，爲期不知何時？靜候時機，計亦良得。然靜候不久，時機卽至。某晚十二時之間，我已就寢，後門電鈴作響，發長聲一，短聲一，長聲一，繼續有短聲二，此乃祕密電鈴，直達我之寢室，來客必爲我之親信友人。我當卽起床，將一手電燈，由窗中下射，達至入門之處。此乃我輩之習慣，蓋指示來客，我卽到是處會晤也。無何，我穿衣與客相會，來客乃僕歐德君書記之一，乃僕歐德夫人之親信。將一化學皮革所製之樣子箱一交與我，並說『你仔細一看就曉得裏面是什麼東西了。你把這東西留下，靜候以後的命令。』我不置一詞，卽肅客出門。接受此箱，入辦公室，查視其中，究儲何物，箱啓後，一望便

知其中即是總統與南別頓之信件，日記，首飾，及所有總統夫人令我收集之證據。夫人處事，誠異常敏捷，除達到個人目的外，其餘可一概不理，我知斯時我亦須敏捷，然後始能處理妥善。故越日早上，即與福德打上校在紐約以長途電話相談，約期相晤。是早，即乘九時之火車，到紐約，攜帶此皮箱同行。到紐約後，即乘汽身到百老匯路一六三號福德打上校之辦公室。即將此箱交閱，付以詳細之解釋。並謂法庭必不久出票傳訊，並出檢查證，到寓所檢查。我要求能得一適當之立場。此種書據，雖曾在我手上，然仍可以說，現時則不在手上。我請上校暫為保存，以為我將來之佐證。如是，則法律或其他威權，皆不能由上校處奪取。與上校晤後，越日即返京城。歸家後，我之岳丈潘得生謂，長日中，電話甚多，由司法部潘士司長打來，他人亦有，尚有人到寓探問，我究在何處。是日下午士密士君到訪，由後門閃入，一如尋常。我斯時適卸外衣，睡在安樂椅上，展閱紐約太晤士報，為狀甚適。

士密士君情形慌張，幾不能發言。他說『好嗎！你居然能睡下看報嗎？』我將報棄置一邊，笑說『沒有別樣事體可以做呀。』他說『對呀，你現在沒有事體做了，人人都曉得你已經趕走了。』我說『我從前也給人趕走過的。』他說『這次不同了。你也曉得的以前你串同他們的私黨，同他們辦事。現在呢，誰曉得你將來會到什麼地步呢？』我說『士密士，你不要愁我現時在這裏，將來也在這裏。』他說『你不曉得你弄出許多麻煩的事體出來嗎？你不曉得他們會要這不准亂講說話嗎？』加士登，他們會弄到你講不得話的。他們甚至可以用馬克心（槍名）來擺佈你的。』我說『士密士，你坐下罷，休息一會，再告訴我，現在究竟有什麼事情？』他對我坐下說『人家報告說，你同總統講話時，居然當他是一個工人一樣。』我說『這樣子的解釋也可以的。』他說『還有呢，他們說你怕起來逃走了。』我說『怕嗎？』他說『他們也不容你怕不怕。你怕也不容易做，逃走也逃走了。』他們總以為你不肯

安靜不講話的。加士登，我覺得你很處一危險的地位，我的意思是真的。」我說「你以為我到底有那一種危險呢？」他說「很多很多，他們頭一樣，不准別人多講話。我告訴你罷，他們會解決你的。我知道我所講的話，是有道理的，沒有人敢多說話的，死人就不會講說話了。」我說「那一個人說我要多講說話，他們很曉得我一向是閉口無言的。」他說「好了，你已經同大東家決裂了。你明白麼？他們曾弄你的，你曉得的事體太多了。你做的事，可以以把國府圓屋頂炸開而有餘，你以為他們不曉得嗎？你不要想他們會靜候等你自己一個去幹。」我說「他們又要怎樣幹呢？」他說「他們會派你一點事情，叫你到一個地方去，說是要緊的公事，想法子來陷害你。或者暗中放一點白粉在你杯裏，這種白東西，解決人生問題很使當，又不野蠻。他們又可以拿手槍對待你，暗中打死你。也可以把你拐騙到牢監裏。你不要愁，他們有法子弄你的。」我說「現在這個房子，是他們叫我住的，不是很好一個砲

臺嗎？你以為住在我這裏不很安穩嗎？」他說「不，你不能長久關在這裏的。你曉得，大凡一個專制暴虐的主人，必定要把他所用的工具消滅嗎？你一旦沒有可以利用的時候，你就要留心！或者，你一旦變為危險分子的時候，你也夢留心！」我覺得士密士自身亦有懼色，此人素以怯弱著名。故我問他「你自己呢？」他說「你的話對呀！你不要想他們很喜歡我，我不是一個聾的啞的癡子。不久就要自家顧自家了。我現對你是這樣子說，加士登，你現在處危險的當中，聽一聽我的指示罷。」察言觀色之中，士密士當然不盡情相告，內中必有在蘊藉中者。惟對我之憂懼，則頗為誠懇。他續說「你記得且街那女子給人拿酒瓶打破頭上嗎？現在總統掩飾起來，沒有一個人曉得了。」我說「是的，我記得。」他說「你記得當時有一位新聞記者，以為且街神祕房子裏面，有一女子給人用酒瓶打破頭上，可以當作新聞登在報上嗎？這位記者是一個良善的少年，一位盡職的訪員，你記得他們怎樣對待他呢？

你記得嗎？」我說『是的，我記得。』他說『你記得這位青年到我這裏，問我日街發生的事究竟怎樣？我當時設法叫他不要談起這事。但不成，他還是追問更深，他偏要曉得私黨內一切事情。不久他就給人押送進瘋狂院內關起來了。』我說『這種子我又有什麼關係？』他說『你再想一想罷，你現在很危險，我也在危險之中。』我再提及前事說『那少年記者不是沒有多少時候就由瘋狂院出來嗎？』他說『但是你沒有一個有錢有勢力的阿爹弄你出來呀。你有這樣的阿爹嗎？我曉得我自己就沒有。』士密士大概不知我之爲何如人，他則怯懦畏懼，爲同輩中最柔弱之人。我說『士密士，你現在祇好顧存你的性命了。』他顯然表示贊成之意，說『由此以後，我覺得大家都應該這樣子做。』我沉默半晌回說『你是要這樣子做，但你不必代我憂愁。』無何，我忽追問『誰說我逃走的？』他說『人人都曉，你也曾不在這裏。』我說『現在你聽罷。我有一次給人告我謀殺，我在一點鐘裏面，跑六十里，回

到鬧出事體的地方去對證。我在世上，或者不能說完全沒有罪過。但是有兩宗事，沒有人能說的。(一)我是一個膽小的人，(二)我不是一個好偵探。」

他回說『那倒是對的。』我說『倘若我跑開這裏，我也會跑回這裏，同時一樣的快，而且會乘原車回來。』士密士精神恍惚，流連不欲去，每聞外間之聲音，即爲之躍起。我遂留渠用膳，晚膳撤後，黃昏已過，暮氣甚深，士密士仍不告辭。我漸澈悟此人斯時必有所畏懼，不欲出此寓之門。故我說『我可以賭咒，你現在很怕離開這裏。』此語頗爲他不喜。然不相責，祇回說『那自然是傻話。』加士登，我曉得他們總想法子對付你的。』我說『你恐怕你走開這裏，他們會當錯你是我麼？』他說『這是有理由的，是不是呢？』我說『好了，你戴帽子罷。等我陪你先走出去，他們可拿槍先打我，或者我也可以同你一齊出去，一路陪你回到華德門公園旅館去。同你調好你的牛奶，同你做看護，好嗎？』他微發赤，立即戴帽，並說『這是很可笑的，但是

你看看罷，你可以看到我是對的。」士密士苟遇及略有危險之事，卽面無人色。此次來訪，原欲忠告我須爲審慎。然而畏懼轉及其身，杯弓蛇影，以爲大禍將及身而到。他臨別時，尙說「加士登，現在快要鬧出事體了；到急轉直下的時候，自家祇可以顧自家。但是你同我應該團結一齊，大家幫忙。」我安慰數語說「士密士，那自然了。」

我送士密士回寓後，步行回家，安步散適，行若無事。以爲他之言語雖嚴重，然實際，恐未必如是。抵家時，岳丈潘待生君在門相迎，謂室中有客相候。我卽入內款客。來者爲僕歐德先生之書記，卽爲前次送一皮箱來之人。我與之寒暄，說「先生現在有什麼事我可以領教？」他回說「現在已經曉得不久法庭就要辦你，而且會發生檢查證。到這裏檢查。」我懇切招待，請客寬坐。客說「我此次是奉命來看看你對於這事有什麼預備？」我卽知此客必由僕歐德夫人轉奉哈定夫人之命而來，我回說「那全靠那個檢查證。對底要

檢查什麼？同他檢查到如何程度。」客路爲解釋說「他們就是爲前次我給你的那個皮箱的東西來檢查。」我說「他們若是爲那種東西來，就可以無處不檢查的，但最好請他們指定檢查那一層樓才好，把這個房子來統統倒翻，是毫無用處的。或者——若是他們喜歡，也可以這樣子盡量去做。」我知此次言談，必由來客轉達僕歐德夫人，再轉知哈定夫人。且素聞渠亦常至司法部，探聽部中言論。我淡然詢問「你還知道什麼呢？」他之回答頗爲直截到題說「現在有勢力的人，來同你麻煩。」我說「你想這樣子嗎？」他說「我曉得的。」我說「怎樣？你有所聽聞嗎？」他笑說「不是在街上聽聞的，這是普通的謠言，由消息靈通的人傳出來的，說你已經由司法部革職了。」我說「這完全真的。」我雖然知道此時一言一語，必由是人轉達至渠所謂很有勢力的人，我應極爲留意。但同時亦爲我之機會，我將每句所回答之說，鄭重考慮過，始對客說「倘若隨時在美國，有人想在適當時候來解決我，正大光明

的把我的罪狀宣佈，我立即在適當時候，適當的地方，用適當的方法來對付他們。倘若暗中設法害我，說我犯有某種罪狀，我爲自衛起見，立即將達爾文上校的事體，盡情在報界宣佈，把他的全部歷史講出來。」來客似惘然不解，因我深知他不明瞭我發言之目的。惟我相信，渠必記憶我此時之言論。他詢問：「你對我是否祕密的談話，叫我不再提這事麼？」我更爲解釋說：「有人報告講的話，是一種警告，實爲自衛起見。」與客對談四十八小時之後，有人報告，謂我暗中已受人監視。七十二小時後，我發覺此事，確爲事實。而且我的來往通信，亦爲人探視。電話亦爲人竊聽，但檢查證，尙未見發出。他等似頗有常識，深知我不致如是之愚，仍將書據等事留存家內以備他等之檢查。一二日之後，有一友人來訪，與我一友誼上之警告，此卽爲密勒上校。他說：「加士登，你是一有常識有見識的人，你不要在京中街上亂走，不要到旅館的客廳去。或着到什麼公共地方去，你明白嗎？」我說：「我明白

了。」他說「現在有幾個理由的，你是不願意給報館的人包圍探聽消息的。他們已略有所聞，始首到各方打聽得很急切，已經有一個人發表言論太多了。」我說「他們曉得我沒有亂講話。」他說「他們現在什麼都不曉得，你留心你自己的地步就是了。」上校之勸告，正合我意。我本欲計劃長守在家中，不妄言妄動，靜候變化。且假我以時機，俾得與人快聚。

日間我之妻及我幼子，與有護，數人每乘汽車到各處游玩。清晨即作長途旅行，越省旅行。有時深入至「維詹尼亞」省，探訪歷史上名勝之區。半夜始回都。近來時光多如是消耗。數月前，我本奉哈定夫人命暗探達爾文上校，探訪所得之結果，達爾文從此即為哈定夫人拒絕入宮，復為其餘各人所擯棄。現在當我休養安閑之時，我尚在監視之中。國中有名之日報，已發軔追求近來之政潮逸事，常發為奇問。芝加哥城之論壇報，尤首創其端，其後謠言雜起，各方之通信社，亦羣起詰究。其中之主持筆政者，每躬親京，搜

問追源。然與報界通消息者，究爲何人乎？我則可以坦然自白，蓋監視處分，仍未撤回。且在都城，或在紐約，已有人設法假詞，在法庭與我控告。彼輩誠欲犧牲我一人，以靜息全國之觀聽。我亦知本人雖甘守緘默，若一旦見諸法庭，必牽涉他人，士密士當爲其中之一。此一着思想，已足令士密士恐懼無已時。彌來與彼相晤，常作慰藉之言，請渠安心無慮，彼近來常到訪，頗以爲是間，堪爲庇蔭安全之地者。有日曾對我謂『我對你說罷，這次是要打仗的，是要戰鬥的。』我答『你不要再想罷，有這個房子——十六街九〇三號——的一天，就沒有敢發動的人。倘若報館裏面的，祇要曉得這裏的事，詳細來一查，黨裏大半的人，就要終身坐牢監的。』士密士更爲畏懼惶急說『他們頭一樣，就會先把這處房子燒脫，你看呀！從前他們不是所有放酒的箱子，都燒完麼？不過他們預先把酒拿去就是了。那時沒有人曉得那箱子是空的。所有的酒，實在值得好幾百萬呢。』我切實的說『他們斷不致乎

把這個房子來燒脫。」談時適電話鈴作響。近來電話非常特異的岑寂，接電時，電筒作聲說『我要同閱士加士談話。』我回說『我就是閱士加士』斯時甫聆聽一下，即知發音之主人，即為哈定總統。』他說『閱士先生，我曉得我們兩個，雖然意見不同，但在危急之中，為有關係的各人起見，可以大家忘記從前的意見了。』我回說『在我方面，當然可以。』總統說『我現在要你同我做一件特別的工作。』我答『什麼呢？我隨時可以來伺候的。』他說『現在有人同報館的人亂講話，我要你立刻把達爾文上校來嚴重的監視，你明白嗎？』我說『總統，我明白了。』總統說『沒有別的了。』我說『謝謝你。』隨時將聽筒掛起，一時頗為迷惑。我一時幾致失笑，因士密士適站立房中，張口如盆，面青白如璧。巨眼注視，仿若眼球奪眶而出者。我對他說『士密士，我剛由總統派我一件重要的任務。』他驚呼『！好——上帝——萬能的上帝！』

第十七章 士密士恫喝欲將隱事盡情宣佈

士密士驚呼之中，並謂：『這是擺佈你的陷阱，我從前告訴過你的，這一定是陷害你的，你不要幹，這是陷阱。』我說：『這不是陷阱，這是公事，你不要忘記。』他加以警告說：『你自己還是給，監視呢。』我：『或者是的。但我仍然去暗探達爾文上校，你留心看罷。』他仍然不以爲然，尙掙扎的說：『你喜歡怎樣做，就怎樣做。但是我愛顧全我的性命，你也留心看我罷。』

士密士去後，我爲之一快，因我實欲得一息餘暇，在沉寂中，深爲考慮。達爾文上校爲我交游中最具有磁性吸引力之人。當哈定未爲總統之前，彼已在京活動，歷有年所。代表西方煤油商，與政界交結。當前任總統時期，所有西方煤油區，如茶壺岡及加里福尼省之煤油田，皆由政府發令轉海軍部接

收。于是私人不得採取。油商無發展之可能。達爾文即知彼最大之野心從此成爲泡影。彼素以操縱國內之煤油礦歸私人公司採辦，爲一生志向也。

當哈定總統時期，煤油舞弊之事，雖成爲陳蹟。然其中之罪惡，恐一部犯罪及偷竊史，皆所不及。在法庭訴訟之中，及報紙所載之往事，多已醜態畢露。舉國皆知，與其真實事蹟，仍未述諸著作，我亦毋庸斯時重理舊事。

達爾文上校，常爲我寓所——十六街九〇三號——之來客。時相過訪。爲人狡猾聰明。易得男女兩性之歡心。彼與女人之往蹟，尤爲瑰奇可觀。曾娶六妻。每妻之中，所攫取之財權，最少者亦爲三十萬元。然最信基督聖經。

時引用經語。其中一語「女人實爲男人而創造。」引用時，尤津津樂道。曾對我謂「你若是送給一個接電話線的小姑娘，三朵鮮花，一點緞帶，包她就做你的奴隸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要給錢她，她以爲你用錢買她，當她是營業的。」他愛情豔史之中，亦竟有一次失敗。某次，他熱烈的與一女子結歡。竟

得同情之答覆。此女之父，爲京中著名之五金商人。遺產當值數百萬，達爾文種種設法，已獲得此女母方所遺之產業。尙欲在父方之財產，有所染指。詎知女父橫加干涉，強將女奪去。謂此女已成癡狂，須回家撫養。達爾文無聊中時語『自然了，她是癡狂的，不過是愛情的癡狂罷。』

所有轟動一時之煤油舞弊案，雖以煤油巨擘辛克萊，Sinclair 及多韓尼 D. Haney 二人爲首，然內幕中，實爲達爾文所主持。哈定總統就職三閱月後，所下之令，將油礦由海軍部轉移內政部，當然已由最高法院，認爲違反法律。司法部長多提，亦知此爲非法，哈定總統，當亦知之。故我日前對由僕歐德先生所派來之賓客，曾作警告之語，卽爲此而發。俾斯人轉傳至上級，勢力之人。被輩自當知其意味，亦知我爲自衛起見，而發是語。

大凡由恐嚇得來之金錢，其最易之方法，係搜集各種書面之證據，將全部內容祕史，售與報館，以爲嚇詐。達爾文近來，卽由此方向進行。因憤怒白

宮日來待遇之差異，及社會上情面之喪失，在煤油舞弊之一端，彼操縱總統及其私人之賄賂，實爲黑幕中之紹介，內政部長福落君，從不躬親應付，京中達官巨商，對於達爾文亦多有畏懼之心。

煤油公司得達爾文運動之力，獲得油田探礦權，在紐約股票市場內，此數公司之股票，即飛漲。凡知其內幕者，早已預先購進，大獲其利。其中頗有高級官吏，甚得其益，此種運動策略，及處理方法，皆曾在十六街九〇三號寓所內加以討論，達爾文爲白宮之賓客。哈定夫人于某日，得一匿名信，將達爾文與婦女交處之往事，逐一羅列。哈定夫人對於此種事，平生最爲憤怒，故要求總統加以調查。總統對於此信，就懷疑不信。惟哈定夫人，則堅持己意，故曾令我暗訪。此次祇我單獨一人，暗爲偵察，竟能將各謠言證實。哈定夫人從此不再請達爾文入宮。多提部長亦爲一時之壓迫，不與彼交游。達爾文在潘司維尼亞省，購得巨廈一所，以爲隱居之地。優游歲月，鍾情聲

色犬馬，如在一鄉之鉅紳。

近來滿城風雨，人心不安，必由報紙所掀動。內中當有人與報界通消息，故爲挑撥。我蒙總統以電話相召，令將達爾文監視，即知是人必遭嫌疑。使此事得露真相，乃我斯時之職責也。我不得不力爲振奮，努力是項工作。然由各方所得之消息，尙未得達爾文與報館相通之書面證據搜出，曾有數次，我獲得通信稿數紙，內有政事消息。文字翔實，令人起信。我即將此稿，交與黨中各人一閱，此稿並無著者具名，爲打字機所寫。我竟因追尋此事，獲見達爾文之打字機，但世界上打字機爲數太多，難保其中絕無相類者。故證據仍未覺充足。形勢于是日加危急，將至如何結局乎？參議院間已有動議。對於此事，加以檢查。國內大報之領袖，時有彈劾之倡議。私黨中各人，幾每日在十六街九〇三號開會討論。福德打上校，時由紐約來都，參加會議，頗有貢獻。當我全副精神暗訪達爾文時，士密士整日整夜，到十六街九〇三

號。每次來訪，必作種種奇想。假設各種恐怖之事，將侵害我及其個人，某
士密士，聲音嘶啞，與我耳語『你記得克藍麼（C. F. Chamber）嗎？（案紐約
太陽報曾載此人于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在華京家中自殺，生前在退伍
軍人事務局為法律顧問，頗為人所讚許，故自殺。）你記得他嗎？他忽然間
在家中浴室死了，他們說他自殺。』我對於克藍麼之事素頗關心。亦以此事
為奇特。但我回說『我們自己家中的事，也夠麻煩了。』他續說『克藍麼初
來京時候，夫妻二人很為恩愛。其後克藍麼就覺得有許多的麻煩，是的，你
話對了。』我說『讓他帶同他的麻煩，一齊休息罷。』他說『他很平安的就
過去了。不過一點點的白粉。他或者自家弄的，或者不是自家弄的。他去了
之後，樣樣事體就覺得很便利很合時了。』我說『士密士，夠了，不要再說
了。』他說『我告訴你罷，這是打仗一樣，一定要打完的。我祇好自己顧存
我的性命，加士登，為上帝起見，你也要留神才好。你一向這樣子的，豪無

顧忌，你簡直不覺得危險。」我說『沒有一事能令我怕的，他們都曉得我沒有亂講話。』他說『你有時會不得已不能不講話罷。』我說『這是難得有的。我不受人壓迫，就沒有人能壓迫我，要我講話。』士密士忽又想及別事，復起恐懼說『你認得明各爾嗎？Harry Minele。你記得他的。他是否是一種的可怕的人呢？你還是聽我的話罷。』明格爾從前是日本三井在行金融部之法律顧問，在標準航空事業一案內，Standard Aircraft Co.極有牽連，士密士續說『你自己也曾對於這個案子偵探過，案內情形，你都曉得了。你居然把這事弄成一個鐵案，但從沒有在法庭起訴，你還記得嗎？他們在海濱旅館送你一百張鈔票，都是一千塊錢的票面。你當時兩點鐘以後，就轉交給我，你記得嗎？』我勉強回答說『他們一共給我五十萬元。』（按航空舞弊案後來由參議院審問，由一日入行賄，在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之間。司法部長知此事而不檢舉，遂為彈劾案中條款之一。）士密士復說『你又記得多士頓

Thurston 律師嗎？他是波士頓的人，從前是外僑財產管理局之獨立律師，他忽然暴病死了，又是白粉末作怪，大概將來也會用這東西罷。」我笑說「我勸你千萬不要再提起這東西。」他復說「你還記得美奇 Meyer 這個人嗎？這個下流的走狗，一旦沒有用了，就得要死，他果然死了。是嗎？」我說「天呀！請你講別樣好聽的話罷！我們總統有一天要死的。」他說「好了，不過我應該死的時候，才願意死。也不能拿死去將就別人，我講老實話罷，我已經佈置好了。」我說「是嗎？怎樣？」他說「頭一樣嗎？我有一樣東西，連你在內，沒有一個曉得的。我對於一向同他們經理來往的事，都有一本很詳細的帳略，所有經過我手的金錢交易，都登記在裏頭。」我極爲驚訝，他亦知我爲之驚訝，我不覺驚呼「什麼？」我知此中消息，稍爲外露，卽爲哈定私黨中人，大炸裂之炸彈，黨內大本營，必爲之粉碎。他說「你當我是一個笨人，不會把那事都記帳嗎？」說時態度極爲誠懇，我說「在這種生意

來往上沒有人記帳的。」他頻點首示贊成之意，惟仍說：「但是我是這樣做，不管是什麼生意都記帳。我從前一向是如此，將來也是如此。」我將此事細在心中盤算，同輩中皆知黨內各人，以士密士為最怯弱，但是此事，又當別論，實為怯弱中別開生面，為我輩所不及料者，此事危險實甚。我故作奇問：「然則別人也曉得這事嗎？」他行若無事的說：「昨天晚上，我全告訴他們了，他們都發狂起來，全體拿我痛罵。一齊要求我立刻把那帳本交出給他們，我想沒有這樣子的便當罷！」我曉得此事一經宣佈，內中必有人恐怖到不可思議。士密士竟將歷來經過手上之金錢交易，登在帳上。此乃書面上之紀錄，纖鉅無遺。內中必甚有可觀，一旦暴露，亦何難一一加以助證乎？

我再與士密士談：「士密士我再好奇的問你一間，你到底甚麼要記帳呢？」他說：「呀，他們不是也要曉得嗎？也是這樣子問嗎？」我說：「你告訴我嗎？」他說：「加士登，我告訴你，不過我要你當他們問你的時候，你祇說不知

道。』我說『那更好了。』士密士愈覺精神刺激，深感不安。

當士密士不來時，十六街九〇三號，常開戰時會議，討論及士密士之帳簿，應如何處理，某次會議，有一上級高吏，對我謂『那種帳簿，同一切的記錄，一定統統都要燒滅才好。』閣士先生，你對於採取人家的文件，從來沒有失敗過的，我現在就派你去暗中將士密士的帳簿，同一切記錄拿出來。』我謬然回答說『那是不成的。』他說『爲什麼呢？』我說『我相信他都放在身上，就是這個理由。』他說『士密士曾告訴過你嗎？』我說『不，沒有，這不過是我的猜度罷。』內中另有一人發言『可惜一部汽車，不能把他壓起來。』又一人說『你真是傻的，他把汽車壓死後，他身上的公文，不是都給警察知道嗎？』前一人說『那不成的，是嗎？』復有一人說『可惜他生盲腸炎的時候，在醫院開刀沒有死。』一人回說『那真十分可惜。』我說『他對講過，他一天比一天好一點，開刀的地方，也老早收口了，他現在可以玩哥

夫球。』我以為凡人既能玩哥夫球，身體當然康健無病矣。有人發言：『他倘若不是一個小心開汽車的人，他是信也會把汽車連人滾到山下去。』我說：『他又不會的。』會議談話以後，各人皆發言，無不代士密士理想中得一可以死亡的方法，使之不能生存世上。有說：『那真好了，倘若他能出門碰着船沉死在海裏。』有說：『倘是他食錯毒酒就好了。』有說：『倘是他坐升降機跌下來也好了。』有說：『他坐火車跌下來也好了。』諸如此類舉凡世上可以死人之法，皆曾討論，刺刺不休。最後有一人公然倡說：『士密士現在是政府的賣國賊，應該當賣國賊看待。』此意殊覺新穎，亦甚動聽。士密士不是賣國賊，誰是賣國賊？然此究為危言聳聽。若不置辯，危險實甚。故我代為伸辯說：『各位請注意，士密士做出這種帳簿同記錄，究竟不知道他居心怎樣，他沒有鬧出事體以前，請不要說他是賣國賊，或是漢奸。他或者一點沒有動作的，他若是有所舉動，他自己也逃不了，彷彿拿一根繩纏在自己頸上一樣。』

我之言論，自甚有理由。然有人橫加干涉說『他這個人畏事如鼠。他為保護自己的皮毛，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的。我們一定要把他的帳簿來消滅。』我說『罪疑惟輕，給士密士一個罪疑的好處罷。我不曉得，你們也統不曉得，他要做什麼？』我頗為士密士張目。此人亦頗可憫憐，近來已神經喪失，或由恐怖之中，闖出無窮禍端。實亦未可預料，有人續說『等我們曉得的時候，火已經燒到眉目，來不及了，我們一定要留神他，立刻把他日夜的監視。』我知此必又加一重糾紛。故加以警告說『這又是難辦的，除非我們自己去辦理，自己去留神他，去暗中跟隨他。』誰可以担任暗中跟隨士密士乎？恐除黨中各人之外，無一可以相信者。其後有人說『這層又不成，我們不如把士密士哄騙，當小孩的一樣，等他把帳簿交出來。』當時會議竟毫無結局。

斯時我在法庭被檢舉之消息，日益加緊。加以民衆議論沸騰，亦必須設法以平息輿情，同輩各人，皆作是想，必須犧牲一人，始足以息羣衆之攻擊。

故最後時間，我在某次會議席上發言『你們若是要犧牲一個人，就拿我來犧牲罷。我就在法庭自認有罪，但是我不願意坐牢監。』全體在席者，皆立詞堅決。對我說『那完全不成問題，你會到牢監裏去的嗎？永遠不會的，永遠不會的。』言詞上，再三爲我保障，最後我與黨中締結一種諒解，在法庭上，我將承認一切罪狀，同輩中，則切實應允，設法罰款之事，如是則我亦稱滿意，我以前曾經過法庭訴訟損失甚少，不若彼輩之驕貴。

是次會議散席後，士密士仍疑遲不去，他神經混亂已極，不能片時靜坐，或將昏倒或瘋狂，則不得而知。他說『加士登他們當面答應你的話，不會烟消雲散嗎？假使這事不就手，假使這事不歸相熟的推事，同這裏的法庭辦理又怎樣呢？』我說『士密士，現在美國政府已經答應我了，我就覺得安全了。』他說『那一個是美國政府？』我說『你不曉得嗎？』他說『我很曉得的。』我說『然則你就要當心一點，不要做一個漢奸，漢奸這個字，很不好

聽的，士密士。」他說『漢奸，誰是漢奸？你不當心，他們也會漢奸你的，而且他們也會漢奸我，他們全都曉得顧存自己的，假使你到法庭受審，忽然發生糾紛。事體不對了，怎樣呢？』我說『事體不致于不對的，有政府來幫助我，替我辯護。』得此辯護，世上豈尚有更強有力之後援乎？如彼輩不能爲所欲爲，誰能爲所欲爲？士密士說『假使相有一樣事體不對，在法庭審判經過上，稍爲有一點牽連，在我方面會有事體發生嗎？』我笑說『哦，原來你一向就是因爲這個不放心的。』近日士密士已久無笑容，淡然續說『這是戰鬪行爲，我告訴你罷，自家祇好顧自家，你只管自家去唱獨角戲去，但是你如果肯聽我的勸告，不如不幹那犧牲的事罷，何不同我一樣去做呢？』我說『這是什麼？』他說『跳過牆去，變爲國家的證人。』我說『原來這就是你嘈鬧的主張。』他說『事實上強迫，不能不如此罷。』我說『讓那能自助者自助。』我引用古語以爲敷衍，然士密士略不介意，士密士與我二人，日

常相處，此乃黨中之策略，如士密士不在我目前，則又換一人替代，某次我二人偕行，直送至華德門旅館，彼常處恐怖之中，得一人偕行至為欣悅，抵旅館後，我始告別，事實上此人暗中已受人嚴重之監視，斯時予知士密士既謂不若出首反為國家之證人，則必為黨中漢奸，必須令彼不致為漢奸方可。

第十八章 著者收受禁酒之賄賂

為一罪人辯護，誠為不易之事。人事複雜，致于如是，事情之發生，每不能逆料，反覆無窮，豈易處理！有時我被派至紐約，特為某種人加以保護，准許其享受法外之利權，為期有限，如二月之間；但在此期間，我或感受疾病，或遇意外，則必由他人代理，此人或不知內幕，其中有何種特權，如我兩日不躬親處理，必有事故發生，紐約城中，輸運私酒之靴脚黨，（按美國

鄉間之運私酒者，多御長靴及腿，以酒瓶實其中，其後即以靴脚黨 *Boottlegers* 名運私酒者。出鉅費運動，俾得保護。日卒達，暗中由政府中人，傳至黨內，所有保護費，一律交付與我收受，我于是在紐約一最華麗之「樊德文旅館」居住，其進行方法，極為簡單，爲此事奔走者共有二十五人，向運私酒者暗查，隨時報告，每家最近營業之數目，每家獲利若干，根據是項報告後，我之長官，卽作一概算，令我向每家應收保護費若干，並將此數分別通知，令照行繳納，我輩不欲令此輩私運者交款與別人，故由我另開一房間在樊德文旅館，另一層樓中，假設此房號數爲五百十八號，在旅館住客名冊上，另填一人之名，復由別人出名，再租賃鄰近房間五百十七號。在五百十八號中，我購置大金魚玻璃缸一具，清澈透明，兩房之中鑽一小孔，可以窺閱，此缸放在五百十八號易見之地方上，願出金錢購買保護之客商，則必須于一定時期，到此房中將購費放下，例如某商甲必須于十點十六分標準時間

五百十八號房中，某乙必須于十一點四十二分到，限定之時如是之微細者，蓋欲取信于彼輩也。

來客入五百十八號時，不見一人，但祇見此玻璃缸，此缸內常存鈔票，在鄰房五百十七號中，我可以由孔中窺視來客在房中之舉動。酒商曾事前得有通告，謂每次所付之費，每張鈔票之票面，不得少過五百元，來客當將五百元或千元一張之鈔票，拋在缸內，我在鄰房窺視，有兩項之理由：其一必須確知來客付款，拋入缸內；其二，須確知來客，不將缸內存款偷出，一俟每一來客出門後，我即疾如閃電，將兩房相通之門打開，將五百十八號之前門關鎖，將來款核對，竟無一次短付。于是仍在缸內，留有存款，如一萬元之數，將前門開鎖再返入五百十八號等候別客，每客商，皆曾知照，謂必須將時表對準標準時間，不能有一秒鐘之錯誤。

靴脚黨對於此種事，素為精細，彼等見缸內已有存款，即知他人亦在此付

繳保護費，故毫不疑慮，亦自行繳納。在晚間公事已畢之後，我輩則遵守統一時間，（按美國標準時間爲平時日曆上之時間，統一時間，政府規定提前一小時之時間。因政界上，全體吏員，皆遵守此時間。）先將缸內日間所得之數，實行清理，視是日賣出之保護費，究爲數若干。普通每日有五萬五千元至六萬五千元之營業，樊德文旅館，不過爲一大本營。其實營業範圍甚廣，除紐約城及紐約省全省外，尚有麻士粗色省、康那的克省、露德島省、紐奢士省，及東部潘士維司尼亞省。

我每次到紐約收保護費，總可收穫十五萬元之譜，以魚缸爲收款之器具，常住在樊德文旅館，或潘士維尼亞旅館，或帝國旅館，或廣達旅館，皆城中最著名者，經過魚缸及我手收入之總數，竟達七百萬之多，此爲無本之營業。每日收款之後，我普通即交至金約翰（John Smith）之公事房，存在鐵箱中，俟每次收足後，將全數攜之入都。在十六街九〇三號轉交與士密士收受，

附以說明。士密士則將說明書，及現款帶回，詳細核對，再帶回至十六街九〇三號寓所，儲放後園中深埋之鐵管箱子內，深入地面二十尺，暫行存放。侯士密士有便利時間，再轉放他處。

所有全國大城如芝加哥，聖路易，辛辛拿大，地德萊，及三藩市等處之賄賂費，亦經同樣處置。士密士對於收入之款項，皆爲之詳細記帳，一方面爲保護個人起見，一方面則已成習慣，渠從前曾爲一商人，每禮拜六必結帳一次，皆涓滴歸公，一絲不苟，惟平常出差等之費，如在樊德文旅館之旅費，則甚爲巨大，有數次一餐之費，開支至五十元，我當時之起居，仿如周公；此項費用，亦歸士密士管理，每項皆有準確之記錄，正式用書面登記！

至於外僑財產管理局之舞弊，其收受賄賂之法甚爲單簡，（按歐戰時德奧外僑在美之生產歸此局監理）亦歸我辦理。由各城市來京之律師，專代外僑呈局，發還財產者，爲數甚衆，于是先探悉此輩居住之旅館，然後暗中派人

與之結交，談話中，略提及此管理局近來公事太忙。對於發還財產之事，必甚延遲；或者候至十一個月或十六個月始能將呈文批復；因為來呈太多，手續亦煩，故作此類之言語，廣為宣傳。於是由別人通告與我，將此輩之名姓及旅所列出，我躬親到各旅館一行，如見及非我所認識，或一時無適當之介紹者，我必設法與彼輩接觸。與之談話。其後始詢及彼輩進行，至如何程度。彼輩無不答謂管理辦事太為延遲，毫無進步，已漸生厭氣。我於是問彼輩以前曾否與政府辦過交涉，通常彼輩，多未辦過，我最後當提議，勸彼輩與波士頓城之律師多士頓君接洽。我每代此輩將多士頓君之名姓住址詳細錄下，我與此輩謂，多士頓君為一獨立律師，此次談話，不過為彼此友誼的幫助而已。

彼輩見及多士頓之後，常送四五萬元，以為運動費。此費即與密勒上校均分，所有賄賂不直接經過我手，但稍得有津貼，為數不過二千元而已，所

有管理局發還財產之案，其辦理迅速者，盡經士頓君之手，但此局之重要事務，必須經過三大人物，如哈定總統，多提部長，及密勒上校。

多提部長之爲人，實具有鋼鐵之性情，姿容修偉，有異於常人，積學而有禮，每在一室之中，必覺超越乎羣衆，每在一席之中，必爲是席之首領。行步有威，步履之中，似知羣衆必爲之傾倒者，平常之人，必爲之退讓，隱處一隅。黨中各人，亦多非常之人，智勇皆備，且能共甘苦，士密士亦非一愚者，惜勇氣不足耳，有時其聰明悟性，非人所能及，出身於市僧之中，故錙銖必較，貪得無厭。有八萬元之利益者，固所欲。八元之利益者，亦所欲。我輩皆知由此間賣出者，乃特別權利，非普通商品，且彼性復猜疑，無一人無一事，爲彼所深信，甚至自畏其影。平日之車夫，及飯館之侍者，電話之接線生，旅館之茶役，皆一致猜疑。每在十六街九〇三號開戰時會議時，或討論及酒之糾紛，或訴訟之擱淺，或航政委員會之爭執，士密士必爲會中最

怯懦之人，我輩團結如一鐵鍊，彼則爲鍊中最弱脆之一節，不堪承重。

當國有煤油礦事端肇起時，爲司法部最困難之時期。我輩各人心中，皆爲士密士着想，苟一旦真相畢露，不知彼之行止若何。我輩雖極力想像，究不知彼斯時腦中，作何思想，以爲將來自衛之計。及至最後爲期不久，始得瞭然。

第十九章 多提司法部長及福落內政部長爲

實賣貨能手

當哈定爲總統時，嘗有人言：除京城國府屋上之圓頂外，凡事皆可作買賣

，此語當然爲一時滑稽之笑言。其後復有人加以解釋，謂此圓頂，暫爲非賣品，其中別有原故。蓋政府中人，留爲後日標賣之用，以價高者得之。投得

者，即將此頂拆卸，可以放在家中，自翔於衆，以爲美國獨一財神之標記。此語雖謔，然亦頗與事實不遠。多提及福落兩部長，實爲哈定任中最精善之賣貨能手，且附以幹練之助員數人。

此二部長，互有嫌隙，因賣貨時，互相競爭，遂致成仇。長官既競爲爭奪，彼此時有侵越部內權限，故爲其下屬辦貨者，時感困難，凡精於買貨者，不必一定減價佔出，以廣招徠，故無形中，極有糾紛。福落部長之貨品，歸彼操縱者，非空洞之特權，亦非時機，實爲切實之財產，其所包括之貨色，開列如下。

印度人保留地，及國有土地中之水力發電地址。價值逾十萬萬元

印度人保留地，及國有土地中之森林。價值逾十萬萬元

印度人保留地及政府保留地中之遊牧場，承租與西方懇牧公司。

價值數百萬元

阿拉士加及美國屬地內歸內政部管理之特權，及一切機會，皆提前賣出，採取美國一手及五分百貨公司之制度，以多賣薄利爲主義，但求急速賣出，及同時廣量賣出，愈多愈妙，以能立即收取利益爲宗旨。

在政府保留之土地中，舉凡一切獵獸取締章程，皆由福落部長取消，但獵獸者得一機會，自由入內採取獸皮，故近來國內美女，多御高貴之皮衣，而成本則甚廉，此皆受部長之恩賜。

但上列之貨品，尙非福落部長當行出色者，此不過爲其副業，爲數甚微。

彼之主要商品，爲店中之臺柱者，實爲煤油礦！各省之油礦，不論其在新墨西哥省，或在德克士省，懷俄明省，或在滿添那省，加里福尼亞省，皆以爲奇貨可居，各方油商，皆爲彼之舊友，或自幼時，卽爲心腹密友，油礦之特權，得之則生，仿若一金川，流金源源不絕，福落部長之所以一生野心，必求一日爲政府閣員者，其故在此。既爲閣員之後，將油礦特權，一手經理，

自行在店面賣買，從不假手夥伴，然而就在此着，竟致失敗。及至事體宣露，絕不能委咎他人，使其下屬代爲替身受過，因爲所有賣買，皆彼一人撮合也。

多提部長，則眼光較遠，不易與人親近。暗中則以尖銳之眼光，伺察福落部長貨物之賣出，此一切之賣出，皆須由總統簽字，方能成交。多提與總統至爲親近，於是每事候總統簽字時，多提與總統二人，每從中取利。達爾文上校，卽在其中大肆其神通。福落部長猶懵然不知，以爲總統之簽字批准，皆對其個人之好感，然事實上，總統簽准，實因爲多提部長及達爾文上校二人而已，油商每急望事情之成功，亟欲排除一切煩雜之手續，及各機關中公事之攔淺，于是對於達爾文，不能不俯首惟命是聽，達爾文每藉詞要索賄賂，謂黨部之如何支絀，從前運動選舉時之如何負債，油商苟爲共和黨之忠實黨員，則此項費用，正好在此時機報効。故作高調，實則飽其私囊而已。

至於多提部長之經營，則別有其道，其心思特長。每能將法庭檢舉訴訟之案，以部令緩辦，或竟制止之，或將政府民事公訴之案取消。生財即在乎其中。數年來，多提本一向與國內實業界接近，常為奔走，居中媒介。或代為探刺消息。故為司法部長之後，各實業界，貨品樣本，皆已熟悉。利用此點，即可以使之變為金錢，駕輕就熟，最為敏捷，所有工廠商家，百貨商店，通常能獲利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，已甚為滿足，多提部長則否，彼以為除去開支及酬應下屬之助手外，必須獲利百分之五十方可。

美國鉅大工廠，為數固然甚多，當然常與中央法令時相抵觸。其實多提未為部長之前，此輩多已有違法行為。在案具在，衆人皆知。在多提以前，已開始提起公訴，彼既為部長之後，每將訴案取消，在司法部案卷中，可以發現為多提一任所取消，毋庸辦理之訴案，其數目，竟超過美國歷史上，所有撤回之訴案之總數，為數之鉅，實可令人駭異，多提在公事上之解釋，實能

利用羣衆心理，彼謂本人決欲將積案清理，俾法庭全力注意辦理犯禁酒法之訟案，此言最能博得教會民衆之歡心，此輩言論，常能左右政府者也。且亦深得拒毒會之贊許，此深長之策略，收效甚佳，多提固可以安然行若無事，且私囊亦可充實矣。

多提部長一方面清理工廠違法之積案，一面將違犯禁酒案保留，以便隨時處理，在酒案中，略一審查，我輩私黨中人即知孰爲販運私酒之巨擘，孰爲富有，可以擇肥而噬，向彼輩收受陋規，假使一旦其中竟爲法庭判決有罪者，若此酒商果英雄于資財，我輩即索巨賄，代爲疏解，或罪狀減輕，或爲緩刑，或竟赦免。此類之服務，收效良佳，且可在案件中，得常與酒商靴腳黨接觸。廣爲結交，串同舞弊，多提從不爲一零星收集家，彼必欲確知其中是否具有能力者。故所與接洽者，必須具有下列之條件，必須有巨項之威士忌酒，如每批能有五千箱或五千桶者，方能略爲措意。復必須具有能力，將

充公貨物隨時辦妥。能將押在棧房之酒品，可以交款隨時清理，方為合格。蓋如是，始能免拒毒會或民衆所藉口，由此以觀，此司法部長，實具天才，左右逢源。諺語所謂，以一石擊兩鳥者，彼則竟能以一石擊一打之鳥。待我再將多提賣出之特權，作一結束，逐一開列于後。

修改各方推事之判詞。

將各工廠違法之公訴案件，不論其為民事、刑事，概予撤回。

提起公訴，或作提起公訴之恐嚇，以為收受陋規。

修改刑事監禁之判詞。

緩刑之賣出。

赦免之賣出。

中央法庭推事缺之賣出。

中央各地方法庭推事缺之賣出。

押在堆棧之酒品設法搬出。

允許賣買私酒，及保護費，與一切特權之賣出。

向政府各部，時為恐嚇，以本人為政府之唯一法律顧問自居。

將違法收沒之財產，擅自處理。

尚有以後為參議院彈劾時所檢舉之各點，如特許「但姆垂」及「卡便德」

二人拳賽時之電影，在各城市公演。因此與電影公司串同獲利八百萬。

多提為部長，其下屬吏員，當然非盡為其私人，可以通同作弊，然彼選擇

吏員，則故為苛求，謂必須操守可信，方可任用。有知人之名，所用之人，

復多要求其有智有勇者，對於孳孳為利，錙銖必較者，最為痛恨。任內所有

發生困難之糾紛，我暇中，常為清算，竟多由多提攻擊他人之操守而起。

當日多提攻擊我，謂我實為一無用之偵探。我即憤然與彼作對，從此即為

我之末日矣。

第二十章 士密士之過去

自正月以來，多提部長之身體，即不如前之健康，常覺受神經之刺激。政潮擊蕩之聲，時有所聞。且有事實爲之背景，常有和盤托出之虞。報紙中已有時有討論之文，暗爲刺諷，彼之友朋，復多過誤。彼輩智慧與剛毅之性，皆不及多提。煩惱愈多，日積月累，遂竟成爲一病人。日常多在華德門旅館之私室休息，與士密士同住一公寓中。Apartment.

前章所述之會議，既散之後，多提即宣佈謂欲回鄉往俄海俄省城哥倫比士，盤桓數日，將與士密士同去。斯時各人心中，覺爲之一寬。此次旅行，其中是否含有陰謀，無人可得而知。彼輩到該省之華盛頓法院時，曾到「茅屋」一行，此處常爲重要會議召集之所。在五月十七號，彼二人即回京。士

密士會到十六街九〇三號一談，斯時爲二十號禮拜一下午。

我一見密士即知彼完全更變，另爲一人。眉目中，堅決之色，爲以前所無者。彼能來此一行，我實樂與把晤。彼爲鍊中最弱之一節，但我個人中，與彼頗爲親愛。我對他說：『你來得這樣子的晚，近來很忙嗎？』他說：『太忙了。』我說：『什麼事？』他說：『以後再談罷。』我說：『你這次旅行，休息得好。』他說：『呵，這次旅行，真是受盡地獄的苦。彷彿是晚上的噩夢。但是我見到我的內人，我很喜歡的。』談及其妻時，彼面露得意之色。我說：『密士，你愛你的夫人嗎？是不是？』他之答語，直截了當說：『常常愛的，將來也愛，而且我也預定計劃了。我正在想將這裏一切的事體，都脫離。以後同她安安樂樂的，過我的餘生。』我笑答：『我打算我也脫離，不過這不是現在的主要題目。你恐怕不能離開罷？』他說：『我不能嗎？你留心我罷。』多提這一次同我旅行時，待我同狗一樣，我不願意再忍受了。我一向很崇拜這個

人，但是現在完了。」他表示堅決之色，其言固可深信。說時不若平常之安坐在沙發椅上。挺直立坐，屹然不可犯。續說『你要知道我近來做什麼不能常來這嗎？好了，我頭一宗的事，新近又做了一個遺囑。我親自動筆的，正是要告訴你。在這遺囑之內，我沒有把多提的名字提起。他的兄弟多提馬洛的名字，也不提起。我現在要去把這遺囑，送到哈定夫人那裏，等她同我保管。我連什麼鐵箱子，都不相信。鐵箱子嗎？他們簡直不曉得什麼叫鐵箱子。我告訴你罷，我將所有的遺產，都給我的內人，她將來獨自享受。對於至親親屬，不過稍有點給。』我說『我現在看見你，比先前出門的時候一樣的高興。』他說『比從前還要高興。我現在知道，我應該要做的事，而且曉得應該怎樣去做。』我說『這是很有趣味的。』他再為解釋『我已經決定了，我要一直跑到哈定夫人身邊，把從前一切的事情，盡量告訴她。由頭至尾，將所有帳簿，同登錄都給她。她自然會保護我的。』我聞此言，為之震

駭。即使一巨彈炸裂在前，亦不如此次受震動之深。他續說：「加士登，你曉得麼？哈定夫人很喜歡我的，我也喜歡她。自從她到白宮之後，我很幫過她忙，去挑選衣料同布疋，我們很合得來的。她無論如何，是不喜歡多提的了。」我正在深思之中，祇說：「她不喜歡多提嗎？爲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有一天，因爲任命一位中央法庭的推事，哈定夫人要見多提，多提明知夫人不願意某人去做推事，于是他就對夫人說：『你去管你的事，我管我的。你曉得我心裏以爲女人應該在那裏做事呢？應該在廚房的！他們無事不應該干涉政府的公事。』這種侮辱的話，最爲哈定夫人所深恨。故從此以後，就不喜歡他了。」我說：「我曉得這件事，當他對夫人講話時，我也在場的，確很令夫人生氣。你曉得還有別種原因，夫人喜歡他嗎？」他說：「不，還有別種原因嗎？好了，無論如何，我一定去夫人那裏，她是我的朋友。」我問：「這種因爲自衛起見的思想，你也曾告訴過多提麼？」他高聲的說：「當然有的！我告訴他，

而且說這是我的誠意。加士登，你要曉得，他爲這事，就很恨我。在華盛頓法院時候，他叫我到一家五金店，買一枝手鎗。」我深知士密士，凡對於危險兵器，平日皆極畏懼。故問：『你有買麼？』他聳肩說：『我買了，我看見手槍，就討厭，很怕這東西。我從來沒有放過手槍，也沒有摩過一根，你曉得嗎？這手槍買了之後，他又不拿去，仍然放在我的箱子裏！』我問：『多提現在在那裏？』他答謂：『他現在到白宮訪問總統，自從我們回來之日，他就在那裏。』我說：『他住在白宮嗎？』他說：『是的。』我覺得形勢日爲緊張，日內必有變故矣。士密士續說：『我今天打電話給哈定夫人，沒有回話，明天我再打。』我逐漸有悟，知其中定有佈置。士密士明日，竟能與夫人接談否？我以爲必不能！

士密士一生以來，以此次最爲堅決。一經反覆考慮之後，即決定進行。其進行方向，是否與他人有礙，亦所不顧。常以爲此乃戰爭行爲，有攻擊，則

有防衛。設使哈定夫人見及此一切之帳簿及記錄，又將若之何？恐從此多事矣。夫人必起而護衛總統，爲達此目的，將不惜乎一切。然夫人究能護衛總統否？又將何術以護衛？我不能置之答覆。但我知夫人必有計劃，可以令人信服。

當我輩言談時有潘士司長所親信之人到訪，隨意閒談。其後彼與士密士二人，同時告別。下次我與士密士相晤時，爲五月三十號，仍在十六街九〇三號中。我問：「你見過哈定夫人嗎？」他滿面現煩惱之色，惟堅決態度，仍不少減。答說：「沒有，但我同他打電話，這次打通了。你曉她對我說什麼呢？」她說：「很對不起，現在不能見我。」多提那時，還在宮裏。對夫人說，「他現在有病，不願見到我，很想一個人稍爲休息，不要我到宮裏來。」這種說話，你還有什麼好講呢？」說畢，他卽坐下，草一書信。並說：「我現在寫信給我的內人，把所有遺囑的事，都告訴她。」我不置一詞。待他寫畢，封好

，放入袋內之後，續聽他說『多提這樣的厭我，不願意見到我。正同我一樣，我也不願意見到他。』加士登，他一定躲在宮裏，把夫人包圍着，阻止我同她見面。他們就要對付我了，也要對付你了。』我正在焦思深慮之中，故默然不語，他續說『好，他不能永遠躲在宮裏不出來的，他能嗎？今天是禮拜三，我暫時等候着。我既然要做，我一定就做，才覺得心安。這事做好之後，才有和平日子，同老妻享福去。』他之想像，可謂單簡之至。他仍不斷的說『我不能做他人的替身；代人受過。他人犯法，找我出頭去頂替，我不肯的。他們恐怕也要拿你做替身的。我也曾警告你，但是你不相信，你以為你知道的比我多嗎？實在你不成的。我不能爲他人犧牲，哈定夫人將來會保護我。』我問『你想她會保護你嗎？』他說『自然了，你曉得這是打仗一樣嗎？四圍都是地獄。我一見到哈定夫人，我就成功了。多提不能永遠留在宮裏，不許我進去的。不讓我進去，一定是他的意思，你見得到嗎？』可憐的士

密士！他又膽怯示弱，但此事本與我無關，故此次之鬪爭以嚴守中立爲宜。祇聽他續說：「加士登，爲什麼你不同我兩個人，一齊去見哈定夫人，大家再一齊到法庭自首？我想這也是夫人的意思，自首之後，我們反可以做國家的證人，他們不管你同我的，完全不管的，他們倘若有機會，可以逃免的，馬上就會對付我們。你若是給他們擺佈，你就是一個笨人。你將來必定到牢監裏去的，記得我今天的話罷！」我說：「我姑且試試看，而且我不與你同意。」此語爲我全日僅發之答語。

是晚密士獨自一人告別返寓。斯時我正忙甚，無暇送伊返旅舍，急切中亦無人來。大概他等對於此人，另有策略。暫時撤消監視。故我亦毋庸干預，且斯時，我亦曾得有訓示，謂對於密士，可以不必再行哄騙。當日他等皆知我爲法庭公訴，預備辯護，異常之忙。

越日清晨，約上午四時，時在五月，故四時卽晨光曦微。我之祕密電話忽

大震動。內有一熟悉之聲音，向我發言，令我立即到華德門旅館某號房間一行。我急即整衣前往，由該處之太平梯直入。至某處房間，顯然已有人守候。蓋我到後，不俟款扣，門即啓開，有一長官款我入內。對我說『加士登，士密士已經自殺了。他用手鎗打死自己。』我不作一語，蓋一時實不能言語。故四週沉沉如墓，寂默無聲。其後我始說『怎樣呢？』對方之言語亦甚短促，『你要曉得你應幹的事，現在要你做的，就去做，其餘一概不必過問。』士密士在他自己的房間，現在裏面，還沒有一個人進去過。你進去把他的身上搜一搜，所有發現的紙張，都要交給我，一定要拿到那帳簿等東西，房門鎖匙在門上。』我說『我的工作是否委派的性質嗎？』長官說『是的，你是委派的，現在就去，把所有他身上的文書拿來，倘若身上找不出，在他房裏再搜一搜。』我不作答，祇遵令下樓，到士密士之房間。此房間爲套房，多提亦住此間。微光之中，房內似無所見。我先入一廳中，此廳與睡房相連。廳

之兩傍皆爲睡房，我卽入士密士之睡房。推門時覺門鍵頗有阻力，故略用力推動，始能打開。入門後隨將門鎖閉。從事檢查。我雖素以膽量如鋼鐵著名，但斯時一人在室，室中沉暗，其中一事一物，漸漸映入眼簾，我鋼膽亦幾有破裂之虞。在我素經訓練之眼光中，一望卽知其中情景。上帝乎！室中不究會發生何種事故乎？我站立數分鐘，思潮鶻落，作種種之遐想。然思想殊能集中得一有條理之解決。士密士自殺乎？世上永無此事！此意思爲我唯一之決斷。士密士曾被誣爲漢奸，爲私黨之漢奸，因此竟爲他等宣佈死刑乎？以爲不除去此人，則不足保護三數人之名譽生命乎？其或他等以爲此着，竟爲愛國表示，蓋不如是，則政府威信，且受影響乎？給與最多數之人以最好之效果，誠不得不犧牲一人矣。如一切之文書字據，皆落哈定夫人手中，設使夫人皆付法庭，則自總統就職以來，他等之種種黑幕，將如何解決？士密士生時，豈非定意將帳簿紀錄呈交哈定夫人乎？無他，政府將從此傾倒，一

時恐陷入無政府狀態，此實不堪設想。士密士其或因政治上，不得不受死刑乎？果爲一漢奸乎？將來對我或有同樣之宣佈乎？我一時不得而知，何從而知之？惟似覺一時尙可相安，蓋我在黨中，尙有可以利用之處。且彼等亦知我，向守緘默，亦不如士密士之將退去之事實，盡爲紀錄，當尙有可原。

冥想之中，忽悟及來此室中之任務。我必須將文書字據搜出，其餘不必過問。但我心中，仍思索追尋彼等之理路。彼等知士密士決心將所有筆述之紀錄，盡付與哈定夫人，以求保護，遂成爲無用之材，死不足惜。且留爲世上，一可怕之人，如任由他一人輕舉妄動，實行其計劃，一時必發生混亂，若一旦爆發，頗有官級高吏，內閣閣員，甚至大總統本人，將盡受其害。故現時之政府，必須竭力維持，理由豈不充足。且亦爲愛國之職責！歷史上，自有政府以來，所有漢奸，皆非宣佈死刑乎？在十五，十六世紀時，當時之事蹟又如何？遇必要時，竟有全體就戮，如屠殺焉。當文化進步如今日之時代，

殺一人以保存政府，其反對聲浪，亦能微渺不聞否？在平衡較量之中，以萬萬之民衆相比，一人之生命，亦何足爲奇。至于政府，則必須維持，此種盤算，必爲彼等之理想。

我勉強從事斯時之任務。我前已說及，室中自殺之現象，太爲顯明，太爲暴露，仿如舞臺上之人工背景。遺骸在床中，距離四尺，伏臥在地板上。身體蜷縮，手向外伸，離手數寸，有一手槍。噫！此手槍！此豈非多提部長會令士密士購買者乎？此物多提尙未接收，故仍存士密士箱中，彼生時見兇器則畏懼，從不敢撫摩者。

我將遺骸翻視，腦門有一創孔，他死于槍彈乎？我則不以爲然。因槍聲一響，必驚擾全旅舍客人之清夢。因是追憶士密士曾言及數次自藥粉末一事。

士密士日來之行動，須加以思索。昨晚六時，始離開我之寓所。其後究有何舉動，則一時心事煩雜，不能構造而出。於是開始將全身檢查，衣袋中之

書信，盡行取出，但俱無關重要者。其後在襯衣內，發覺一衣帶，縛在肩上一，內有一大信封，其中盡爲紙張。我當即取出，即知此必爲此次之目的物。於是重將各物加以整理，與初時無異。出室門再入某號房中，將大信封呈交某長官，隨即返家。

當我步行回寓時，途中追想前事，爲一具體之想像。士密士會在我寓中，談及新近訂立一遺囑與其妻，此遺囑亦在此信封否？我想及此遺囑，將作何處理？其將來之如何發展，實爲一有趣之疑問。彼等亦知我對於此遺囑，亦曾預聞乎？返家後，我在沙發椅上假臥，略爲休息。約在上午六時之間，我電話鈴復響。再有一熟悉之聲音，對我說『士密士自殺，你來旅館，同旅館的偵探一齊辦理這件事。』我復回華德門旅館，該館之偵探，與我二人，正式處理此事。驗屍吏亦已請到，並無剖驗。當時以爲毋庸有此一舉，因各種情景，多與自殺適合也。八時，我即返寓。八時半，我之祕密電話鈴再響。

有人對我說『九點半鐘的時候，你同你的夫人兒十坐車來，吩咐汽車夫在○街轉角停車，那時候有一個人在那裏等你，讓他坐在車裏，送他到哈北渡頭去。你明白嗎？』我說『明白了。』我依照命令而行，到○○街轉角處，果有一人等候，我讓他上車同坐，彼此不爲交談，及此客坐後，始略爲寒暄。談及是時之天氣，及地方風景。到哈北渡頭時，此人乘一往西行之火車離京。我以前曾見及此人，以後從未晤及。

第二十一章 士密士之後事

乘車返寓之途中，我購得是日之報紙。內將士密士自殺之事，詳爲登載。謂士密士於前一夕，大約八時左右，有人見及仍在旅館接客廳坐玩。但不在館晚膳。八時半，彼即返入住房。大約清晨六時，多提部長之某祕書，忽聞

槍一響，當時以爲門戶之撞擊，然查察之下，竟發現士密士之屍體。報紙之所載如是，我當然知爲不準確。且報內尙謂多提部長於七時，曾打電話至旅館，始知此消息。

我乘車回家時，途中再追想士密士之行動。出事之前一夕，彼於六時離我寓所，十六街九〇三號。我想彼必在別處用晚餐，將寫好之信交寄，然後返華德門旅館。或者坐在旅館客廳中，玩看來往之賓客，及聽音樂。彼素愛音樂，且是夕該處適有盛大之跳舞會，一時極爲歡樂。世上如有人最歡愛快樂之生活，及美好之衣服，及一切美盛之表現者，此人卽爲士密士。我可以想像斯時之士密士，必坐在客廳中，留心察閱衣服華麗之婦女，往來跳舞，或坐聽音樂。但爲時亦不久，因近日心思煩亂，無心消遣，故隨卽返入房中，斯時房中，竟無他人乎？如竟無人，則我信士密士必不逗留長久。彼索畏寂寞，常疑神疑鬼，以爲牆上蠕蠕有物，自能行動。故一旦見房空無人，彼或

躡入友人之房中，得一伴侶。以後又將如何？我思索再三，欲將全局在握，我以為其真相，必永不可得而知，但無人能阻止我自行思想，代為構造也。

士密士入他人房中時，得無飲酒乎？彼不好酒，然喜與友朋為交際之飲。然則彼竟為白藥粉末之受害人乎？此物最為彼生前所恐怖者。彼實留處自己房中乎？誰又與彼同在一房？報中所載，殊不能令我相信。報紙所得之消息，當然時有錯誤。

士密士如何竟致於死？此問題，常縈繞於我之腦中。睡房並無相關之情形，亦無空酒杯。則不在房中飲酒，顯然可知。士密士最畏死，如有一半之機會，彼必奮鬪，以維持其生命。此想即可以決定彼不致用鎗自殺。然則彼死後，始遭鎗擊乎？擊之者，又為誰人？總之士密士之死，在我意料之中，必不為自殺。我思慮中，且直無此事。綜觀彼之歷史，其死亦如其生。中年時不過一市僧，忽而為顯者所青睞。得與京中顯赫者比肩。其死也暴然，如雷

露。彼嘗知居處之危險，爆炸在即，仿如與炸藥玩弄，特不知避免，喪生其中耳。

我欲求知當日房中之情景，亟欲知房中斯時究發生何事。其後有人（諒爲一女著作家名蘭赫者）將當時旅館實在情形，著爲一書。她獨自一人靜坐於此房內，潛心默想，以爲有所領悟。我不覺自語『女士呵，你倘若要知道這事的真相，假，牆中發言，你必定走錯了房間了。』士密士果真自取其生命乎？永遠無此事！平日稍知士密士之爲人者，卽知此必無之事。然則新遺囑又在誰手中乎？星期一所知筆繕爲之遺囑，在星期三死時，竟在何處？

當我是夕返寓時，我見及字條兩張，皆極爲重要。其一，令我立即到華德旅館一行。其二，須立即打電報與僕德夫人。我知第二信，必爲哈定夫人欲與我晤談之表示。我先到華德旅館，是處有人將經過事蹟相告，謂此事由哈定完全處理。現在疑慮者，正在士密士之死，究應向其親屬中何人

通告。此事詳加討論之後，以爲不若先通告多提之弟，「馬洛多提」彼現任俄國俄省 華盛頓 法院中。彼輩何以不通告士密士之妻？且彼輩皆與士密士夫人認識者。我以為此計太毒，太巧，人死而不向其至親通告，是何居心？

當參議院彈劾多提時，庭訊之日，士密士夫人亦爲證人之一。曾謂多提於急切之中，曾以士密士新遺囑照片一示，並謂此遺囑，不合乎法律，蓋寫立時，並無證人。她在殯葬之後一日，曾於忙迫中，略爲一視。頗覺得與現在執行之遺囑無甚差異。內將遺產分五部分。下列各人，各得一分。多提部長，馬洛多提，士密士夫人，及親戚約翰二人。士密士之遺產，估值得十五萬元。由我切實可靠之消息，我可以誓言，彼所遺之產業，竟在二三百萬元之間。由其得來之性質觀之，且盡爲現款。

我之爲人，似覺有生以來，卽不知畏懼爲何事。自士密士死後，所有四週之緊張形勢，皆爲鬆懈。危急之期已過。鐵鍊中已無一弱節。政府已保存，

此乃上天之慈惠也。但民衆之煩言，仍未嘗稍息。越日我始電達僕歐德夫人，蒙召到夫人寓所晤談，時爲下午三時，哈定夫人亦來。

自從前與總統齟齬以後，哈定夫人即臥病。故數旬以來，我未與夫人謀面。現則疾病已瘳，正籌備到亞拉士加一行。我得有訓示，須守候夫人至黃昏時，蓋夫人欲與我作長談也。

第二十二章 哈定夫人在宮中見及總統之

外遇

『士密士真用手鎗自殺麼？南別頓現在那裏？』我一見哈定夫人之後，她不作寒暄語，卽以此二問題見問。我當日應召至僕歐德夫人寓所，囑汽車夫將車駛回，在二小時半以後，再來。既到寓所以後，我見哈定夫人與僕歐德

夫人正在草場上談話。我近前時，僕歐德夫人即轉入屋內。故祇留我與哈定夫人二人。她即以此問題相問。我回說：『夫人沒有看見報上所登載的嗎？』斯時我在草場與夫人對坐。夫人眼光尖銳，仿如搜索我之思想者。並說：『我統統看過了，但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這兩晚我簡直一刻都未有睡，我不能睡着。我一直的想——想——現在你要告訴我，所有經過的事體。』夫人話畢，我對夫人一視。但夫人眼光亦向我注意，相視不作一言。我頗覺躊躇不安。片刻之後，我始說：『我沒有什麼報告，報紙上已統統登出來了。』忽然她又問及第二問題：『南別頓在那裏？』我不置答，但在衣袋中將夫人尚未讀過之最後報告取出。此報告由我派遣之暗探監視南別頓而得。當哈定夫人臥病時，報告堆積已多，故依時日編訂。夫人將每項報告細為展讀，為時頗久。於是我得有機會注意及夫人近來之變遷。髮已較為斑白，愈形蒼老。且更為頹唐。追憶及初次與夫人相晤之日，我以為夫人斯時貌如老婦。今日則

竟爲老婦矣。

前事如夢，猶歷歷在目，當哈定一旦榮膺元首之職，夫人則在帷幕之中，時參要政，舉凡內閣大事，皆得預聞，且常爲策劃，性頗驕蹇，馴，然能矯作謙卑，欲大權在握，而故示人以淡泊。然此皆非其天性，特深自抑制，如堤之堵壅，坊其汎濫耳。時當今日，哈定之淫荒無度，夫人憤激之餘，遂任性而行，如堤之已崩解，一放不可收拾矣。元首姿容殊絕，而才庸不及中人，夫人遂得駕御其夫。國家大事，詎能盡出于婦人女子之手。故夫人地位雖隆，然究不能指揮如意，起人敬仰之心。故平居遂故爲驕貴，有凜然不可犯之態。然虛僞之情，昭然若見。凡事之不出于自然者，事必過當。夫人脫脫貌爲尊嚴，而無典雅華貴之概，遠遜其夫。哈定有王者之像，惜乎其爲元首之資格，祇盡于是而已。

由一平民，忽躋顯要，且爲一國之元首。夫人遂爲全國第一位之貴婦人，

The First Lady of the Land 可謂榮貴矣。然情境遷易之驟，素不習處宮闈者，必不能安享自然。故夫人強強之情日深，反覺多愁不樂。自居處白宮以來，常忡忡畏惕，所畏者爲南列頓，及南列頓之女孩，每日無不憂慮，懼其事之暴露于民衆。

哈定夫人將各報告讀畢之後，將之摺疊，放入手袋內。對我說「這報告很令我滿意，以後仍然把她監視，不過還要小心一點，嚴密一點。我極有理由，隨時要曉得她在什麼地方的。我還有許多事，要告訴你，許許多多的事。除了你以外，沒有別人可以這樣隨便講的。我慢慢統統講給你聽。」說畢，吹停片晌，我想夫人所欲盡吐其所欲言者，未知究竟何事，無何夫人續說「你同總統前次大鬧過一回，那一回相關，還不如我這次的厲害。我病剛好，我也曾求死，沒有別人想同我一樣急切的，沒有人願意死的。但是我覺得死了，以後一概不知，這就是我的希望。我自己也曾斟酌過的，這種三角式的

生活，非打破不可。想打破這三角，又非三個人之中，死了一個不可。故此我願意我自己死。但是我的命運又有不同，女星相家同我算過，說我現在不會死的，我而且死的時候，反在總統之後。她再提起說，我是時運製造的小孩。這夫人略息片時，我有一奇問。覺得國家之命運，又將如何？一國之中，元首所統治，而此元首，又受命于一婦人。而此婦人，復極端信仰女巫之言，惟命是聽。

夫人繼續發言『閔士先生，我有一種驚奇的事對你講。我近來自己親身去做過偵探，成績很好。你那報告，關於南別頓的舉動，很清楚。但是不算完備。我可以對你講，南別頓居然有數回溜入白宮去，竟在我家裏去幹那無恥的事。他們有僕歐德先生從中幫忙。這是我當時探出來的，親眼看見的。』
僕歐德先生從中作祟，我前數月已知之，且外人亦有知之者，但不知誰將此消息洩漏于夫人耳。或者夫人能加以解釋，故不若默不一言。專候夫人續說

夫人當將經過情形略述如下：『我時常跑到總統辦公室內，送去新鮮的紅玫瑰花，插在花瓶上。這種習慣，在進白宮之前，已經有了。這不過表示一種愛情同信仰罷了。當我生病的時候，我派一個隨身女侍者同我做。有一天，是禮拜早上，有人告訴我，說南別頓剛在樓下辦公室裏面，我一時想跑下去恐嚇他。不過後來沒有決心。但是我在窗門仔細留心他們兩個人。那時候快要到禮拜堂去了，我看見南別頓在傍門溜出來，在她衣衿上，居然掛上一朵我的玫瑰花，她的壞心腸裏面，一定很得意的。閔士先生，這是我親眼看見的。不久，總統就在廳內同我遇面。很規矩的，很有禮貌的，扶我進汽車到禮拜堂去。到上帝的廟宇去拜上帝！上帝呀！閔士先生，恐怕沒有上帝罷！都是虛偽的！那一類上帝可以容忍這種行爲的！』說話時，夫人面色青白，皺痕愈深，想爲此事之影響，其痕跡尚未易泯滅。身體上，雖無傷痕，然精神上之痛苦，深刻實甚，以一貴夫人而受此侮辱，詎不傷心？

夫人再說：『我于是同總統大鬧一次。我對於他的愛情，變為厭惡了，恨極他了，你現在曉得這意思也好。因為這樣，才能夠懂得我以後講的話。大凡想把那三十三年種下來的根苗，一旦剷除淨盡，是不容易的。因為那根苗，已經入土很深了。想把牠另外改種，是不可能的。然而他怎樣去做呢？他想把牠拆開，很殘忍的一概不管，然後再把新鮮的嫩花種，栽培下去。』夫人究欲作何言？一時竟無從想像。她再說：『唉！我們鬧過幾次，我留心看到他的頭髮一天比一天白，身體一天比一天的駝。愁容滿面，很像一直向人生最後的路上走去。這條路，本來沒有人能夠避免的，呀！他是一個悲劇上的角色呵！』夫人言語之間，毫無憐惜之意，絕無感情之表現，一味冷酷，苦楚及盤算。

夫人說：『往事沒有人比我曉得更要清楚的。從前一節一節的湊起來，打成一條鍊。經過許多的時候，現在不能綁住他了。真沒有希望了！我現在看穿

了，我追尋從前的事，真令我心痛。我自從聽見士密士死了之後，我很恐怕全局將來怎樣結束呢？我不是一個笨人，我一向知道外面所做的事體。總統對於他們要做的事情，又不敢反對，事事為他們操縱。他們利用總統以自肥，現在都有好幾百萬了。賄賂！賄賂！還有陋規！陰謀，反動，為甚麼原故呢？都是因為他是一個庸人，為一個女子所迷。除去他們兩個人的罪過之外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？上帝呀！我生在世上一天我還要睜開眼睛，看他對於他們，什麼事都許可。世界上的人，以為他一定人格懦弱的。其實不是的，這倒完全不是的，實在因為他迷惑這個女人罷了。……呀！我們鬧過好幾次了。我近來很受打擊，但不知由那方面來的打擊，令我受傷最深。想想他的費用，他給南川頓的錢，比花在白宮家裏的還要多。一回一個禮拜八百塊，一回又一個禮拜一千塊，一路下去給她，同她的女孩享麥修的福，……呀！我們鬧過好幾次了。有一天，我們鬧過之後，我對她說「華倫，我覺得那事

體，總有一天來的。」他說「什麼？」我說「完全宣露于民衆。」他一時精神散亂說「可惡之極！等牠來罷！等牠來罷！上帝呀！讓牠快來，我就可以了事。」我說「你要受彈劾的。」他說「我會把事實講出來。」我說「你會沒有體面的。」他說「我會把事實講出來。」我說「你要坐牢監的。」他說「我會把事實講出來。真的事，都講出來。美國裏面，沒有十二個男人或女人，在公判上，可以送我到牢監上去的。就算監牢，也是較為比這裏安靜的地方，我不是犯罪囚囚犯，讓他們彈劾罷。上帝曉得的，我覺得樣樣事體，都很討厭的，我很喜歡事體清了，大家完結。」我那時，祇好學住他喘氣，再說「你瘋了嗎？」他說「不，我沒有瘋。就是瘋了也好，也可以安靜一點。」他對我很憤怒的這樣子說，我不能說話了，他從來沒有這樣子的。他其後再說「倘若他們彈劾我，他們那曉得我怎樣對付嗎？他們願意曉得嗎？待我來告訴你，世界地方很大，我將來會同我的女小孩，一齊逃走，沒有人能

夠把我同那小孩離開的。你也不能，你聽見嗎？你將來也不能。」我一時祇能氣喘，不能說話。祇口裏嚷「華倫，華倫。」他又說「我現在講過也就做得出的。」我那時不曉得我爲什麼，不像別的女人大哭起來。我確知道，別的女人，一定大哭的。我從來就不哭。好久以前，我是會哭的，現在不再哭了。于是我很鎮定的，再對他說「你把我又怎樣處置呢？」我的聲音來得很安靜，很像問那天是什麼時候的普通問話一樣，「他回答說「你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。」于是我略爲懇求，曉得他已經發癡了。我說「華倫，華倫，你何不想一想我們倆的少年愛情——」我沒有說完，他就說「少年愛情嗎？我們倆的少年愛情！愛情！我從來不愛你。你現在要知道事實：就把事實來告訴你。你把我糟蹋了！還講少時的愛情！天上的上帝呀！——少年的愛情呀！你把我糟蹋了！——」閣下先生，這就是總統親口講的話。這樣的同他三十年的老妻，講這種話。唉！這真鬧得可怕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是瘋了。第

二天早上，他又很和氣，很懊悔的，同平常一樣，他的心裏，常常都很慈愛的，那天求我救他。我告訴他，我原諒他，已經好幾次了，我不能不赦他。但是我知道，從此以後，樣樣都不同了。那天晚上，聽見的說話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。他說「他一時失了自主的能力。」這樣的行爲，既然有一次，將來難保沒有的。有時一個人失了自主力，就是自己暴露自己性情，同思想的。他說我糟踏他，他要同那小孩一齊逃走，好嗎！我們看看罷，他所講的兩句話，還時時刻刻在我的腦中。我現在賭咒，很嚴重的咒，誓不肯，永遠永遠不肯，任由他同他的小孩一齊逃走，由那天晚上起，我雖然原諒寬恕他，但是我們倆當中就有一層惡感，隱在心裏很深的。我一向待他的愛情，樣樣都誠懇的，崇拜他，現任已變成恨心，同狠心了，這就是發生厭惡的始首。我良心上，有這樣的結晶。我現在厭惡華倫，比我從前的熱烈的愛他，還要厲害。你想想，積三十多年的愛情，居然爲厭惡心打破。婦人心上，還

有這樣子深的厭惡嗎？」夫人滔滔不絕，將前事痛述一編，言辭憤激，聆聽者，聞其結論，當知其言必由衷，絕無虛偽，我冒險攙言說：「一個女人曾經過熱烈的愛，不會發生這樣深的厭惡的。」我對於此言，並不誠信，但斯時，不能長守緘默，不作一言，夫人遽即反覆謂：「你曉得什麼？你完全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們男子對於這種理論怎樣，我祇知道事實，華倫永遠不能帶他的小孩一齊走，從前有一個時候，我很幫他的忙，以免他因南列頓的事，給人家壓迫，我想法子，把那小孩給我的親戚，或是我的媳婦收養，當是養女。於是他可以看見那小孩，常在身前。這樣子去做，他的敵人，就可以沒有話說了。我有一女友，她把丈夫同女僕的私生子收養，這個案，是相類的，但是他講過這種話之後，我再提也不提了。」

「當我病的時候，他們以為我會死的，好了！我居然不死，外邊的情形，一天是這樣子，我一天不死，他倒是該死的人，他不適宜於生存了，我弄他

到今天的地步，這他也曉得的。」

『你想想，堂堂的一位大總統，像一個蠢人一樣，願意給人家彈劾，受辱，並且爲全世界笑柄，將來在歷史上，給人罵，全是因爲要保存一個私生子。這個私生子的母親，比他少三十歲，有一個愛虛榮的癡心女子，他用金錢同地位，博得她的歡心，什麼地方，都可以幽會。由此勞動我自己做一點偵探的事業，連你也不曉得。』我問『這是什麼？』夫人忽然對我站立，急切發言謂『就是他們幽會的地方！你從前探出他們兩人，一同乘臥車，到各大城市玩，同住在旅館，由東方至西方來來往往。但我自己探出，她怎樣溜進白宮來。白宮是我的家庭，也是國家的家庭。他們把這個白宮弄到這樣的污穢，就在樓底下堆放衣服的小房子裏幽會。跟同那下賤的女傭人，同花匠幹的事一樣。恐怕還不如一個女傭人，還顧存一點面子同自重的。』噫！此事我真聞所未聞，此一男一女之隱事。直至如斯乎？

夫人再說『閣下先生，你再想一想，這就是我自己探出來的。真可恥！蠢人！蠢人！蠢人！』夫人抖震甚劇，我竟爲之恐懼。我畏見夫人昏倒，故隨即起立，站在夫人椅後，用手扶助。夫人將我手擺開，說『唉！讓我自己一個人罷！你曉得什麼東西？你是一個男子，你幫他來反對我，同他們一樣的。他的朋友嗎？都是壞人，一班的賊就是了，全都是這種人。他們一方面笑我，一方面利用他的錯處，趁勢來搶，來盜，把國家的政事來破壞，他們很得意的，還來笑我，真是蠢人。』夫人椅子之傍，有一小桌，夫人震顛太甚，桌子亦幾爲之推倒。我再起立，預備夫人昏倒時，易于扶助。

夫人手中持一手巾，堅持之下，已被摺不堪；此時則漸變爲紅色，我請夫人注意及此。原來夫人好將手巾常握拳作勢，致戒指攔入肉中，遂致流血。她將手巾圍繞指間，置流血于不顧。再說『好了！好了！他們已經幹過了！他們統統可以發財了。都有幾百萬的家私了；而且這樣子的詭惑播弄他，法

律也不能奈他們如何。但是天下的事，最後快樂的，才真快樂。他們還不肯放過我的。等我們看看罷！等我們看看罷！——此可憐之貴婦，已筋疲力盡，不能坐下。腦中焚烈如火，當不知其所言。然我則感覺夫人之最後兩語，頗含警告。令我不寒而慄，以為現正如矢在弦，實非萬幸之結束，而必為悲劇之開始。

忽然夫人稟其素性，另轉一題目，向我詢問：「現在你告訴我，誰殺死士密士的？他究竟怎樣子死法的？」

第二十三章 哈定夫人

哈定夫人秉性剛愎，每次詢問，必堅欲得其切實答覆。我知其素性如是，故不欲含糊，另談他務，以冀轉移其目標。但此次夫人問及士密士死狀，則

我確無預備一適當之答案。故祇得答謂『報紙——一言未畢，夫人即呵止我發言。並說『報紙上的事體，我都曉得。我現在問你——誰殺死士密士，並他怎樣死的？』我說『我怎樣曉得呢？』夫人說『你曉得的。』我急即答說『我不曉得。』他說『我說你曉得。』夫人以爲我爲愚人乎？我雖獲知其真相，竟能以此相告乎？我沉靜的答覆謂『對於這件事，我或者有我的解釋同理論，事實上我真不知道。』夫人說『你曉得士密士爲什麼要來看我嗎？他說他整天整晚要見我，報告我要緊的事體。到底什麼事體呢？我能制止這件事發生嗎？』我答謂『夫人不能夠。』夫人所問者，祇此一題令我聽完滿答覆。我覺略爲之舒暢。夫人續說『我願意我見到他，本來我可以設法見他的，我或者可以幫助他——可憐的士密士呵！』我之回答，本將上節之問題，士密士爲何要求見夫人一語，並未置覆。斯時夫人亦似毫不注意，不再追求，但忽又問『他真是自己用手槍打自己嗎？』夫人驟然之間，每每忽問及

別事，故我常爲之備，我答『我不以爲然，士密士一生，從沒有放過手鎗。他很怕這件東西，但是這件事體，已經過去，士密士已經死了，現在夫人對付生者，還有很多麻煩，還不能把死的忘記嗎？』我雖如此說，冀夫人另談別事，但夫人仍不轉移其方向。再追問『然則他是給人毒死的了，我也這樣子的想，我一向是曉得的，似乎有一件東西告訴我的，我老早就曉得。』我覺反駁夫人，亦屬無用。故祇說『他從前常常講起一種白粉末。這粉末，可以無痛苦而且很快，就可以解決人生的。』夫人說『是的，我自己也聽見過他講起白粉末，他現在過去了。我是不錯的！現在呢，閔士先生，我們應該拿全副精神去對付生的罷。我還沒有將我的計劃，來告訴你。我已經有一個很決定的進行方法，世界上沒有別種力量能夠阻止我的，我要你知道。』

夫人誠然爲一堅決之婦人，充滿沉毅百折不撓之氣。尖銳而敢作敢爲，可謂時運之造化小兒矣。其後，再與我略爲解釋，謂『我決意將他們一個一個

對於包圍總統的勢力，一概斷絕。令他們不能再挾制總統，南別頓，是頭一個想盡法子，來管住總統。再由別人利用她，又來命令總統。一個無辜的女人的眼淚，從來是敵不過一個好看女子的媚笑的。在別個時代，我可以祕密處置她，這樣就完了。」我頗以是說爲然，設使美國有一法國革命前之「巴士提爾」監獄，則南別頓早已在內，度其愁苦生活。而且多提，與其他人，或連我本人，尙不能避免。夫人續說：「我一進白宮之後，這件事就掛在心上，很像一塊大石一樣，非拿起來不可。我要達到這目的，閔士先生，我可以什麼事都幹得出的。我同索拉將軍商量過，那攻擊的方法，他很忠心于我。我們覺得衝突的時候，快要來了。你或者覺得奇怪的，其實士密士一死，事體進行更要快了。我決意要把華倫哈定在我手上，等我管住他。因爲如此，故我設法去亞拉士加（按此爲美國極西北之邊境）游歷一次。」

『女星相家同我算過，說我是一個製造時運的造化小兒，我一定要符合這

句說話。總統一定要比我先死，他要死得很光榮的。他的星辰，是這樣子算出的。命運算定之後，是不能逃的呵！于是祇有我——我獨自一個人——能夠應驗華倫的命運，這就是他在我手中的意思。他沒有我的允許，沒有我預聞的事，他絕對不能去做。世界上一個最強，最富，最大的國，將來就在一個女人統治之下了。多提多行不義，必至作法自斃。他拿來驅馳總統的鞭，會反為把自己鞭倒的。我苦心焦慮的想，總想出一個法子來的。你記住罷！我會想出法子來的。」當夫人慷慨言談之間，我自己心中相問，以為此貴婦人，癡性突發，但癡人之語，則又無如是之堅決耳。

夫人再說「女星相家所講的預言，沒有一句不靈驗了。我就是造化小兒，由今天起，閣士先生，由這個時辰起，我要你曉得，我就交那造化的運了。我是最高的太上元首，在我丈夫之上。所有大總統，內閣員，國會，參議院，所有政府一切的機關，都在我之下。能夠一手發施命令的，就是我，哈定

夫人一個人。你等一等再看看罷，那一個最後快樂的，才算快樂呵。在我現在的地位，我再不想別的，我現在居高臨下，有權力，有光榮，記住我對你講的話：世界上，還不曉得一個鋼質的女人，很可做一番事業的。你，閔士先生，是可以曉得的。」夫人以為將來之成功，一蹴即就，面現笑容。太上元首之勝利，其不遠乎？然我一時之想像，則以為夫人之言，實為妄想。然夫人斯時，心神清定，非癡人說夢。我故意調侃與夫人說：「夫人所講的話，或者都是真的。但是我頭尾上 (Can't make head or tail out of it) 一點都不明白。我平日講的英文，較為淺白易懂。夫人所講的，到底是什麼意思。請夫人講淺白一點的英文罷。」夫人將兩唇緊束，再握拳作勢，重說一遍：「你可以曉得的，你可以曉得的。」我說：「或者是這樣子，但是現在夫人要告訴我，令我懂得的東西，就請夫人說罷。那命運同造化一類的東西，我一概都不懂得。」夫人說：「那自然呵，但將來會曉得的。你現在要知道我決定的法

子麼？」我說「是的。」夫人說「甚好，我們就要去亞拉士加。同去的人，都歸我挑選過的。下屆總統選舉的運動，快要來了，這是危急的時候。這次旅行，就是我一個人做總統的秘書，同前幾年一樣。於是我可以曉得他所處地位的危險；同目前的陷阱。所有他一切的來往書信，電報，都先要經過我的手。這就給我一個機會，曉得他到底日夜辦的什麼事。這種機會，自我進白宮以來，都沒有過的。將來倘若能夠解除一切困難，這都是我的功勞。」
天上的上帝呀！夫人此種計劃，如醞釀成功，將來之禍孽，不知伊於胡底！且多提亦不能隨行矣。

夫人續說「我近來弄到怕見他們參議員的太太們，同我的舊朋友。外邊有這許多難聽的謠言，你是知道的。華盛頓京城，很像坐在火山噴口之上。我現在一概不曉得，我就要統統都曉得了。一起程之後，我就是總統的秘書，唯一的秘書。我隨即曉得危險究竟在那裏？影響大不大？我決意不能令人破

壞我的計劃。倘若有人阻撓我，一定不放過他。如果我見到可疑的地方，恐怕一切秘密會宣佈起來，我立刻可以制止，不致發生大風潮。『我說『我實在不懂夫人的意思。』最後夫人始明白的解釋，說『我的意思，是，總統將來，不能代人受過，所有他們做的壞事，不能推在總統身上。』我問『假使衝突起來夫人有什麼方法解決呢？』夫人不假思索即說『不會衝突的，你還看不到，我所講的話是真的麼？我就是元首。』斯時形勢異常之緊張，我設法使之鬆懈。故我笑說『我看到了，你仍然相信女星相家的話。』緊張仍緊張。既不鬆懈，且比前加緊。我有生以來，未見過如是剛愎固執之婦人如哈定夫人者。夫人回說『從前不是有一位算命的，說『約瑟芬』會做法國王后嗎？當時人家還以為是笑話呢！太不像樣了，然而她居然就做王后。』夫人時常談及『約瑟芬』及拿破崙之故事。此次重說一次謂『約瑟芬』出全力幫助拿破崙。有智慧，又狡滑，她的個人歷史就是一部女聖人的歷史。不過後

來，竟然爲拿破崙所制服罷了。那真笨的，她不應該任由拿破崙同她離婚。可憐那個時代，女人是夢服從的。她不過是時代的犧牲者，成爲一個棄婦。沒有一個男子能夠代她可惜的。這樣的侮辱，這樣子的不公平，我就不比她了，不致如她這樣子的笨拙。」夫人當然不能與約瑟芬相比。我之意如是，恐外人之意亦如是。

年來夫人爲總統內助，而總統反有外遇，爲羣小挾制，政治黑暗，時有暴露之虞，有彈劾免職之恥，且一旦罪狀佐證得實，復有縲縶之苦。然則此種種憂慮可虞之事，遂至夫人亂其心性歟？然夫人之言固井然有理，不類癡人。然我知夫人斯時，必處心積慮，具有無上之妄想。故其言動之中，每常流露而出，其堅決沉毅之性，不顧一切之障礙，欲製造時勢，自爲太上元首，尤足令人敬仰。哈定從前之失德，將可挽救，羣小無從得而挾制矣。至于哈定將與其私生子棄職而逃，亦可永不實現。然夫人之成敗，實未可知也。

當我告別之時，夫人說『閱士先生，當我到亞拉士加旅行的時候，你倘若聽見有什麼新聞，或是由家裏聽來的，或是由我們來的，你要記住，我當你是一個朋友，當你是一個侍衛，你明白嗎？將來你會幫我嗎？』我說『那一定的。』此貴婦人言中有物，但一時不知其意何在耳。

第二十六章 亞拉加士之旅行及其結局

數星期之後，我在十六街九〇三號寓中靜坐，是日爲八月三號黃昏時間，密勒上忽然見訪，上校到我面前，我夫始矍然見及其人，他對我說『哈定總我統死了。』呼問『什麼？』他說『我們頭一批，接到消息，說哈定已經死了，一會工夫街上就有號外了。』我說『那不會的，那不會的。』我雖然如是之連續的說，但隱約之中，深爲恐怖，回想前情，其幻象猶隱隱在目。密

勒上校大聲疾呼說『我告訴你他是死了。』我答說『我不相信。』隨即用電話與某通信社訪問，但電話接線甚忙，一時未能通電。密勒上校說『一個人中了蟹毒之後，一個禮拜不致於死的。哈定在加拿大溫高華城中蟹毒。』我說『那是五天以前的事。』他說，好，就算五天罷。爲什麼他就中蟹毒？傍人不是也一塊同食的嗎？他忽然發起不消化的病來嗎？我說『我不知道。』他說『哈定身體上素來有一種病的嗎？』我說『我不知道。』他說『你有什麼知道的？你常常來往白宮也應該知道一點事體罷。這種新聞你覺得奇特嗎？』密勒上校故意作詞試探，令我宣洩其中秘密乎？我一時未能置覆。故上校敦促再問『現在的新聞你覺得奇特嗎？』我說『那種新聞？總統死的新聞嗎？是的，我覺得比所知道的還要奇特，我一生沒有試過這樣子的驚奇。』斯時我聽見我妻，正在地窖樓梯上走下，呼喚說『外面街上有號外，說是哈定總統死了。』我開門至街上，滿街多是賣報小童，皆口中大呼說『哈定總

統死了」我急即購號外。密勒上校是夕在室中陪談，每有號外，必為購讀。約在深夜，我對密勒上校說。『你在三藩市有朋友嗎？你可以打電話給他們探聽其中詳細消息嗎？』他說『有的，我剛有一個朋友在那裏，這意思很好。』于是二人同到電報局打電，用政府官電發出，隨即得一回電說「死事情形頗為神秘」

斯時我心目中忽有一沉毅固執之婦人印象，其面目其言語，若在目前隱約之中。似聞其言謂『我已下決心了，我不受阻撓的。』我不知現在有何變故。

密勒上校續說『這裏報紙所登載的，想也同那裏所登載的一樣。我同上校會同行至海陸軍俱樂部一二次，竊聽其中各人之議論究有何變故？究有何變故？此乃我心中之疑問，每次發此疑問，必有婦人之面目在我印像中，一時不能令我擺脫。從前之議論風采，言猶在耳，臨別時尚再三叮囑，如有所聞，須為援手，以我為其摯友，為其侍衛。我當時曾一一應允。然則當時已

知須有心腹之人爲之侍衛，藉資保護乎？

日來之報章，每字必讀。對於哈定夫人之記載，尤肆力研究，報中多言夫人經此大故，猶能強自支持。全世界斯時皆注目于夫人一人，此乃夫人歷史上，首次在世界政治舞臺爲一要角。惜未能一時施其權威，能發令指使及于全國耳，然夫人亦可聊以自豪矣。

當總統遺骸抵京時，到站恭迎者甚多，然上下級官吏，半爲好奇心所動，故不勞此行。我則未有此行，仍靜處十六街九〇三號之寓所中，當觀車行三十或四十分鐘之內抵達車站時，我之祕密電話鈴作響，由僕歐德夫人打來，說『哈定夫人現在家裏，我現在伺候她。她要你立刻到這裏來見她。』我說『我就來。』我立即乘車，于最速時間即到谷廬。僕歐德夫人顯然守候我之即來，故即在門口相遇。入門後，夫人說『哈定夫人吩咐我，她單是一個人同你講話，我自應服從她的意思。如果你需要我的時候，我立刻就來。』于

是夫人將餐室之門推開，令我入內。哈定夫人坐在餐桌之旁，仿如平日。惟未御冠帽，祇着日本式之黑色斗篷，想是由僕歐德夫人借來者。頭髮愈為灰白，面色青白無血色，手中更為削薄露筋，神情愈覺急切，易于激動。一見之後，我即作一結論：不假思索。夫人眼目，仍有光彩，仍冷靜，嚴酷及沉重，毫無憂悶之感情。其為一毅剛固執，富有謀略之婦人，亦如疇昔無異。

夫人初次所發之言，即令我為之愕然。她說『閔士先生，我知道你想喝一杯酒，我也想喝一杯。』斯時桌上已有兩酒杯及酒瓶，夫人先賜我一杯，然後自飲，第二句發言更令我驚奇。她說『我要你做的，你沒有去做。』我不得不問『夫人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』夫人說『我要你到車站去，你沒有去。』夫人何忽有此問，故我追問『夫人何時要我到車站去的，我沒有接到你的訓令。』夫人說『你沒有收到我的信嗎？』我說『信嗎？什麼信？』夫人說『我在三藩市寫一封信很要緊的信給你，我當你是一位法律顧問了。』我說『

那封信沒有收到——」夫人驚惶之色，比我尤甚。信內不知究作何語，現在恐必在偵探手中。夫人于是再說『南別頓在那裏？』我說『在歐洲』斯時兩人默然，室中沉寂異常。其後夫人打破此岑寂，對我說『閔士先生，我一點都不懊悔；一點都沒有。但我很望你做我的顧問，同我想想法子。』我說『先要請夫人把以往的變故，同我講一講。』夫人于是將經過情形略述一遍。聲音低微，仿若自言自語。夫人謂近來羣小對於總統愈加挾制，比前更爲放肆。總統對於政令，皆須簽允，總統日來之舉動，尤無法制止。私黨囂張跋扈，致令總統窮于應付。日就頹唐，如爲羣犬所逐。夫人則知天禍之將來，頗以爲危。惟夫人能爲一勞永逸之舉，斷然處置，使彼輩無從挾制。

夫人續說『你要曉得外面攻擊，一天比一天的緊，我這次做他的祕書，知道樣樣都很爲危險，真是夢想不到，這種危險，四方都有，可以一齊發動。

』夫人當時畏懼之心，實非妄談。京中政潮已在醞釀之中，自國會議員開洛

君 Keller 首爲發軔，彈劾司法部時，謠言孔多，政局爆裂在即。雖總統到亞拉士加旅行，亦不能緩和一時。夫人再說『有一天，他正在寫信，我偶然問他，寫信給那一個？他說他寫信給他鄉下的父親。他說謊的；他實在寫信給南別頓。我就把那信收起來。不，我毫不懊悔。』

室中再爲沈寂，我注意夫人之面色，愈爲青白，唇中顫動。然發音仍清晰不亂，夫人說『我同總統祇有兩個人。——於是——不過十分鐘。那正是要食藥的時候，——我就把東西給他，——他喝了，——他睡在枕上一回，——他的眼睛閉起。——他正在要休息，——於是忽然之間，——他把眼睛睜開很大，——頭搖一搖對住我望，我站在他的床邊。』說畢，略爲停止，我不能不問『你想他知道嗎？』夫人說『是的我想他一定知道。那時候，——他長嘆一聲，把頭轉過去，——經過幾分鐘之後，我喊人來幫助，其餘的事，報上都登載了；你統統看過嗎？』我說『是的，都看過了，他們都清楚嗎？』我說『不。』夫

人說『他們登載的都能令人相信嗎？』我說『不，我就不相信，這事經不得解釋同研究。』夫人說『可以混亂普通人的意思嗎？』我說『我不以為然。』夫人說『你要知道，除你之外，我沒有一個可以商量，可以深談的。你是我患難朋友，我相信你，祇有你一個人知道這事情的真相。我要知道他的遺體，現在應該歸什麼人？』我說『應該歸你的。』夫人說『我是頭一個可以領取總統的遺體嗎？』我說『是的。』夫人說『我可以阻止剖驗嗎？』我說『可以的。』夫人問『南別頓的小孩在那裏？』我說『那我不曉得，我猜她在維列士夫人那裏罷。』夫人說『總統的父親，哈定博士，有權請求剖驗嗎？』我說『我想不可以。』夫人說『誰可以說什麼時候，在什麼地方，可以下葬？』我說『這是你一個人的全權。』夫人此次之間話如槍子之急，毫無間斷，我亦應答如流。

夫人復問『他們既然不剖驗，不會對我有話講嗎？』我說『這是有法子的

。』夫人說『怎樣呢？』我說『派人看守總統的遺體，你萬不能宣佈說，不必殮屍，你一說，事體就覺得很荒謬了。』夫人說『是的，我就這樣子做。我一定不要人去同總統做一面像（按歐美人死後，每由藝術家，在死者面上，印一模形，以便做一面像。）就違背從前的慣例，我也不管。』（按一九二三年八月四日紐約世界日報登載，謂內閣閣員開會議決，要求哈定夫人允許三藩市之雕刻家，為總統做面像，夫人不允。美國慣例，凡元首歿後，必造面像，以為永久保存，作為紀念。）我說『倘若有人要求剖驗，你可以反對，說不願意看見總統的身體，給人破開，這是你的理由，許多人很反對剖驗的。』夫人說『那自然，那自然。』此婦人之心腸，究為鐵石所成乎？毫無一滴之情感。

夫人再說『我因為要保救總統，真令我無路可走。到處都遭人反對，遭人笑罵。華倫現在死得也算光榮，這是女算命家說過的。他倘若再多活二十

四小時，就要被人彈劾了。于是就一瀉不可收拾了。我對得住國家，對得住共和黨。哈定生時，對於黨國，很敬愛的。現在黨國都可以保存了，我毫不懊悔。我已經應了我的命運了。」說畢，室中仍歸岑寂。夫人最後誠懇的對我囑咐，說『這事你不要對別人講。』我答謂『夫人，這事也無對別人講的必要。』自此之後，我輩二人遂結為深交，互相諒解。

餘 緒

第一節

總統殯葬之後某日，我在華盛頓旅館中之款客室閑遊，忽聞有人低喚『閔士先生。』我即停步四望，館中客人甚多，然未見呼我者。故即舉步前進，但仍聞呼聲，我再停止，我一時頗以為奇，以為鬼魅從中作祟。無何見窗傍有一人以手相招，我走近時，始認得伊人為誰。我對他說『索拉將軍，我真不認得你了，你又沒有穿軍服。』他說『沒有什麼，我一個人在這裏，頗覺

煩悶，不過想請你坐一坐談談。」我說「很好，索拉將軍。」於是二人在窗傍之安樂椅上坐下。他是日着一普通衣服，殊無精彩，不如從前軍服之光耀，連口內之假牙，亦已發黃。他說「你在外邊聽見的新聞很多，你聽見過有人思疑這件事麼？」我說「偶然有人講起，但並無特別事體。」他說「我很歡喜你這句話，我個人就覺得很受打擊了。這件事我還沒有放心，我在這旅館閑遊，其實並無事可做，這件事還時時刻刻掛念在心上。」我說「那是有的。」他說「這件事，我並沒有完全參加，你要明白的，並沒有我的份，你知道那時有彈劾總統的謠言麼？」我說「自然，我也知道。」他說「沒有什麼可制止他們的彈劾的，我相信我自己，或是他日己，也選出這條路去走，別條路都走不通了。」我說「你能夠將經過的情形，實在告訴我嗎？」我想他如能將此事與人傾吐，心中當可略為舒暢，且我亦欲知其中之詳情。於是將軍對我說「我們——她同我兩個人——吩咐侍衛毋庸值班；因為房門外，有侍

衛一人，她對那使女侍衛說，總統的病好一點了。她要總統在家庭一樣，樣樣都要舒服，她一個人伺候也夠了，於是又令看護婦走開，我不久也到外邊散步。』我愕然問『你留她一個人麼？——』他點首說『是的，你知道在溫古華的時候，事體就不對了。我以為走開好一點，但是她從此之後，很不原諒我。總統那時本來就不以死生為意，覺得任上所做的事，都糟了。』我說『那麼她真不原諒你麼？』他搖首說『我也沒有辦法，我那時到樓上接客室閑游，旅館的人都有見我的。但還未出旅館的門，他們就叫我。大概一齊不過十分鐘。這件事體現在還掛念在我心上，不能擺脫，時時刻刻還想着。我自己是正大光明，毫無罪過。一個人死了，不算起不好的。世界上比死更不好的事，很多很多呢。你以為然嗎？閔士先生。』我說『那是真的。』

第二節

「閔士先生，我毫不懊悔。」哈定夫人再作此語，斯時夫人適送總統靈柩返鄉（馬利安城）下葬，反京後，與我對晤，夫人在鄉不過停留數日。晤談時，二人同坐于白宮後園一長椅上，適在僕歐德夫人及其他來賓來宮正式弔唁之後。此次我本應召而來，由哈定夫人傳令與我，囑咐在宮守候。一俟來賓弔唁散後，即行傳見。夫人見我之後，即說：「你常常都準時就到，我要對你說，你一向同我做的事都好，我很感謝的。以前的事，現在迴想，很像做一個惡夢，但是又不能不如是。」我說：「我見過索拉將軍了，他對我什麼事都講過了。」夫人說：「現在你統統都知道嗎？」我說：「我相信我都知道了。」夫人說：「他對你提起溫古華嗎？」我說：「他稍為講起。」夫人說：「那一項幾乎就可以解決了，後來居然沒有事就過去了。不過我立心去做一件事，總要做到為止；而且我的命運是如此算定的，一定要應驗才對。」我實不能再聽命運，星相之議論，故急欲另談別事。我說：「索拉將軍對我講，夫人起程

之前，曾看過女星相家。』夫人說『那他應該對你講的。』我說『夫人以後有什麼計劃呢？』她說『我想到歐洲去游歷，這是我一向的志願，這次不過是祇有我一個人去，現在我打算要去。我經濟很充足，唯一的阻礙，就是南別頓。恐怕我一走之後，她立刻把從前的事，宣佈出來。或者，可以到法庭去提起訴訟，這個女人是我一生一對頭。』夫人憤怒之色，不可抑遏。無何，再說『閔士先生，我一點不懊悔。』我說『夫人現在不要我做什麼事罷？』夫人忽然站立，如與我告辭。我說『講起從前夫人訪得的報告，如總統與南別頓的書信，同她的日記首飾等樣東西，我應該怎樣辦呢？』夫人說『你留起來，我簡直就算送給你罷。這種東西，法律上是我的，你保存起來罷。』此次爲我見哈定夫人最後之一次。數日後，夫人即離開白宮，遷入僕歐德夫人之谷廬。不久亦即還鄉，在馬利安城居住。

第二節

總統死于八月三號。

我于十月被法庭公訴。

我本與私黨中人商議，由我出面，代彼等受過，甘作犧牲，以平衆怒。願在法庭受訴，自認負完全責任。預定之計，是由法庭盡量調查是案之詳情，任由國內報紙登載，以緩和一時之形勢。到庭訊之日，我復自認有罪。于是由法庭定罪。其判詞故意延緩兩三星期，俾報紙再得一機會，廣佈全國。最後法庭經考慮之後，以我對於各舞弊案，較爲熟識，暫時交保外出，以備將來審訊。最後罰款了事。此種計劃，由多提部長與福落打上校，召我到紐約，彼此商議決定。

在此時期內，我尙與多提部長辦案，暗中探訪威拉 *Wheeler* 同華虛 *Walsh* 兩參議員。欲深知此人對於查辦多提，究竟有無獲得實據。我探訪之後，發覺彼等竟無書面證據，足以定多提之罪。我頗爲滿意，惟多提堅持謂彼等

已獲證據，飭我努力進行。然當時我已由法庭公訴，參議院不能強迫我到院作證。

某日，密勒上校到訪，對我謂『部長謂你不如到地獄去罷！他說你已經毫無用處了，你大不如從前了，你不是一個能幹的偵探了，他不必耍你了。』我問『部長吩咐你對我講的嗎？』上校說『是的。』如有人謂我不是一位好偵探，我最認為重大之侮辱，我常以為好偵探自驕，故多提之侮辱實不可忍。我聞斯言，即打電與參議員維拉，謂『請你出傳票罷，送到這裏來，我已經預備好，到參議員做證人了。』隨即與上校說『請你把這番說話，對部長述一遍，再對他說，我不是士密士。』我經與美國司法部部長決裂，我之命運亦可從此決定矣。

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號入「阿連打」監獄。

隨後密勒上校亦被公訴，經過庭訊之後，亦定監禁之罪。

多提部長兩次被公訴，以刑事起訴，但公審時，不能得一同意之判詞。內政部長福落以煤油舞弊案，由法庭定罪監禁。

我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九號釋放。

我得恢復自由，然黨中從此長眠，永守緘默者，大有人在：如

克藍瑟上校，前為軍人事務局長，自殺。

多士頓律師，前在外僑財產管理局，為法律顧問，收受賄賂，在波士頓暴死。Died Suddenly!

約翰金前為政客，與密勒上校，同多提部長同受公訴，收受賄賂及私酒陋規，在紐約暴死。

德利 (C. F. Hately) 前為司法部專員，多提部長之親信人，在京城旅館暴死。

華倫哈定，前美國大總統，在三藩市暴死。

索拉將軍，在鄉中暴死。時在總統死後約一年，適哈定夫人到訪，死時情狀，與哈定無異，

哈定夫人，在索拉將軍死後數月，亦死。

福落打上校，私黨之法律顧問，亦我之顧問，在沙灣那城暴死。

再士密士，在華德門旅館暴死。

我，祇我一人，尚生存。

